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青年

易卜生號

目 要	
詳細篇目	
易卜生主義	胡適
娜拉 (A Doll's House)	羅家倫
第一幕	羅家倫
第二幕	胡適
第三幕	胡適
國民之敵 (An Enemy of the People)	陶履恭
小愛友夫 (Little Eyolf)	吳翁男
易卜生傳	袁振英
附在冊內	

原 名 青 年 雜 誌

第 四 卷 第 六 號

上 海 羣 益 書 社 印 行

種類及定價

極品寸楷羊毫	洋大	一角
上品寸楷羊毫	洋大	一角七分
寸楷羊兼毫	洋大	一角四分
極品小楷羊毫	洋大	一角八分
上品小楷羊毫	洋大	二角
小楷羊毫	洋大	一角七分
小楷羊兼毫	洋大	一角四分
長鋒小楷羊毫	洋大	一角八分
極品雞狼毫	洋大	二角五分
上品雞狼毫	洋大	二角
小類	洋大	一角七分
上純羊毫	洋大	一角
上純羊毫	洋大	五分

▲其餘種類陸續製出▼



上海 棋盤街 羣益書社

發行

精製

湖南筆之特色

本社筆之特色

- 1 配料勻稱、無臃腫破鋒之弊、
 - 2 選毫純淨、耐寫不易敗、
 - 3 長短剛柔有度、能使轉如意、
 - 4 毫既純淨、愈久愈覺台手、
- 1 配料有一定準則、不致前後不符、便合各人手性、
 - 2 祇造上等貨、中下等貨不製、
 - 3 名目不務繁多、以適用為主、應有種類、大略皆備、
 - 4 定價便宜、俾購者以廉價得美物、

湖南名筆，自製自銷，不取分文，特此聲明。如有冒名，定必究。本廠設於上海棋盤街，歡迎各界人士光臨。

本社特別啓事 (一)

英國蕭(姓)伯訥(名) G. Bernard Shaw 爲現存劇作家之第一流，著作甚富。本社擬紹介其傑作於國人，即以十二月份之新青年爲「蕭伯訥號」。擬先譯「人及超人」Man and Superman
「巴伯勒大尉」Myir Barbava 及「華倫夫人之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 三劇。海內外學者如有關於蕭氏之著述，請逕寄至本雜誌編輯部，爲禱。

本社特別啓事 (二)

本社擬於暑假後，印行「易卜生劇叢」第一集中含「娜拉」、「國民之敵」及「社會棟樑」三劇。此外並有胡適君之序言，解釋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

新青年

第四卷第六號目次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易卜生主義.....胡適

娜拉 (A Doll's House).....

第一幕.....羅家倫

第二幕.....羅家倫

第三幕.....胡適

國民之敵 (An Enemy of the People) 陶履恭

小愛友夫 (Little Eyoff) 吳弱男

易卜生傳 袁振英

通信

(一) 新文學及中國舊劇 張厚載

(二) 文學改革及宗教信仰 梅

(三) 討論學理之自由權 崇拜王敬軒者

優美的文學

● 補助記憶之良書



詳註

青年

漢釋

英文文學叢書

全書十編

第一編	絕島日記	周延譯	定價七角
第二編	金色王	李維龍譯	定價五角
第三編	小人國遊記	陳亮初譯	印刷
第四編	偉里市商人	周延譯	定價四角
第五編	三美姬	李維龍譯	定價五角
第六編	舟人辛八	陳家琪譯	印刷
第七編	皇子韓列特	陳文祥譯	定價五角
第八編	穀離特迷宮	陳家琪譯	印刷
第九編	反魂鳥	陳文祥譯	印刷
第十編	新世界舊夢譚	周國漢譯	定價五角

本書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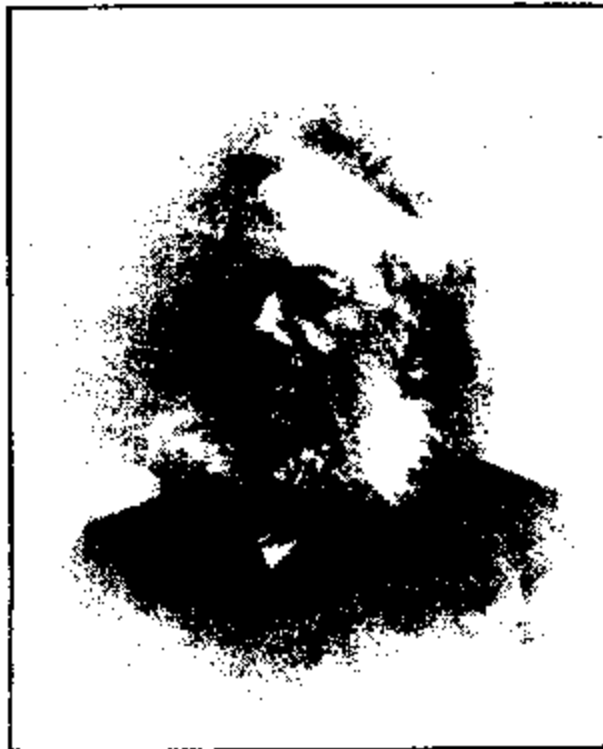
是編選取英美兩國文學名家之作皆能立意新奇造詞精麗既意譯其全文復將難字別為解釋於文法變例尤能解析明白雖程度初淺者但依此披覽即可無所疑闕讀新知於斯學記憶及了解上最有助進之效篇中逸趣橫生可作文章觀亦可作小說讀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印行

Bust of Ibsen, about 18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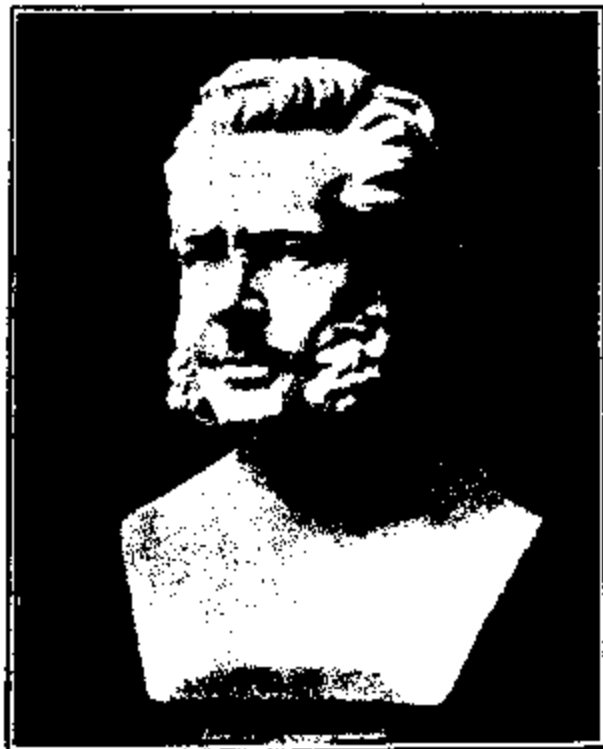
壯年之易卜生

造像



Henrik Ibsen

易卜生



Facsimile of Ibsen's Handwriting.

易卜生之手蹟 (1899)

30.8.99.

Kære herr Edmund Gosse!

Det var mig en hjertelig glede at modtage
Deres brev. Så skal jeg da endelig besvare Dem
og Deres frue personligt. Jeg er hver dag hjemme
om formiddagen indtil klokken 1. Jeg er glad og
overrasket over Deres ypperlige norske!

Deres venkabeligt forbundne Henrik Ibsen.

「易卜生主義」

胡適

「易卜生主義」——這個題目不是容易做的。我又不是專門研究易卜生的人，如何配做這篇文章？但是我們現在出一本「易卜生號」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紹到中國來，似乎又不能不有一篇「易卜生主義」的文字。沒奈何，我只好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義」寫出來，做一個「易卜生號」的引子。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 (When We Dead Awaken) 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的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平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纔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狠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三卷)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一卷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臧官污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卷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弱沒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被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他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如羣鬼（*Skuld*）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狠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

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救了他妻子的過犯是狠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臺，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台，去幹他自己的生計。

那羣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爲，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盡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纔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裏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論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爲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却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一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爲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 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娜拉一舉)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少這種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却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 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 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三舉)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爲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爲人造的，不是人爲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羣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蕩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

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爲。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何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二卷)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却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羣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幹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三卷) 那羅斯馬莊(Rosenesholm)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後來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入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却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黨裏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爲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爲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會竟開明的用種種物質上的便利來做招攬會員的釣餌，所以有些人住青年會的洋房，洗青年會的雨浴，到了晚上仍舊去「白相堂子」，仍舊去「逛胡同」，仍舊去打麻雀撲克。這也是宗教興旺的一種原因了！

第三道。道德。法律宗教既沒有裁制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

便是不道德。我且舉中國風俗為例。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一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却以爲是很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爲什麼呢？因爲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苦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苫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爲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爲羞恥。爲什麼呢？因爲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僞不自然的僞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 of Society*），戲中的主人公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僞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却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只爛脫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艘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滅口。這樣一個大姦，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少年時代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一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關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關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趣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

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

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翹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爲。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樑)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樑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報)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有時祇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

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細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却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的公敵裏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鐸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後來四方的人聞了浴池之名，紛紛來這裏避暑養病。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斯鐸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裏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化驗出來，纔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裏，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於公眾衛生。斯鐸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鐸曼

醫生的提議。他們寧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台去，由全體一致表決，宣告斯鐸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他逃出會場，把袴子都撕破了，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也被校長辭退了。這就是「特立獨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 (Letters, ed. by his 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 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爲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檢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裏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

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一八七二)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到了二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一)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終究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狠下流的事。(尺牘第二)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

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地名)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讀第三)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一九〇六)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却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 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

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順第八）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爲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裏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爲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爲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责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

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尺牘第一)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性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那本雁戲所寫的只是一件摧殘個人才性的慘劇。那戲寫一個人少年時本極有高尙的志氣，後來被一個惡人害得破家蕩產，不能度日；那惡人又把他自己通姦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給他做妻子，從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氣便日低一日。到了後來，他墮落深了，竟變成了一個懶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賤婦人和兩個無賴的恭維，他洋洋得意的覺得這種生活狠可以終身了。所以那本戲借一個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閣上關得久了，他從前那種高飛遠舉的志氣全都消滅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閣做他的極樂園了！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爲這個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戲，叫做海上夫人 (*The Lady from the Sea*)，裏面寫一個女子哀梨姐，少年時嫁給人家做後母，他丈夫和前妻的兩個女兒看他年紀輕，不讓他管

家務，只叫他過安閒日子。哀梨姐在家覺得做這種不自由的妻子，不負責任的後母，是極沒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過那海闊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許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後來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許他自由出去。他丈夫說道：

（丈夫）……我現在立刻和你毀約。現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揀定你自己的路子……

現在你可以自己決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擔干係。

（哀梨姐）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還擔干係咧！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哀梨姐有了自己，又自己負責任了，忽然大變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決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

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世間只有奴隸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是不用擔干係的。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姐說有了完全自由，還要自己擔干係，有這麼一來，樣樣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會國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會，共和的國家，只是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爲都負責任。若不如此，決不能造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裏少了酒麴，麵包裏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決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會極力容忍，極力鼓勵斯鐸曼醫生一流的人物。（斯鐸曼醫生見上文四節。）要想社會上生出無數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敢說老實話，攻擊社會腐敗情形的「國民公敵」，要想社會上

有許多人都能像斯鐸曼醫生那樣宣言道：「世上最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却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却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上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干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齟齬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裏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鐸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

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裏時，我久已不在那裏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於北京

美國
公民學

本書為美國學校通用。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至政事。小至社交。行動行止。皆當各有備則以矩範之。不可稍相越。論太倉府先生評綱舉目。張和撰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人道之範。社會國家之通。不備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實足為我國今人之模範。青年當作座右之銘。精裝一冊。定價八角。

上海羣益書社
印行

精裝一册
定價大洋
二元五角

完富無比

日本

清木昌吉

原著

英文書翰鑰

名英漢尺牘
大全

書凡六編三十章。一百一十餘節。其中整篇尺牘三百餘首。萃錦數句二千餘句。信封信箋款式四十餘種。名片款式二十餘種。告白格式十餘種。人之分類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自慶祝弔唁。銀錢往來。至於家庭瑣屑。分別為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殆已搜載無遺。而於尺牘書寫收發之種種規則。花郵片之書寫法。名片之使用法。等。不憚詳細解剖。反覆說明。尤為難能而可貴。譯文典雅高華。絕無粗俗牽強之弊。其後所附錄之八門。因於尺牘有關。遂並刊於是冊。然在英藉中。則皆各成一書。是購一書。不啻購多書也。

黃 謙 陳
光益合編

實用德文典

長沙馮雄宇譯

全書共分四十七章。於品詞之性格及其變化。論述甚詳。每一章內先述詞之用法。次舉單語。次列德文中譯之例。次列中文德譯之例。德文中單數複數。男性女性之別。分析最嚴。本書不憚詳述。務使學者。易於了解。書中取材適當。配佈整齊。用作高等學校。或高等專門學校。教本。極為相宜。

上海益群書社
行印

全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娜拉

A Doll's House

「娜拉」三幕，首二幕爲羅家倫君所譯，略經編輯者修正。第三幕經胡適君重爲逐譯。胡君並允於暑假內再將第一二幕重譯，印成單行本，以慰海內讀者。編輯者識。

劇中人物

郝爾茂(姓)消佛(名) Torvald Helmer

娜拉 Nora (郝爾茂之妻)

南咳醫生 Doctor Rank

林敦夫人 Mrs. Liriden

柯樂克(姓)規兒(名) Nils Krogstad

郝爾茂家兒女三人

意娃 寶寶 愛妹

阿奶 Anna (老乳母)

女僕愛蘭 Ellen

挑夫一人

第一幕

羅家倫譯

娜拉

〔佈景〕 一間房子擺設得很精緻，很安妥，却不很奢華。房子後

壁的右邊有一重門，通客廳。左邊有一重門，通郝爾茂的書齋。

二重門中間有鋼琴一架。左壁之中央有門，一過門即爲窗。

前有一張圓桌，椅子和一個小榻。右壁向後也有一重門。右邊

近舞台前而爲一火爐。爐前有兩個扶手椅，一個搖椅。門同火

爐的中間有一張小桌。壁上懸有雕刻品。櫥中有磁器，同零碎

小物。小書架一只，內有裝釘華美的書。地板上鋪了氈毯。火爐

的火是燒着的。正是冬天的氣候。

〔外廳門鈴響。等一會兒聽得門開了。娜拉從外走進來，口裏哼

哼著調子，極高興的樣子。身上穿着出門的衣服，拿了幾個小

包，放在右邊桌上。再推開客廳的門進去了。同時大門外有一

個挑夫，拿了一株聖誕樹。〔西洋的風俗，當耶蘇聖誕的第一

夜，家家有二株聖誕樹。樹上點着燈燭。凡一家人互相餽送

東西，都掛在樹上，待各人親自去拿。和一個籃兒，給那開門

的伊媽。〕

娜拉 伊媽！你快把這株聖誕樹藏好。不到夜裏點着的時候

千定不要把小孩子看見。（拿出錢袋兒，向着挑夫）多少？

挑夫 五十烏耳。(錢幣名)

娜拉 這是一塊克郎不要找了。(挑夫說過謝謝走出去。夫人

關了門帶着笑臉兒除去出門的衣服。從荷包裏拿出一二快

馬克倫糖果吃了。再輕輕點起脚尖兒走過郝爾茂的書齋門

口去聽)

娜拉 哈。他在家呢。(口裏哼哼的又唱起來。走到右邊的桌子。

郝爾茂 (在書齋裏)可是我的鴉雀兒在跳呀?

娜拉 (急忙打開他的包裹)是喂!

郝爾茂 難道那又是我的松鼠兒在跳麼?

娜拉 是的!

郝爾茂 我的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娜拉 就是這一會兒。(把馬克倫糖藏在荷包裏。抹抹他的嘴

(酒佛!來睛!你看我買了什麼東西在這裏。

郝爾茂 不要吵我。(歇了一會兒他打開了門。向外面望一望。

手上還拿着一枝筆。)你纔將不說買了東西嗎?可是這些

?爲什麼我這小敗家子又浪花起錢來呢?

娜拉 唉。酒佛我們現在多花點兒也不要緊。這是我們第一個

不拮据的聖誕節。

郝爾茂 我是沒有許多錢給你花費。

娜拉 呵。是呀!酒佛讓我花費一點兒。就只這一點兒。因得你
也就要賺大堆的銀子了。

郝爾茂 是的。從新年初一起。但是還要三個月纔有新水拿呢。

娜拉 不管他。我們可以借的。

郝爾茂 娜拉! (走到夫人身邊。戲着拿手撥撥他的耳朵)

你難道還是棉花腦筋一點兒也不想麼!如果我去借了一
千塊克郎。你在聖誕日子一齊買了零碎東西。等到三十夜晚
屋上落一塊瓦下來把我的腦子打出來……

娜拉 (拿着手帕兒蒙在郝爾茂的嘴上)胡說!爲什麼講得
這樣可怕呢?

郝爾茂 倘設果是如此——又怎麼樣?

娜拉 如果真有這樣可怕的事出來。欠債不欠債是於我沒有
什麼分別。

郝爾茂 但是債主怎麼樣呢?

娜拉 債主！什麼人去管他們？他們不過是路上的人罷了

郝爾茂 娜拉！娜拉！難怪你是這樣的女子啊！我同你正經說你應該知道我的宗旨。不欠債！不借錢！無論什麼人家借了錢，欠了債，就不能清閑自在了。我們兩夫妻辛辛苦苦把門戶支持了多少年，難道我們不要支持到底嗎？

娜拉 (走到火爐傍邊) 好的，聽你便罷。

郝爾茂 (跟着娜拉) 來來，我的鴉雀不要拖着翼膀垂頭喪氣似的。怎麼樣？我的松鼠兒不高興麼？(拿出一個錢袋兒來) 娜拉！你看這裏什麼東西？

娜拉 (急忙轉過來) 錢！

郝爾茂 這裏！(拿着一搭鈔票給娜拉) 我自然知道在聖誕節是有很多東西要買的。

娜拉 (數那些鈔票)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噯呀！謝謝你謝謝你這又可以用許多時候了。

郝爾茂 我也盼望如此。

娜拉 是的一點不錯又可用得許久了！但是你看這裏我買的東西呵！狠便宜呢！這套衣服和這把小寶劍是預備給

意娃的。這馬同銅號是給寶寶的。並且這裏還有一個小傀儡和搖床兒是給愛妹的。這些東西狠平常給他撕撕却也還好。這另外還有些衣料和手帕兒是給僕人的。老阿媽處我應該給他好點兒的東西纔是。

郝爾茂 那另外的包裹裏是什麼呢？

娜拉 (叫起來了) 不要動。不到夜裏你是不能看的！

郝爾茂 阿！阿！你這小敗子告訴我你自己想要什麼呢？

娜拉 我自己！我是一點也不要。

郝爾茂 胡鬧！告訴我你真想要什麼。

娜拉 真的我是一點也不想。你聽啊，浴佛……

郝爾茂 什麼！

娜拉 (低着頭兒不瞧他丈夫，祇是不停的玩他衣襟上的鈕扣兒) 如果你真要我點東西，你應該你知道——你……應該

郝爾茂 喂！說出來呀！

娜拉 (急性的說) 浴佛你給我錢好了。只你想可以給我的我將來可以同他買點東西。

郝爾茂 滔佛！但是……

娜拉 不必多講給我好了。滔佛給我！我把他用好看的金葉子包起掛在聖誕樹上豈不有趣嗎？

郝爾茂 你道有一個小雀兒會浪花錢的叫什麼名字呢？

娜拉 叫敗子。自然我是知道的。我問你要的東西你快給我呀！

我將來想起合用的東西我就可以買。難道不對嗎？(那威種鳥名嬌鳥就是賭鬼的意思)

郝爾茂 (微笑着) 一定對不過我給你的錢你要好好留起或者買些東西爲你自己。但是你常常把他用在家務上買些無益的東西使我又要給一次。

娜拉 滔佛！但是……

郝爾茂 你能抵賴嗎？娜拉我的愛呀！(拿他的手腕抱着夫人的頸兒) 我這鴉雀兒真好阿！但是太會花錢了。別人却不知道我養你這小鴉雀花費多少錢呢。

娜拉 羞晴！你能講這話麼？哼我能省的我却都省下了。

郝爾茂 (笑出來了) 不錯不錯……你能省的你都省下了……

但是實際上何曾有一點東西。

娜拉 (啾啾着唱暗喜的微笑) 哼！滔佛你只知道我們小鴉雀松鼠所花費的便了。

郝爾茂 你這小娃娃真奇怪阿！你正同你爹爹一樣。是錢都要。但你的漏巴掌又裝他不住。錢一到手上就不見了。這也是天生得你是如此。娜拉！你這種習慣真是從你爹爹傳下來的。

娜拉 我如果把我爹爹的習慣都傳下來我却也很高興。

郝爾茂 我想你就是這樣就已經好了我嬌的的會唱的小雀兒呀！但是我想你……你好像怎麼……怎麼……連我都講不出……怎麼今天可疑……

娜拉 我可疑？

郝爾茂 不錯你是的。看我臉上一看。

娜拉 (看看他的丈夫) 好麼？

郝爾茂 (舉起手指兒嚇他一嚇) 今天恐怕這小嘴兒又弄把戲了？

娜拉 沒有你怎麼這樣想！

郝爾茂 那沒有到糖食店裏望望麼？

娜拉 沒有滔佛真……

郝爾茂 真一點糖醬也沒吃麼？

娜拉 沒有滔佛真沒有。

郝爾茂 好好好那我只講笑話了。

娜拉 (走到桌子的右邊)你不喜歡的事我永不去做。

郝爾茂 沒有我也想是沒有你講過了的……(說時走向他夫人去)好你且把這聖誕節的秘密禮物藏起來。好在夜晚總是要發表的。

娜拉 你記得去請南該醫生麼？

郝爾茂 沒有這却不要緊他自己會來的。我却要問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已經預備下了好酒。娜拉你知道我盼望極了今天晚上麼？

娜拉 我也一樣滔佛這些小孩子更要快樂呵！

郝爾茂 啊我們想起將來的地位。同那種大計畫豈不榮耀。那事情想起來真快樂呵？

娜拉 那真是教人快樂的不得了。

郝爾茂 你記得去年的聖誕節嗎？你在三禮拜之前就關你

自己在一間房裏從停晚起一直做到半夜。說是做那聖誕樹上各種的花和其餘種種奇怪的東西來嚇我們。我却一生永沒有討過那時的煩惱。

娜拉 我自己一點也不討煩惱。

郝爾茂 (帶着笑臉兒)但是成績在什麼地方娜拉

娜拉 噯唷你又要來挑剔我了。一下不小心貓兒走進去把他撕了。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郝爾茂 我可憐的娜拉呀！你却真是沒法子想。你費了許多功夫目的不過爲了我們的快樂。現在別的同以前到是一樣。但艱難的日子却過去了。

娜拉 這真有趣呵？

郝爾茂 到今日我也不致單單坐在家裏討煩惱。你……你也必誇你這嬌的的的媚眼兒。同這又細又嫩的小指尖兒去……

娜拉 (拍手)不要騙我不要騙。滔佛呀？噯呀想起來多有趣呵？(拿着他丈夫的手)我告訴你我們怎麼管這個家纔是。等到過了聖誕節呵……(電鈴一響)呀？電鈴！(收拾房

問)什麼人又來了。討厭!

郝爾茂 外人來找說不會客記住了

伊媽 (站在堂門)一位太太來看你奶奶。

娜拉 請進來。

伊媽 (看着沼佛)南醫生將纔來了。先生!

郝爾茂 他到我書齋裏去了麼?

伊媽 先生!他去了。(郝爾茂走進書齋裏去了。伊媽請進了

林敦夫人作旅行裝束就順手帶上門出去)

林夫人 (現出一種困難的神色講話也是躊躇的)娜拉!你

好呀?

娜拉 (現出神色不定的像子)你好呀?

林夫人 我想你是不認得我了?

娜拉 不...不...我想...嗚呀...我想起了... (吃了一

驚)...怎麼教...就是你麼?

林夫人 是呀!就是我呀!

娜拉 教!你想我不認得你呵!但是我怎麼會不... (聲

音更要嬌嗔)你此刻怎麼樣?教!

林夫人 是的在這九年十年之內...

娜拉 我們難道離別了許久麼?呵是不錯。前八年的事我却都還記得清清楚楚的。你現在進城來麼?這樣大冷天走這許多路。你狠可以呵!

林夫人 我早上坐輪船到的。

娜拉 自然是過一個好聖誕節!多快樂呀!真是好節。請寬衣。你不冷麼?(幫他脫衣服)那邊我們坐過那火傍邊去。不你坐這張扶手椅。我坐這張搖椅。(捉住林敦夫人的手)我們老朋友又看見了。起初一看...但是你稍爲白了一點。教...並且比先瘦了一點。

林夫人 並且我也老...老多了。

娜拉 是的稍微老了一點兒...還好...差不多。(忽然停住現出一種正經的樣兒)唉我真粗心!我祇是瑣瑣碎碎...教對不起呵!

林夫人 娜拉這是什麼話呢?

娜拉 (輕輕的說)我可憐的教我記不清楚。你此刻守着寡呵

林夫人 是的。他前三年不在世了。

娜拉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見報上的。呵！教那時候我總想寫封信安慰你。但是永遠有事永遠延遲下了。

林夫人 我却知道你的心。我的親！娜拉

娜拉 暖晴。我聽了都害怕。我可憐的教。你怎麼過得去呢！他留了點東西把你麼？

林夫人 一點都沒有。

娜拉 沒有小孩子麼？

林夫人 沒有。

娜拉 沒有真什麼也沒有麼？

林夫人 我此刻真是無望無念。

娜拉 (看了林夫人現出一種將信將疑的樣子) 我的教！那怎麼辦呢？

林夫人 (帶着愁眉不展的微笑。摸摸他自己的鬚脚兒) 唉！這亦是常有的。

娜拉 這樣孤孤單單的！真可怕呵！講到我……我到有三個最可愛的小孩子。但是他們此刻都同奶媽出去了。不能教

他們就來見你。你現在要所有的事情告訴我。

林夫人 不必。我要你告訴我……

娜拉 不。你先講起。我今天並不想我自己。今日我祇有你在心裏。啊！但是我必定要告你一樁事……恐……恐怕你已經知道了我們那件好運氣？

林夫人 沒有什麼事呀？

娜拉 你想想！他却得了銀行的總理呢！

林夫人 你的丈夫！那好極了！

娜拉 豈不是麼？大律師的位置是極不一定。你知道不乾淨的錢。酒佛又是不要的。我的心事却也同他一樣。所以境遇總不見佳。你想他明年做了總理。拿了大薪水。還有紅分。我們豈有不快樂之理。那時我們過日子也要兩樣點兒……真的。可以稍爲隨便一點。有了錢。種種也不愁。真是世上頂高興的事呀？

林夫人 是要什麼。有什麼是狠可樂的。

娜拉 不。但是什麼就有什麼。還有那一堆一堆的錢……一堆一堆呀？

林夫人 娜拉你懂得那是什麼道理麼？我們同學的時候你却是小敗子呢。

娜拉 (輕輕的一笑) 不錯。到至今滔佛說我還是的 (拿起林夫人的手指尖兒) 但是娜拉却不是你所想的從前那種笨了。唉。他們總說我是敗子。實在我那有做敗子的福氣。我們夫妻還不免做工呢。

林夫人 你也要嗎？

娜拉 是的。細嫩工夫。編物呀。繡花呀。都是這一號的事體。(隨便的樣子) 却還有別種呢。你知道我同滔佛結婚以後。他就脫離了機關裏的位置。他又沒有旁的好機會。自然要去設法賺錢。我們結婚的第一年。他尋許多事體做。自早到晚。一會兒也沒得停。操勞過度。所以得了很利害的病。醫生說他一定要到南方纔會好。

林夫人 我聽你在意大利過了一年呵！有沒有？

娜拉 是不錯的。我告訴你呵。那却狠不容易辦。那時我意娃將纜下地。但是我不得不去呀。這一次旅行却真好。把我滔佛的命都救了。教錢却用得嚇人呵！

林夫人 我也這樣想。

娜拉 一千二百塊洋錢！四千八百個克郎！難道不是一大堆的錢嗎？

林夫人 你有這許多錢用。真好運氣。

娜拉 你要知道。我是從我爹爹那裏拿來的。

林夫人 阿！我明白。尊大人就是那時候去世的。是的麼？

娜拉 是的。敦正是那時候。回頭一想。當時我也不會去伺候他老人家。意娃落月要生。滔佛也是病的。要人照應。我最親愛的爹爹。從此就再也見不着了！唉！這是我出嫁之後第一椿難受的事體。

林夫人 我知道你待他老人家是狠好的。但是那個時候你就到意大利去了麼？

娜拉 是的。等錢一到手。醫生說立刻就要去。所以我們下一個月就急忙動身。

林夫人 你丈夫回來就全好了嗎？

娜拉 非常之好。

林夫人 但是……這個醫生呢？

娜拉：什麼？

林夫人：我想起我來的時候，貴管家說是醫生來了。

娜拉：阿不錯，那是南陔醫生。但是他不是爲得他職業上關係來的。他是我們的好朋友。沒有一天不來的。彷彿自那時再起來。他是一點鐘也有會病。我幾個小孩子都乖。我也很好。（說到此地跳起身來拍着手）阿！敦敦人生在世，快快樂樂，多有趣。阿！……咳！我想起來，我太壞了。我現在又專是講我自己的事了。（坐在榻板上，靠近林夫人，并且拿手放在夫人的膝頭上）啊，請你不要發氣呵！你何妨告訴我，你可是真愛你丈夫麼？當時你何以嫁把他呢？

林夫人：唉，當時我母親是還活着，你知道，病得不能起床，又無依無靠，還有兩個小兄弟，刻刻要我照應。我所以想我不應該拒絕他那要求。

娜拉：不止如此罷。我想他當時還是很有錢呢？

林夫人：我信他極有錢。但是他的事情却是不穩固。他臨死的時候就糟了。一點東西也沒留下。

娜拉：日後呢？

娜拉

林夫人：日後我就開店呀，辦學堂呀。我能做的事情，都去做。最後的三年，我真苦的不得了。現在苦是過去了。我可憐的母親死了，不要我了。二個孩子們也都去學生意，能夠自立。

娜拉：此刻你身體真自由呵！

林夫人：娜拉不見得呢！現在只說是不出的空。一身一世，我也不爲什麼人了。所以那偏僻地方，我也不願住。我想在此地總容易找點事做：可以分分我的心。若是我真能找到點事……事務所裏的事體。

娜拉：但是敦敦那很辛苦呢。我看你也辛苦夠了。最好是找一個海邊的地方，休息休息。

林夫人：（走到窗子面前）我却没有爹爹給我錢呀。娜拉。

娜拉：（站起來）唉，不要取笑我了。

林夫人：（走到林夫人面前）娜拉，你却不要厭煩我。處我這個地位，真是容易使人尖刻。一生辛辛苦苦去做，究竟爲着那個呢。死又死不了，所以不免生出一種爲自己的私心來。我方纔聽說你所交的好運……你相信嗎……我爲自己高興，却比爲你高興得多呢。

娜拉 你是什麼意思呀？啊，我猜想要你逼佛找一個位置不成。

林夫人 我却是這樣想。

娜拉 他僅可以教這事由我擔當罷了。我要辦得他好好兒，並且使他高高興興的爲你安頓一個位置。我是真心真意的要替你幫忙。

林夫人 你這樣待我熱心，真是難得。你不狠知道人生艱苦的人，能夠如此，更是加倍的難得了。

娜拉 我？我不狠知道……？

林夫人 (帶着笑臉兒) 啊……那一點小事……娜拉那還早得狠呢。

娜拉 (搖搖頭在房裏走來走去) 唉，你又擺出老前輩的樣子來了！

林夫人 並沒有！

娜拉 你豈不是同他們一樣想，我一生不曾辦過一件正正經經的事體……

林夫人 那裏那裏——

娜拉 那你只以爲我在世上，全然無憂無慮罷了。

林夫人 你的憂慮你方纔剛說過。

娜拉 呸，那點兒！(聲音更輕輕點兒) 大的事我這一點沒有對你說。

林夫人 什麼？大的事！

娜拉 我早料你瞧不起我。但是我以爲你還夠不上。你此刻的神氣，也不過因爲你當年替你令堂大人，小小的受了一點兒辛苦。

林夫人 那却不要誤會。我那裏會瞧不起你。若是我想起從先時候，先母快快樂樂的到死，我心裏却有幾分高興，却不免帶點兒神氣。

娜拉 你想從前待你令弟的事，恐怕也帶點神氣。

林夫人 難道我不應該嗎？

娜拉 不是不應該。但是我告訴你，教……我也有點兒事情，使我高興得意。

林夫人 我却不疑到你講什麼呀？

娜拉 逐輕一點，就只這件事，要瞞着酒佛！他萬不要……不

能知道一點兒。教再沒有別人可以知道！除了你。

林夫人 那是爲什麼呢？

娜拉 到這裏來。（拉林夫人坐在他旁邊小榻上）我……教……我也曾經有過點又高興又神氣的事。我把沼佛的命都救了。

林夫人 怎麼？救他的命？

娜拉 我不方纔告訴你。我們到意大利去麼。如是不去沼佛的性命也就不保了。

林夫人 喂……那是你尊大人給你的錢。

娜拉 沼佛同他人現在還是這樣想。但是……

林夫人 但是……？

娜拉 爹爹連一個辨士都不曾給我去。找那項用款的人還是我小區區。

林夫人 你？這多錢。

娜拉 一千二百塊洋錢。四千八百個克郎。你以爲何如呀？

林夫人 我親愛的娜拉。你怎麼辦的呢？你難道中了發財票不成？

娜拉 （現出一種不屑的神色）中發財票？那款人人都會

辦了！

林夫人 你究竟從什麼地方辦來的呢？

娜拉 （哼着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微笑。）哼哼 Ha-ha-ha-ha。（外國音樂裏的一種調子）

林夫人 你天然是在借不到的。

娜拉 借不到？爲何借不到？

林夫人 妻子豈可背着丈夫去借錢。

娜拉 （搖搖頭）啊！如果那妻子想辦件事並且懂得如何辦事。那……

林夫人 娜拉。我真不明白你……

娜拉 你不必一定要明白。我也不會說是借過錢。我弄錢却是有我的法子。（輪在小榻上）從那一班稱讚我的人那裏。我何常弄不到。一個人同我這樣漂亮的時候是……

林夫人 娜拉。你太胡鬧了。

娜拉 我想你此刻奇怪得要得會死教……

林夫人 你聽我說。娜拉。你這樣難道不嫌魯莽點嗎？

娜拉 （重新坐起來）教丈夫的命還是魯莽嗎？

林夫人 不同他商量我想稍爲魯莽點……

娜拉 若是那時他知道了就有性命關係——你懂得麼？那時候他不知道他自己病到什麼情形。醫生私下走來對我說他的病不免有性命之憂。如不到意大利處過冬就是醫生也束手無策。你想我那時候豈可不用點外交手段呢？我就對他說我也同別的青年妻子一樣要想出去到外國旅行。勸他應該體貼我一點不要阻止。求了他。又對着他摸眼淚。暗暗諷刺他去借錢。教他知道他幾乎發起氣來。反講我是輕薄。他說他做丈夫的人不能聽我有這種胡思亂想——那不過是他講的是了。我想他命總是要救的。於是再從另外設法。

林夫人 你丈夫還不知道這款項不是從你尊大人那裏拿來的嗎？

娜拉 沒有。永沒有。爹爹正是那時候死的。我原想把這些事體合和盤告訴他。並且請他老人家代守秘密。但是那時候他的病勢已經萬分沉重——不幸得狠。那也用不着了。

林夫人 你始終沒有在你丈夫面前承認嗎？

娜拉 天呀！你怎樣會想到這上面去？他現在已經……

大堆的債。難道還可告訴他嗎！就不是這樣說——他堂堂的丈夫。一旦聽說他得了我許多好處。你想他多難爲情呢！我們夫妻間的關係不免生出種種的枝節。我們這樣和樂的家庭。也就不能同現在一樣了。

林夫人 你將來永不對他說嗎？

娜拉 (想了一想輕輕的一笑) 將來恐怕……多少年之後……那時候我……我沒有現在這種風致。你不要見笑呵！我講等那沿佛也沒有同此刻愛我的時候。我的跳舞呀。衣飾呀。姿勢呀。也不能夠使他開心——那時候我們却要留着一點。(止住) 唉胡說……胡說……我們那裏會有那日子。教你現在想我這件大秘密何如？我難道一錢不值嗎？你要知道那件事體苦死我了。那一定的期限。不是好玩的。商業場中的什麼限期交款呀。按季付利呀。都却很難對付。我東括一點。西括一點。處處都括到了。但那一切家用。又不能省。應爲沿佛總要過好點兒的日子。至於小孩子嗎。我又不能使他們太穿壞了。貼得到多少錢爲他們。我總用多少在他們身上。我那可愛的寶貝呵！

林夫人 可憐的娜拉！你一定是拿出私房錢了。外國女子有一種Pocket Money

都是他丈夫或者長輩給他的同中國女太太們的（私房錢）一樣

娜拉 那自然。但一切的事都是我管。浴佛給我做衣服的錢。同其餘的錢。我永不用到一半。我買的東西也是狠簡單。狠便宜的。天却可憐我。使我件件都合用。所以浴佛不生半點疑心。教這樣辦法。還要穿得漂亮。却不容易呢。我穿得漂亮不漂亮？

林夫人 漂亮極了。

娜拉 唉。除此之外。我還要想別的法子弄錢。去年冬天我運氣很好。我到一大批鱉寫的生意。我關了房門。每每寫到半夜。呵。我真疲倦……真真疲倦。但是只要有錢賺。未始不高興。那時候我想我宛然是一個男子。

林夫人 你的債已經還了多少？

娜拉 多少我却說不出。那種事總不易算清就是了。我祇知道凡可以收拾的錢。我却都付了他。有時我真不知怎麼辦。（輕輕的一笑）我只得常常坐在這裏想有一位有錢的老年人愛我……

林夫人 什麼？什麼老年人？

娜拉 唉。沒有人！他早死了。但是那時候打開遺囑來看。上面

寫着太太的字說『我死之後。將我所有都付與那仙姿綽約的郝爾茂夫人』

林夫人 我可愛的娜拉……你究竟是說那位呀？

娜拉 啊。我的愛呀。你還不知道？何曾有這樣一個老年人。不過我一沒有法弄錢的時候。做這樣的夢想罷了。就是現在還有這樣一個老年人。也不要緊。我的難關已經過了。（跳起來）阿。敦。想起來多高興呵！什麼煩惱都沒有了！自由！真自由！可以同小孩子跳舞。玩耍！家裏有種種浴佛所愛雅緻精美的東西呀！春季同那蔚藍的天色快到了。我們恐怕可以有個小小的假期。去海上逛逛。過快活日子。多有趣呵！（聽前的門鈴響）

林夫人 （站起）現在鈴響。我最好走開。

娜拉 在此地不必。沒有人來。就是有人來。也是找浴佛的。

伊媽 奶奶那裏有位先生。有話要同我家的先生說。

娜拉 是誰？

柯樂克 （站在當門）郝太太是我。（林夫人吃了一驚。轉過窗

于那面去。

娜拉 (急忙的那客人面前去輕輕的說着) 你？爲什麼？

有什麼話同我丈夫說？

柯樂克 銀行的事……多少有點。我在銀行就了點小事。現在聽說你丈夫是我們新總理了。

娜拉 現在爲……？

柯樂克 爲一點小麻煩事。郝夫人其餘沒有什麼。

娜拉 那就請到他書房裏去罷。(柯樂克去了。郝夫人隨便的

點了一下頭。就去把大廳的門關好。走到火爐邊看着火。)

林夫人 娜拉那是誰呀？

娜拉 一位柯樂克先生！一個律師。

林夫人 真是他麼？

娜拉 你認得他不成？

林夫人 多少年前。我常常認得他。他就住在我們城裏一個律師辦公處。

娜拉 正是。

林夫人 他爲什麼變成現在這副神氣呢！

娜拉 我想是他婚姻不能滿意。

林夫人 他現在只單身一個人呵？

娜拉 還有一羣小孩子。呵呵那火已經着了。(他去關了火爐門。拿那把搖椅靠近爐子。)

林夫人 有人說他作事情不可靠呢？

娜拉 難道不是嗎？我想說那是不成！我却不知道。我們去管他什麼事情不事情！未免太麻煩了。

(南該醫生從郝爾茂房裏走出來。)

南醫生 (還當着門) 不必不必。我打攪了你。我去同你夫人談談。(帶上門。又看見林夫人) 呵。對不起。我又來打攪你了。

娜拉 一點都不。(介紹他們相見) 南該醫生！林敦夫人。

南醫生 啊。是的。我久聞林夫人的大名了。我來的時候。上那踏步。正走你身邊過。

林夫人 是的。我走得很慢。上踏步都覺得非常竭力。

南醫生 啊！你身體大概不見強壯？

林夫人 只是過勞。

南醫生 其餘沒有原因？現在你一定是在來城裏找處地方消

這消遣啊？

林夫人 我來找事做。

南醫生 難道這是醫辛苦病的妙藥嗎？

林夫人 那日子是要過的呀。南先生。

南醫生 是人人都是這樣想。

娜拉 喂。南先生——你也總是想活着。

南醫生 真真不錯。無論我如何倒靈。我總想多拖一天好一天。

我那裏心神不定的病人都同我是一樣的意見。還有那些道

德墮落的人也是一樣呢。我方纔向同郝爾茂談起這班道德

上不可醫救的……

林夫人 (輕輕的輕聲嘆道) 唉！

娜拉 你說誰呀？

南醫生 啊。一個人叫柯樂克。那個人你却不知道——品行上沒

有一件不是壞的。但是他還要鄭重宣布說他也是要活。在世

上。

娜拉 是真嗎？他要酒佛替他做甚麼？

南醫生 我不知道。我只在旁邊聽見他說銀行裏的事。

娜拉 我不知道柯樂克——柯樂克先生同那銀行有什麼事？

(西洋人對於不甚親密的朋友，不能單呼其名。必須加先) (生三字。所以韓夫人說出「柯樂克」又改稱柯樂克先生。)

南醫生 正是他在那銀行裏有個位置。(向着林夫人道) 我不

知貴處是否有一種人專找他人道德的病——如果他找到一

種症候呀。他就一刻不停的要那個人搬在一處好點的地

方時時的監守着。那些體格單上沒有病的呢。他也就毫不過

問。(南先生是醫生。所以他這「症候」(體格單)等名詞) (問在道出問題上。總活潑現出一個醫生的口吻。)

林夫人 我想那品質不堅的人要多當心點纔好。

南醫生 (聳聳肩膀) 世間真有這種！照這樣辦法我們的社

會變成一種大病院了。(西洋人每逢「不以爲然」或「不知道」的時

生們，都) (會做呢。)

(韓夫人深深的在想露出燦然的一笑。再拍拍手。)

南醫生 你笑什麼？你以爲我們這個社會究竟何如？

娜拉 我管這討厭的社會幹甚麼？我笑旁的東西——那狠有

趣的。南先生你告訴我現在這銀行裏辦事的人都歸酒佛管

束嗎？

南醫生 難怪這件事使你笑啊？

娜拉 (啾的一笑) 不必管不必管! (在房間裏走來走去)

想起來真有趣。滔佛此刻有權力管許多的人了。(從荷包裏
拿出一個袋子來) 南先生你拿一塊馬克倫糖去罷?

南醫生 什麼! 馬克倫糖! 我想這東西在這裏早已禁止。

娜拉 是但這是林夫人送我的。

林夫人 什麼! 我……?

娜拉 好了! 不要怕。你不知道滔佛怕我吃壞牙齒所以禁止

這樣東西上我們的門。討厭這一次好了! 南先生這你的。(
塞一塊糖到南醫生口裏) 這塊你拿去。教你們剩下把我的
不過一塊了! 一小塊! 最多不過兩塊。(又不停的走) 噯呀

我真高興! 世上我最要的就是那一件。

南醫生 噯那一件?

娜拉 那件我要當着滔佛纔說。

南醫生 你爲何此刻不說?

娜拉 我不敢說。太不好聽了。

林夫人 不好聽?

南醫生 你不說也好。但是對於我們你應該! 你對着郝爾茂

又喜歡說什麼?

娜拉 我喜歡說的是混帳!

南醫生 你發瘋麼?

林夫人 噯呀娜拉你……!

南醫生 說出來呀! 他在此地!

娜拉 (立刻藏起馬克倫糖) 嘿呀! 呀! 呀!

(郝爾茂手上拿着帽子。臂上搭着大衣。從他房裏走出來。)

娜拉 (走到他丈夫前面) 呵滔佛你趕他走了嗎?

郝爾茂 是他去了。

娜拉 等我介紹把你! 這位是林敦夫人。方纔到城裏來……

郝爾茂 林敦夫人? 對不起我還不知道……

娜拉 林敦夫人! 就是林敦夫人呀。

郝爾茂 (向着林夫人) 啊! 那一定是我內人的同學了?

林夫人 是我們做女孩子的時候就相認識。

娜拉 你想! 他遠遠走來要同你說話。

郝爾茂 同我說話?

林夫人 却不盡然……

娜拉 你看林敦對於一切公事都非常明白。他現在還想在那

商業場中的大班手下更多學點——

郝爾茂 (向着林夫人) 真聰明極了。

娜拉 他聽說你得銀行總理——你知道那見電報的呀——他立刻動身就來——沿佛看我份上你總要幫我敦英的忙。可以嗎？

郝爾茂 那沒有什麼難。林夫人此刻是守寡呵？

林夫人 是。

郝爾茂 你在商業中大概已有經驗。

林夫人 却有不少。

郝爾茂 好。我想我總可以代你安插一個位置。

娜拉 (拍着手) 對了！對了！

郝爾茂 林夫人你這次來得狠湊巧。

林夫人 噫。那我不知道如何謝你纔……？

郝爾茂 (帶着笑) 用不着。(披上大衣) 此刻還有事要出去對

不起……

南醫生 等一會我同你去。(拿着大衣到火邊一烘)

娜拉

娜拉 沿佛快點回來呵。

郝爾茂 只一個鐘頭。不會再多。

娜拉 敦你也去嗎？

林夫人 (穿上出門之物件) 是的。我還要去找房子。

郝爾茂 那我們可以同一道出去？

娜拉 (帮着林夫人整理一切) 我心裏眼過不去。因為我這裏不能代你收拾一間空房。那真不成……

林夫人 我也不願來打攪你。再見。娜拉謝謝你呵。

娜拉 再見。你們今晚都回來呵。南先生。你也要來。這麼！你們衣服夠了嗎？夠了。圍緊點。(他們連談帶走的。走進大廳。外面踏步上有一羣小孩子的聲音) 他們來了！來了！(他急忙跑去開門。阿奶同一羣小孩子進了大廳) 進來！(低下來。同一個一個小孩子親嘴) 啊。我的小寶寶呵！敦你看見他們嗎？他們不好玩嗎？

南醫生 我們不要站在風頭上談天。

郝爾茂 林夫人我們去。只有他做娘的人是受得住這冷。(南

醫生郝爾茂林夫人三人一同出去。阿奶同那些孩子走進房

間。娜拉也走進去關上門。

娜拉 你們多伶俐活潑呵！你們的臉兒都紅了！好像蘋果
又像玫瑰色。（小孩子都不停嘖嘖咕咕的談話。）你們有趣
嗎？多好！啊，真好！你讓愛妹同寶寶坐了你的雪車啊！
兩個一回坐的！喂，意娃，你真像個大人。阿奶把他抱來。曖，
我小把戲啊！（從奶媽那裏接過來，同他跳舞。）好好，媽媽
也同寶寶一道跳。你玩過雪球嗎？我先該同你們一道去。不
要隨他們。阿奶！等我替他們脫。等我。那真有趣。阿奶房裏去。
你們都凍了。到火爐上拿杯熱咖啡喝。（阿奶到左邊房裏去。
郝夫人把小孩子身上的東西脫下丟在滿處。小孩子却還在
談天。）真的！一隻大狗追你們呀？但是他沒有咬你？不
會。那狗怎麼會咬我小把戲，意娃，不要去偷看那包裹。當心！
會咬人的！什麼？我們還要玩嗎？怎麼玩？「捉家裏」？
（迷藏）寶寶先藏。我也藏躲好讓我先藏。（郝夫人同這些小
孩子在靠右的房裏帶笑帶吵的玩耍。最後他藏在桌子底下。
一羣小孩子衝進來找。但是尋不着。聽見他格——的笑一聲。
連忙衝到桌子前面，攔開桌布，就看見了。哈哈的鼓噪起來。他

爬出來，裝要嚇他們。又鼓噪起來。當那時候有人敲門，但是無
人聽見。那門半開了。柯樂克走進來。等了一會。他們又要藏。

柯樂克 郝夫人對不起……

娜拉 （啞的一叫，轉過身來，驚得一跳。）啊！你要什麼？

柯樂克 對不起，這門是半掩的……一定這些人忘記關了……

娜拉 （站直來）柯先生我丈夫不在家。

柯樂克 我早知道。

娜拉 那你來幹什麼事呢？

柯樂克 對你講兩句話。

娜拉 對我？（輕輕朝着小孩子說）進去到阿奶那裏去。什麼
？不會這生客不會咬媽媽的。他去了。我們再玩。（他領着小
孩子進左手房裏去。回身關上門。現出疑惑不安的神色。）你
要對我講話嗎？

柯樂克 不錯，對你。

娜拉 今天？但是今天還不到一號……

柯樂克 不是，今天是聖誕節。前一天。你是要過一個好節期。

看你自己了。

娜拉 你要什麼？我今天却沒有預備……

柯樂克 現在不要去管那件事。我爲別的事來。你此刻有開功

夫媽？

娜拉 啊。我大概可以有。雖然……

柯樂克 我先坐在對面飯館裏的時候正看見你丈夫出去……

……

娜拉 怎麼？

柯樂克 ……同着一位女太太。

娜拉 那又怎麼？

柯樂克 這位女太太就是林敦夫人媽？

娜拉 是的。

柯樂克 他纔進城來媽？

娜拉 就是今天。

柯樂克 我想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娜拉 不錯。但是我不明白……

柯樂克 我以前也認識他。

娜拉

娜拉 我知道你認得。

柯樂克 啊！我想你大概知道了。現在老實對我說。林夫人是否來接替我銀行裏的位置。

娜拉 你好大胆來質問我柯先生——你不是我丈夫手下一個

屬員嗎？你既來問我。我也讓你知道罷了。不錯。林夫人是要

進銀行去辦事。是我介紹的柯先生。你要知道。

柯樂克 我果然猜中了。

娜拉 (走來走去) 你看一個人總可以有點勢力。別人不留意

祇以爲他是一個女子罷了……柯先生以後做屬員的人。要

當心少得罪那種有……哼……

柯樂克 那有勢力的人嗎？

娜拉 正是。

柯樂克 (聲調陡變) 郝夫人。你那種勢力可否爲我一用？

娜拉 怎麼？你怎麼說？誰要你那位置？

柯樂克 唉。你不要裝糊塗。我知道你朋友對於我不懷好意！

我更知道我是爲了誰的緣故。被人排斥。

娜拉 但是我真對你說……

五二六

柯樂克 去去罷。這一次好了。爲時還不遲。我勸你用點勢力快去挽回。

娜拉 但是柯先生。我何曾有勢力！一點沒有。

柯樂克 沒有！我記得你方纔說的……

娜拉 那不是這意思。我！你怎麼會想到我有這樣勢力在我丈夫身上呢？

柯樂克 唉。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同你丈夫認識。我想他不能較比別的丈夫剛直的。

娜拉 你如果糟踏我丈夫。我却對不起要請出去。

柯樂克 你胆却不小。郝夫人。

娜拉 我此刻不怕你了。新年一過。我就可完全脫離關係。

柯樂克 (強自鎮攝) 郝夫人。聽我說。我爭持到死。也要保全我在銀行裏的地位。

娜拉 像却像這樣。

柯樂克 那却不是爲薪水。薪水我却毫不介意。爲了點別的事……唉。我最好只有懺悔。你也一定知道前幾年我……我有

點困苦。

娜拉 我想會經過。

柯樂克 那件事雖然沒有鬧到法庭。但是自此以後。我也日暮途窮。無容身之地。我不得已去幹了點小事。我想也不會做錯。現在我已改過自新。我兒子也快要長大。我看他們分上。我也不能不盡我的力量。恢復我的品行。銀行的位置就是我入世的第一步。現在我要前進。你丈夫反把我樓梯上踢下泥坑裏。

娜拉 柯先生。我真對你說。我實在沒有力量幫助你。

柯樂克 你先有成見。自然不肯。但是我要強迫你。

娜拉 你難道去對我丈夫說。我借了你的錢不成？

柯樂克 哼！如果那樣……？

娜拉 你還不慙愧。(發出含淚的聲音) 我一生的高興。一生的樂趣。都在這件秘密上。他怎麼可以從粗魯……鄙陋的你那裏得着這消息。那把我一生的興趣都送盡了……

柯樂克 單是無興趣嗎？

娜拉 (起勁的說) 你去做好了。那你還要壞下去。因爲我丈夫知道你究竟是個什麼人。你位置也真要保不住。

柯樂克 我問你。這是否你所怕的斷送家庭興趣的事？

娜拉 如果我丈夫知道他也不過立刻送錢還你。我們對於你也就沒有關係。

柯樂克 (走前一點) 郝夫人聽。不是你記心壞。就是商業場中的事不懂。我總要使你曉得這地位清楚點兒。

娜拉 怎麼樣？

柯樂克 當你丈夫病重的時候。你來問我借一千二百塊洋錢。

娜拉 那時候我也並不認別的人。

柯樂克 我答應去替你找錢……

娜拉 那你真找着了。

柯樂克 我有過幾種條規。總答應代你去找。那時你爲了你丈夫的病。急忙要靠着那宗款項。出去旅行。所以忽忽承認。不假思索。我替你找來。立了一張借字。

娜拉 是並且我簽了名。

柯樂克 對的。但是後面我加了幾句。要你尊大人擔保。並且尊大人也要簽名。

娜拉 一定要？他簽了呀！

柯樂克 我留下日期沒填。待尊大人簽字的時候去填。你還記

得嗎？

娜拉 是我相信……

柯樂克 當時我就把這張借字。由郵政局送去尊大人。是不是？

娜拉 是。

柯樂克 自然你立刻就去辦。過了五六天。你把借字拿來我把錢付你。

娜拉 怎麼？難道以後我沒有按期還你嗎？

柯樂克 一點不差。遲一點。但是閑話少說。你那時一定是困難。郝夫人。

娜拉 真是！

柯樂克 我想那時候尊大人的病是很重呵？

娜拉 他病得快死。

柯樂克 不久就死了呵？

娜拉 是。

柯樂克 娜拉你還記得他死的日期嗎？那個月幾號？

娜拉 爹爹是九月二十九號死的。

柯樂克 絲毫不錯。我也調查過了。現在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拿出一張借字來)我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娜拉 什麼顯而易見的事？我不知道……

柯樂克 這一點呀。夫人就是你尊大人死過兩天之後還會簽字！

娜拉 怎麼！我不明白……

柯樂克 你尊大人是九月二十九不在的。你看這裏他在十月二號簽這個字！郝夫人這還不顯而易見嗎？(郝夫人一聲不響)你能解釋我聽嗎？(郝夫人還是不響)這裏還有一點可注意的地方就是「十月二號」同那年份都不是尊大人寫的。什麼人寫的。我都知道。這還可以講得過去。說尊大人忘記填日期。他死期沒有宣布之先別人替他亂填的。那也不算錯。百事但靠在所簽的字上。郝夫人那是真的嗎？這字究竟是否尊大人親自簽的？

娜拉 (停了一剎不做聲。扭轉頭來帶一種悔蔑的樣子。望着

柯樂克)不是我爹爹的名是我簽的。

柯樂克 啊！夫人你知道你這樣的承認是狠危險呢。

娜拉 怎麼？你錢快有了。

柯樂克 我還可以再問你一個問題嗎？你何以不把那借字送到尊大人那裏呢？

娜拉 那怎麼可以。爹爹是病的。若是我去請他簽字。我必定要告訴他我為什麼要用這項錢。但是他的病這樣重。我豈可以再對他說我丈夫的性命危險。那是一定不可以的。

柯樂克 那你不旅行好了。

娜拉 不。我又不可以。我丈夫的性命都靠在这次旅行上。我豈可以把他丟開。

柯樂克 你不想到你是騙我嗎？

娜拉 那干我什麼事。我還管你。你雖然知道我丈夫的病如何沉重。但是你給我的苦痛我也受夠了。

柯樂克 郝夫人。你還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對你說。那正是同我不見容於社會的原因。一點不多一點不少。

娜拉 你！難道你也有這胆量救了你妻子的命嗎？

柯樂克 但是法律不問人心術。

娜拉 這就一定是壞法律。

柯樂克 不問他壞不壞。如果我拿到法庭上去。你就要照着法律定罪。

娜拉 我不相信。你難道說做女兒的人沒有權力可以免除將死的父親的煩惱嗎？做妻子的人沒有這權力救他丈夫的性命嗎？我不知道什麼法律。但是我斷定無論何處。你總可以找到這是爲法律所許可的。你還不知道——你律師！柯先生。你一定是懷律師了。

柯樂克 也未可知。但是公事——我們這種公事——我却還可以知道點。你相信嗎？好。聽你便。我告訴你。如果我再落下講去。你未免要陪陪我。（點首走出大廳去了。）

娜拉 （站住想。想搖搖頭。）胡鬧！他要恐嚇我。我沒有這笨。（折疊小孩子的衣服。停了一口氣。）但是……？不。那萬不會！喂。我爲了愛情幹這事體！

小孩子 （在左邊門口）媽媽現在生客走了。

娜拉 是的。是的。我知道。不要告訴別人說有生客來了啊。聽到嗎？連爹爹也不要告訴。

小孩子 媽媽不晴。你現在再同我們玩嗎？

娜拉

娜拉 不。不。現在不。

小孩子 媽媽玩。你答應我們的。

娜拉 是的。但是我現在不能夠。你們到阿奶房裏去。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小寶晴！去跑跑。好好聽話。（輕輕的將他們推進裏房去。關好門。坐在小榻上。挑了幾針繡工。但是停了一口氣。）不嗎？（把手工丟開。站起來。走到門口。開口叫）伊媽。把聖誕樹拿來！（到左邊桌子前面。打開抽屜。又停一會。）不。那一定不能！

伊媽 （拿着一株聖誕樹）奶奶放在什麼地方？

娜拉 那裏房中間。

伊媽 還要拿別的吗？

娜拉 不要。難爲你。我所要的都齊備了。

（伊媽把樹放好。走出去。）

娜拉 （急忙把樹裝飾好）那裏還要一枝蠟燭……那裏一朵花……那可怕的人啊！胡說胡說！怕他做什麼。這株聖誕樹一定很好看。滔佛我都是爲了你。我唱歌跳舞。並且……

（郝爾茂走進來。手上拿着一捲公文。）

五三〇

娜拉 啊！你回來了！

郝爾茂 沒有人來過嗎？

娜拉 這裏？沒有。

郝爾茂 那怪了。我看見柯樂克從這屋裏出去。

娜拉 你看見？啊，不錯，纔將他來了一會兒。

郝爾茂 娜拉從你神色裏看出來他在此地求你說好話。

娜拉 正是。

郝爾茂 你拿他的事當你自己的去做嗎？你不告訴我他在

此地是他教你的嗎？

娜拉 是的，酒佛但是……

郝爾茂 娜拉娜拉，你自己看得太輕了！去同這種人說話，這

要答應他！並且對我說起假話來了！

娜拉 假話！

郝爾茂 你方纔不說是沒有人來嗎？（用手指頭嚇他夫人

一嚇）我這小雀子再不能這樣了！會唱的雀子必定要清

清楚楚誠誠實實的唱，不能有那種假的音節。（用手圍着他

夫人）是的是不是？是我想一定不錯。（放了手）現在不必

再說那件事了。（坐在火爐前面）這裏多舒暢，多安靜（
看他的公文）

娜拉（忙着那株樹，一會兒不響）酒佛！

郝爾茂 啊。

娜拉 我很注意後天施登堡的奇裝跳舞會。

郝爾茂 那我一定懸念着要看你預備點什麼東西來嚇我。

娜拉 唉，太麻煩了。

郝爾茂 什麼？

娜拉 我想沒有一件東西好的，什麼都是笨的，不足道的。

郝爾茂 我小娜拉今天也知道這個嗎？

娜拉（站在他椅子後面，把手放在椅子背上）酒佛，你狠忙啊

？

郝爾茂 還好……

娜拉 這是些什麼紙？

郝爾茂 銀行裏的事件。

娜拉 已經動手了！

郝爾茂 我方從前任總理處拿來；我對於該行規則及辦事人

不免要有點更動。趁這聖誕節內做好了，到新年就可以去辦。

娜拉 這就是柯樂克爲何什麼要……

郝爾茂 哼。

娜拉 (還坐在椅子背上用手摸摸鬢腳兒) 滔佛如果你沒有

什麼事我要請你給我一個大大的情面。

郝爾茂 什麼東西？說出來。

娜拉 世上沒有男子會同你這樣修飾的。我現在非常喜歡那

奇裝跳舞。我的愛呀，你可以幫我替我整頓一切，代我布置衣

裳嗎？

郝爾茂 哈哈我這伶俐的女子，現在也無法可想，救命旗了。

娜拉 是滔佛請你了。我沒有你真不能辦。

郝爾茂 好好等我去想，我們總可以想，可以想出點東西來。

娜拉 啊，你真好！(再走到樹邊，停了一口氣) 這種紅花多

好看啊！告訴我那可怕的事情，爲何柯樂克又這困難呢？

郝爾茂 假造公文完了。你知道那爲什麼意思？

娜拉 莫非你是不得已嗎？

郝爾茂 大概是或者同別人一樣，單是因爲不小心，一個人單

單犯了一樁罪，我却沒有這硬的心腸去罰他。

娜拉 不要滔佛，真不要！

郝爾茂 如果他能夠認罪受罰，還有許多人肯幫助他恢復人

格。

娜拉 罰……？

郝爾茂 但是柯樂克又不這樣辦。他用了種種的陰謀詭計，要

脫離那法律的支配。他道德上已經不可收拾了。

娜拉 你想這……？

郝爾茂 你想這種人的良心上多少欺騙、狡詐、無恥、戴着假面

具，對着他接近的人——對他的老婆、對他的兒女，那他兒女所

受的影響——娜拉更可怕呢。

娜拉 爲何原因？

郝爾茂 因爲在這欺詐的空氣的中間，家庭的生命，一絲一毫

都是有毒的，不乾淨的。沒有一次小孩子的呼吸，不是含着毒

菌。

娜拉 (緊緊靠着他) 你想真的嗎？

郝爾茂 我做律師，看得多了。那些最先不道德的行爲，總要推

到母親身上去。

娜拉 怎麼……母親？

郝爾茂 大概從母親方面來得多。但是父親方面也有同等影響。個個律師都狠知道的。這柯樂克多少年來以欺騙的生涯毒了他的小孩子——所以我說他道德上已經不可收拾了。（伸出兩隻手到他丈夫。）所以我總教我可愛的娜拉不要替他辨護。拿手來這裏。來來。這是什麼？拿手把我對呀。等我同你約好。我告訴你。我絕對不能同他在一處辦事。同這種人在一處。我覺得全身都不爽快。（娜拉拿開手。移到聖誕樹那邊。）

娜拉 此地多熱。我還有許多事要做。

郝爾茂 （站起來理好這些紙。）好我飯前一定要把這幾件公文看過一道。並且我還要爲你想衣服。恐怕我還可以在聖誕樹的金紙上找着一點東西。（用手拍拍夫人的頭。）我寶貴的小雀兒呀！（他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關上門。）

娜拉 （歌了會輕輕的說。）那不能夠。那不會。那不會！

阿奶 （在左邊門口）這幾個小的講得多好。要到媽媽這裏來

哨。

娜拉 不。不。不要讓他們到我這裏來。阿奶攔住他們。

阿奶 奶奶好哨！（關上門。）

娜拉 （臉上嚇得發白。）害了我的孩子！毒了我的家庭！停一口氣回轉頭來。）那不會！那永——永不會！

第二幕

羅家倫譯

（佈景同以前一個房間。房角的風琴旁邊有一株聖誕樹。樹上掛了許多東西。同點過的蠟燭。郝夫人出門的裝飾。都放在小榻上。）

（娜拉祇是不停的走。最後站過小榻旁邊。拿起大衣。）

娜拉 （放下大衣。）有人來呀！（走過門邊去聽。）沒有人。今天聖誕節。天然沒有人來。明天也不會有人。但是恐怕……（開門向外一看）……沒有信箱裏一點也沒有空的。（走向前）胡鬧！他天然不會幹那事。那一定沒有。萬不成，我還有三個小孩子。

（阿奶拿着一個大紙箱從左邊進來。）

阿奶 我終究在這箱子裏尋着這化裝的衣服。

娜拉 多謝你。把他拿出到桌上。

阿奶 (照他的話做)但是我怕已經搗亂了。

娜拉 唉。我想把他撕得粉碎倒也完事！

阿奶 啊。不要。把他理好是很容易——祇要耐點煩。

娜拉 我去請林夫人來幫我。

阿奶 還出去？這樣的天氣！奶奶會受寒會生病呢。

娜拉 比那更要壞的事還要來呢！小孩子在做什麼？

阿奶 他們在玩聖誕節的禮物。那些小寶貝啊。但是……

娜拉 他們常常問着我嗎？

阿奶 還好。那些孩子無論怎麼都可以。

娜拉 你想他們可以？若是他母親靜靜的離了他們。你想也可以嗎？

阿奶 噫呀！靜靜的離開？

娜拉 阿奶告訴我——我總常常想得奇怪——你何以捨得把你

孩子們交把別人呢？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娜拉 你怎麼會拿定主意幹這事呢？

阿奶 當我有這好機會嗎？一個可憐的女子有好機會總是不肯放過的那個壞人又不管我。

娜拉 但是你女兒一定忘記你了。

阿奶 啊。沒有奶奶。他沒有。他信教的時候。同出嫁的時候。都還寫信寄我。

娜拉 (抱着他)我親的老阿奶。我小的時候。你真好是我的好母親。

阿奶 我可憐的小娜拉。那時候沒有母親。還祇有我。

娜拉 若是我的小孩子沒有別人。也還有你……胡說胡說！

(開箱子)到小孩子那裏去。現在我一定……你能看見我明

天多漂亮啊。

阿奶 我想那跳舞會裏一定沒有第二個人同我娜拉姑娘一樣漂亮的。(他走進左邊房裏去)

娜拉 (在箱子內拿出衣裳又放下)啊。如果我敢出去……

如果沒有人來……如果這時候不發生一點事……胡鬧。不

會有人來。不必去想他。多嬌艷的袖筒！漂亮的手套！漂亮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阿奶 我不得不來帶我娜拉姑娘。

的手套！忘記他——忘記他！一——二——三——四——五——六……
……(叫了一聲)啊！他們來了。(走到門前猶豫不決的站了一會。)

(林夫人走進大廳就把他出外的東西脫下。)

娜拉 啊是你敦沒有別人嗎？我狠歡喜你來。

林夫人 我聽說你先到宿舍訪我。

娜拉 是我纔將過去。現在有點事要你幫忙。讓我們坐在這小榻上……坐。明天晚上有一個奇裝跳舞會在施登堡領事的地方。浴佛要我扮個漁女去作這泰蘭梯式的跳舞。我還是在意大利的地方學的。

林夫人 啊——很好的一套。

娜拉 是浴佛歡喜他。看就是這種服式。浴佛在意大利替我做的。現在這樣壞了。我不知道……

林夫人 啊。那一會兒就可以整好。單是邊上脫了。你有針線麼啊？這裏都有。

娜拉 啊。你待我真好。

林夫人 (縫衣)你明天就要穿嗎。娜拉？我告訴你……你最近

漂亮的時候我要來看看。是那樣的昨天。昨晚我都忘記多謝你了。

娜拉 (站起來。在房裏走來走去)啊。昨晚還不及以前高興！
敦你進城遲了——浴佛真有這本事使得家庭清潔漂亮。

林夫人 你也能這樣我想。不然那你不是尊大人的女兒了。但對我說……南醫生總是同昨天一樣憂悶嗎？

娜拉 不。昨天格外覺得如此。你要曉得他得了一種可怕的可憐呵。他有「脊骨癆」。人人都說他父親是個可怕的人。善妻等等無所不為……所以他兒子在幼稚時代就受了這病你懂得嗎。

林夫人 (把他的縫紉放在膝頭上)喂。我可愛的娜拉。你何以知道這些事？

娜拉 (繞着房間走)啊。一個人有三個小孩子總要去訪問那懂……懂點醫道的女人。於是他們就說這說那。

林夫人 (又提起縫物停一會兒)南醫生天天來嗎？

娜拉 天天來。他是浴佛小時候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南醫生差不多同我們一家人一樣。

林夫人 但是告訴我……他誠實嗎？我說他是否會奉承人嗎？

娜拉 不絕對不。你何以想起這件事情？

林夫人 昨天你介紹我把他的時候，他說久聞我的大名。但是我想你丈夫都不知道我，怎麼南醫生會……？

娜拉 敦，那是真的。你知道，滔佛愛我，真是形容不出。他說他巴不得我就是他。我初嫁他的時候，我一說我在娘家的舊朋友，他就帶着醋興。所以我也就不講。南醫生都狠願意聽，所以我對他時常談起。

林夫人 聽我，娜拉！你還有很多事同小孩子一樣。我年紀比你大點，經驗比你多點。我告訴你罷？你應該同南醫生脫離關係纔是。

娜拉 脫離什麼關係？

林夫人 我說一切的事。你昨天不說有一個稱讚你的富翁，替你找錢……

娜拉 是的，但是倒罷，那人早不在了。現在怎麼？

林夫人 南醫生有錢嗎？

娜拉

娜拉 是他有。

林夫人 並且他沒有人要照顧嗎？

娜拉 沒有人。但是……？

林夫人 那他天天到此地來嗎？

娜拉 是的，我早告訴你了。

林夫人 我想他總不至於有什麼長短。

娜拉 我全不明白你。

林夫人 娜拉，不要裝糊塗。你怕我知道誰借你一千二百塊錢嗎？

娜拉 你瘋了嗎？怎麼會想到這樣的事上去？不過一位朋友天天來！喂，這地位我如何可以受得住。

林夫人 真不是他？

娜拉 我老實對你說，真不是的。我永沒有那樣……況且在那時候，他也無物可借；他的財是後來發的。

林夫人 好，娜拉，我想那是你運氣好。

娜拉 真沒有。我永想不到去問南醫生……並是我知道，如果我這樣做那……

五三六

林夫人 自然你不應該。

娜拉 自然不。但是有時候也莫名其妙的覺得非此不可。然而

我却知道若是我去向南醫生開口那……

林夫人 瞞你丈夫嗎？

娜拉 但是我必定要弄清楚那件事。那也是他不知道的。我

定要弄清楚。

林夫人 是的。是的。我昨天已經對你說過了。但是……

娜拉 (走上走下) 男子辦這事體總比女子好一點兒。

林夫人 自己的丈夫更是。

娜拉 胡鬧！(還站着) 什麼付清的時候人也就可以把那張

紙拿回來。

林夫人 自然。

娜拉 那我就把他扯得粉碎。燒了。討厭的東西——醜陋的東西。

林夫人 (睜睜的望着他放下手工。慢慢的站起) 娜拉你此刻

瞞我。

娜拉 你在我臉上看得出嗎？

林夫人 從昨天早上起好像發生了一件事。娜拉那是什麼事

？

娜拉 (走到他身邊去) 敦……！噫呀！聽！滔佛回家來了。

你肯暫行到阿奶房裏去坐一會兒嗎？滔佛不喜歡看人做

衣服。去叫阿奶幫你。

林夫人 (把那些物件收起) 很好。但是我等你那件事全告

訴我之後我纔回去。(他從左邊走出。滔佛從大廳進來)

娜拉 (跑去接他丈夫) 滔佛我許久就望你回來啦！

郝爾茂 這裏有過載縫……？

娜拉 沒有。教他幫我做衣服。你不久可以看見我多漂亮

郝爾茂 是的。那就是我爲你想的嗎？

娜拉 真妙！我聽你命去加入那泰蘭梯式的跳舞。豈會不好

嗎？

郝爾茂 (拉他夫人來靠着他的下頰) 乖啊聽從你丈夫嗎？

好好。你這小痴子。我知道你心裏不是這樣想。但是我也不來

問你。我敢說你還要練習呢？

娜拉 我想你也要來幹呵？

郝爾茂 好(拿一捲紙把他夫人一照)看這個。我將纔從銀行

來……(一直向自己房裏走。)

娜拉 沼佛！

郝爾茂 (停住)呀？

娜拉 若是你的小松鼠那樣嬌媚的要求你一件事……

郝爾茂 怎麼？

娜拉 你幹不幹？

郝爾茂 我必定先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

娜拉 若是你那樣好，這小松鼠就要跳來跳去替你開玩笑。

郝爾茂 好說出來呀。

娜拉 你那小鴉雀兒從早跳到晚……

郝爾茂 啊，原來如此。

娜拉 我還會同神仙樣的，在月亮之下為你跳舞，沼佛。

郝爾茂 沼佛，你豈可以想那早上露的事嗎？

娜拉 (走近一點)是，沼佛，我請求你。

郝爾茂 你還有這大膽子敢說那件事？

娜拉 是的，是的。爲了我，你一定要保全柯樂克在銀行裏的位置。

郝爾茂 沼佛，這位置就是我想安插林夫人的。

娜拉 是那你的好意，但是你不要辭柯樂克，辭別人好了。

郝爾茂 唉，爲何這樣固執！爲了你那無意識的吹噓，我就會……！

……！

娜拉 難道就一定不成？沼佛還是爲了你自己。這樣的人呀，專

會到那造謠生事的報紙上去投稿，你也曾經說過的。那時他

害你不知到什麼地步呢。我真怕他……

郝爾茂 啊，我知道；你想起從前的事，還在害怕。

娜拉 你說什麼？

郝爾茂 自然你想起了你爹爹的事。

娜拉 是的——是的，那自然。你想這般壞蛋是怎麼不要廉恥的

誣蔑我爹爹。若是那時候你沒有出來幫助他，照應他，那他的

位置是一定被他們推翻了。

郝爾茂 娜拉，我同你爹爹的情勢，却有不同。你爹爹不是完全

沒有可指摘的地方。我却是沒有；我想將來也不至如此。

娜拉 那壞蛋如要害人來，誰能知道。我們能夠安安靜靜的住，在這美和樂的家庭。我同小孩子，沼佛呀！這就是我爲何

求你……

郝爾茂 正是因爲你求了我。所以我更不能保全他的位置。我要辭柯樂克全銀行都知道的。若是傳出去說新總理聽他妻子的指尖兒一撥就轉過來了那……

娜拉 那怎麼？

郝爾茂 啊。若是那剛復自用的女子可以這樣……那什麼也辦不成！使他人說我這容易受影響。那我豈不是做人的笑柄嗎？我料到我一定會有這結果。並且除開這……還有一件事使我萬不能同柯樂克在一處……

娜拉 什麼事？

郝爾茂 當這要緊關頭。我對於他道德墮落。還不這樣注意……

娜拉 啊。滔佛你不？

郝爾茂 並且我聽說他辦事狠能幹。這事體是他以前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們的友誼以前是極密……日後方纔後悔。我老實承認……他還是直叫我名字。他又沒有手段當大衆的面。也是如此。洋洋得意擺出舊相識的架子——這裏也滔佛

呀那裏也滔佛呀？我真覺得難過。他使我在銀行裏位置都坐不安穩。

娜拉 滔佛你不見有這認真？

郝爾茂 不？爲何不？

娜拉 這也不過一點小事。

郝爾茂 怎麼！小！你想那小嗎？

娜拉 不。不是滔佛這正是爲何……

郝爾茂 不要問他。你說我氣量小。那我總是小了的。小！好罷！

！現在一下辦完算了。(走到大廳裏叫道)伊媽！

娜拉 你要什麼？

郝爾茂 (在紙裏找着)了這件事。(伊媽進來)這裏。拿這封信去交把郵差。這是錢。

伊媽 是先生。(掣了信走出去)

郝爾茂 (收集各紙)那裏固執太太。

娜拉 (不聲不氣的)滔佛那信說什麼？

郝爾茂 辭退柯樂克的信。

娜拉 滔佛叫他回來還不遲。啊。滔佛叫他回來！爲我。爲你自

已爲了小孩子！你聽到嗎，浴佛？去做！你還不知道這封信將來對於我們發生什麼事呢。

郝爾茂 太遲了

娜拉 是太遲了。

郝爾茂 娜拉雖然你得罪於我，我却不發你的氣。你怕他這般無聊的寫字的攻擊做什麼？但是我總饒恕你，因爲你真是愛我。（用手抱着他夫人。）這是應該的。我的親娜拉！看他怎麼樣——就是到危險的時候，我還有我的胆量，我的能力。你看我這這寬的肩膊，担這一切的擔子。

娜拉 （吃了一大驚）你說什麼話？

郝爾茂 這一切的擔子我說……

娜拉 （擊定主章的說）那你永不——永不要這樣做。

郝爾茂 好。那我們兩夫妻分開擔好了。我是這樣。（拍着他夫人）你現在滿意嗎？來，來，來，不要同鷓鴣之鳥一樣，一點事沒有——呆想頭——此刻你可以擊着手鼓練習太蘭梯式的跳舞去。我去裏面房裏把兩邊門都關好，不會聽到。你要關得多響，你關罷。（轉過身到門邊去。）若是南咳來，你對他說我在什

郝 拉

麼地方好了。（對着夫人輕輕一點首，就擊着一捲紙，向自己房裏去關好門。）

娜拉 （嚇得神魂不定，站在那裏好像木頭輕輕的說）他會幹那事，真的，他會幹。他世上一切不關，定會去幹！——見不得永不……永不如此！難道還有比那再壞的事！唉，有什麼法子可以避得了！教我怎麼辦……！（大廳裏的門鈴響）南咳醫生……！……無論如何……無論如何，這却不成……！（郝夫人擊雙手環面，不聲不氣的走去開門；南醫生披着大衣出外面，天氣漸漸要黑。）

娜拉 南醫生，你下午好。我一聽鈴就知道是你來了。你此刻不必到浴佛那裏去。我知道他很忙。

南醫生 你怎麼？（進來把門關了。）

娜拉 你知道的，我爲了你總是有關。

南醫生 你這樣待我好，我無論爲你報效多久，都無不可。

娜拉 你說什麼？無論多久都可以？

南醫生 不錯，你一聽就嚇倒了嗎？

娜拉 我想你這話很奇怪。你發現了什麼事嗎？

五四〇

南醫生 這事我早就預備到了；但是不料來得這快。

娜拉 (把着南醫生的手) 你發現了什麼事？南醫生，你要告訴我！

南醫生 (坐在火爐旁邊) 我真倒霉，一點幫助沒有。

娜拉 (申了一口長氣) 是你自己……？

南醫生 不是我是誰？……對於自己還騙嗎？郝夫人我比我那裏一切病人還要糟。近來幾天我統計一生帳目……已成破產了！恐怕一月之後，我身子睡在教堂的葬地裏腐爛呢。

娜拉 唉！說得多難聽。

南醫生 你看這事本來就非常不好聽。但是那更不好的就是預先還要經過許多事。現在只有末次的調查；等着過了我就明明白白的知道何時破產。我却有一件事要通知你：沿佛嬌脆的天性，是經不起風波的；我一定不要他到我病房裏去……

娜拉 南醫生但是……

南醫生 我說無論如何，我不要他去。我關門拒絕他。當我那最

不好的時候決定了，我會送你一張請帖，上面畫着個黑十字。那你就知道我末日到了。

娜拉 喂，我要你高興；你何以這樣沒有道理。

南醫生 我面上現死色嗎？爲了別人的罪來受苦！公理到什麼地方去了？無論在那個家庭，你總可以追溯那慘酷的報應……

娜拉 (掩了雙耳) 胡說胡說！不要愁了！

南醫生 呵，總而言之，諸事也只可付諸一笑。我爹爹不規矩，我可憐的背脊骨倒來替他懺悔。

娜拉 我想他太好吃龍鬚菜同施太堡的包子，是不是？

南醫生 是還有冬菇。

娜拉 是一定的冬菇。我相信還有牡蠣呢？

南醫生 一點不錯，牡蠣。

娜拉 並且那各種的香檳酒！那樣好的東西會遺害背脊骨，真是可惱。

南醫生 更可惱是這倒霉受害的背脊骨，對於他們（意思是指着牡蠣香檳等物而言）並沒有好處。

娜拉 啊真壞極了。

南醫生 (現出窺探的神色看着郝夫人) 哼……

娜拉 (停了一會兒) 你笑什麼？

南醫生 沒有，你自己在笑。

娜拉 沒有，分明你自己在笑，南醫生。

南醫生 (站起來) 我看你比我還要想得深一點。

娜拉 我今天精神疲倦。

南醫生 好像是的。

娜拉 (擊手放在南醫生的肩膀上) 親……親愛的南醫生，『死』一定不會從我同滔佛這裏把你拿去。

南醫生 啊，我死你們是很容易丟開的。我若不來，你們也就忘了。

娜拉 (殷殷動動的望着他) 你這樣想？

南醫生 每逢人一結新交那時候……

娜拉 誰結新交？

南醫生 你同郝爾茂等我去後。我想你們決不會失此時機。昨

天林敦夫人來是爲什麼？

娜拉

娜拉 唉！你豈不是忌妬我可憐的敦嗎？

南醫生 是的，我正是。他將來在這屋裏做我的替身。當我不來了，這女子恐怕會……

娜拉 嘿呀！不要這樣毒！他在那裏。

南醫生 今天也在？你看！

娜拉 他不過替我整理衣服！天呀！你何以這樣不講情理！
(坐在小榻上) 老老實實，南醫生！明天你看我跳舞多漂亮。我心裏常想要使你高興高興！自然滔佛也是要。(從箱子裏擊出種種東西) 南醫生，坐在這裏，我要擊點東西把你看。

南醫生 (坐下) 什麼東西？

娜拉 看這裏，看！

南醫生 絲襪子。

娜拉 同肌肉一樣的顏色，豈不漂亮？此刻太黑了，但明天一定……不，不，不，你一定要看腳底下。啊，我想你其餘也要看。

南醫生 哼……

娜拉 你好像要批評嗎？你想這些東西於我合不合式？

南醫生 我對於這事沒有適當的意見。

娜拉 (看了他一會兒)不慙愧!(拿鞭子輕輕的打他耳朵)

拿去(又把東西捲好)

南醫生 還有什麼奇怪東西拿我看?

娜拉 你一點也沒得看了;你太不老實(啞啞的在尋東西)

南醫生 (停了一會不做聲)我同你談天的時候我想不到:

我單是不知道——若是我以前不曾到此地來我又是怎麼樣。

娜拉 (輕輕的一笑)却是你同我們在一處也同在自己家裏一樣。

南醫生 (聲音更輕——一直對着他)現在是要離開一切:

娜拉 胡說。你怎麼會離開我們。

南醫生 (同以前一樣聲音)就離開也不能留下一點小小的感謝紀念品;却沒有追悔的事……祇留了一個空位置讓先來的那個人補上。

娜拉 若是我要求你爲……!不……!

南醫生 爲什麼?

娜拉 爲你友誼上的表示。

南醫生 是——是嗎?

娜拉 我意思是……爲了一件很……很大的事……

南醫生 你這次真能使我這樣高興?

娜拉 啊!你却不知道那是什麼事。

南醫生 那就請告訴我。

娜拉 不南醫生我不能告訴你。那太……太離遠了……不但爲一件事。除此之外還要你幫我忙勸導我……

南醫生 有這多那更好。我却不知道你的真意何在。你難道不相信我嗎?

娜拉 我不相信別人單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好南醫生你一定要幫我攔阻一件事。你明白滔佛愛我這般深。這般奇怪;爲了我那就要他的性命他也立刻不辭。

南醫生 (灣着身子向娜夫人)娜拉……你想單祇他那一個人……?

娜拉 (小小一驚)那一個人……?

南醫生 那一個人就拿性命託付你嗎？

娜拉 唉！（帶着歎音）

南醫生 我料定我未去之先你一定可以明白。我以後也不會的。所有好時運——啊，娜拉這我却也告訴過你，況且你也知道除我以外你也無人可託。

娜拉（站起來，沉沉無語）請讓我過去。

南醫生（讓他走過去，但是依然坐着）娜拉——

娜拉（站在門口）伊媽拿燈來！（經過火爐）啊，南醫生，你太不好了。

南醫生（也站起來）我愛你豈不同……同那個人一樣深？

怎麼我還不好？

娜拉 不，你不過不應當對我如此說。是狠不必……

南醫生 你說什麼？你知道……？（伊媽拿燈放在桌上，再走出去）

南醫生 娜拉——赫夫人……我問你，你知道了嗎？

娜拉 啊，我何從曉得什麼知道不知道呢？我真說不出……

南醫生 喂，何以這樣笨？也罷！

娜拉

南醫生 喂，無論如何你要知道我的性命，我的靈魂都愿為你

報效。現在好說出來呀。

娜拉 說出來……現在？（看着他）

南醫生 你說你要什麼。

娜拉 現在我無可告訴你。

南醫生 呀……呀！你不能這樣苦我。是男兒能做到的事，讓我為你做罷。

娜拉 你現今對我無可為力。——況且我也無須你幫忙。你要覺得那無非是我一種幻想。是一定對。那天然是的！（坐在搖椅上，含笑看着他）南醫生，你真好人！對着棹上品燈，也不慙愧嗎？

南醫生 不見得！但是怕我要永遠分別了。

娜拉 不，你千萬不能。你還是要照常來往的。你知道酒佛沒有你，一定不成。

南醫生 是，但是你嚇？

娜拉 你知道我是很高興你到此地來。

南醫生 正是因此我就離棄正路。你把我迷住了。我幾乎覺得

我也同郝爾茂一樣。

娜拉 是你不見得嗎？有種人是人心愛的有種人不過是人

高興同他談天的。

南醫生 是却也有點道理。

娜拉 我做女孩子時候自然我是愛我爹爹。但是我總歡喜到僕人房裏去。一則因為他們永不來教訓我；二則聽他們談話，很有趣味。

南醫生 我豈不處於女僕的地位嗎？

娜拉（跳起來跑到他前面去。）啊我親熱的南醫生我不是這樣說。但是你知道我待滔佛却同爹爹一樣……

（伊媽從大廳裏進來）

伊媽 請奶奶……（對郝夫人輕輕耳語並且給夫人一個名片。）

娜拉（一看名片）唉！（拿他放在荷包裏）

南醫生 有什麼事不對？

娜拉 不。不。一點沒有。單是……是我的衣服……

南醫生 你的衣服！怎麼在那裏。

娜拉 啊那一套是。但這是另外一套……我定的……一定不
能讓滔佛知道……

南醫生 啊哈！原來這樣的大秘密。

娜拉 自然。請你到他那裏去；他在裏面房間裏守住他，當我……

：

南醫生 不要怕他一定不能逃出來。（走進郝爾茂房裏去了。）

娜拉（對着伊媽）他在廚房裏等候嗎？

伊媽 是他到後面樓上去……

娜拉 你告訴他我有事嗎？

伊媽 是但是沒有用。

娜拉 他還沒有去？

伊媽 奶奶沒有。他不同你說話他不肯去。

娜拉 那讓他來罷；但是輕一點。並且伊媽……不要常說這件事；我丈夫聽了，要嚇倒的。

伊媽 啊奶奶。我知道了。（他走出去。）

娜拉 來了！這可怕的東西終究來了。不。不。永不會；那一定不會！（走去插好郝爾茂的書齋的門門。伊媽開了大廳的

門延進柯樂克之後，就把門關上。柯樂克穿着出行大衣，長靴，並且戴上皮帽。

娜拉（走到他前裏去）輕點說，我丈夫在家。

柯樂克 對那於我有何關係。

娜拉 你要做什麼？

柯樂克 一點小小的通告。

娜拉 快，是什麼？

柯樂克 你知道，辭我的信我已經得到了。

娜拉 我無法阻止他。柯先生，我為你爭持到底，但是沒有用。

柯樂克 你丈夫看你這樣輕？他知道我能對付你，但是他還

敢……

娜拉 你怎麼會想我能告訴他呢？

柯樂克 啊就以事實論，我也不作此想。但是我的朋友，滔佛豈

有這樣膽量……

娜拉 柯先生，請敬重點談論我丈夫。

柯樂克 自然能敬重的都會敬重。但是自從你保守秘密起，我

想你現在對於你所作所為，應該比昨天明白一點兒。

娜拉

娜拉 比你以前能教我的總更明白。

柯樂克 就是同我這樣壞律師……

娜拉 你到底要什麼？

柯樂克 單要看你如何過去。郝夫人，我全天的想着你，就是那

放利的市僧那無聊的記者，那……總之就是同我那樣的動

物……也有一點什麼叫感情。

娜拉 那就表現出來，為我小孩子計。

柯樂克 你丈夫何以不為我的小孩子計？這也管不得了。我

單告訴你不必過於鄭重其事。我現在却還不報告出來。

娜拉 不要，千定不要。我早知道你不会。

柯樂克 這事我們可以平安了結。沒有人知道。除了我們三個

人。

娜拉 我丈夫一定不能知道。

柯樂克 你怎麼可以阻得了。甚餘款項你就能付清嗎？

娜拉 不此刻不能。

柯樂克 或是數日之內，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將款項如數湊好。

娜拉 沒有——那我日內還要錢用。

柯樂克 就是你有也對你無益了。設如你真能湊齊，也不能拿

回這借據。

娜拉 告訴我，你要他做什麼用？

柯樂克 我單要藏好他——藏在我這裏。外面沒有人可以知道。

所以就是你有最辣的手段也……

娜拉 若是我有又怎麼樣？

柯樂克 倘若你想離夫別子……

娜拉 那又怎麼樣？

柯樂克 或則你更要想到那……那再壞的事……

娜拉 你怎麼知道？

柯樂克 你不要問他。

娜拉 你何以知道我心裏的事呢？

柯樂克 人人都作此想。我也如此想；但是我沒有這膽量……

娜拉 (幾至無聲) 我也沒有。

柯樂克 (欠伸) 沒……沒有人有。你也兩種都沒有；你有嗎？

娜拉 我沒有，我沒有。

柯樂克 除此不論這真笨極了。——不過起一次家庭的風潮，什

麼事都完了。我荷包裏有封信致你丈夫

娜拉 一切事都告訴他？

柯樂克 盡我的力量爲你開脫。

娜拉 (急忙說) 他千萬不能看。撕去罷。無論如何，我都去預備

款項……

柯樂克 對不起，郝夫人。我相信我已對你說過……

娜拉 我却並非對你說我欠款的事。我問你究竟要求我丈夫

什麼事……等我去辦呀。

柯樂克 我也並不問他丈夫要錢。

娜拉 那你要什麼呢？

柯樂克 我對你說，我還要在世上佔點位置。我正要向上；你丈

夫非幫助我不可。最近一年半裏頭，我不曾做一點錯事。我窮

得不了；但是我總一步一步的爭扎。現在我又推下來了。就是

再恢復原位，我却不能滿意。我對你說，我要向上。我必定要回

到銀行裏，得一個比先好一點的位置。你丈夫應當爲我添設

一個位置纔是……

娜拉 他永遠辦不到。

柯樂克 我辦得到；我知道他……他沒有奮鬥的膽量！你快看見他與我同在一處！一年之後，我是總理的大幫手了。管理銀行的不是郝爾茂却是柯樂克。

娜拉 那一定不成。

柯樂克 恐怕你將來……？

娜拉 現在我有膽量對付。

柯樂克 啊你不要恐嚇我！同你這樣伶瓏嬌小的東西……

娜拉 你可以看見你可以看見！

柯樂克 恐怕在那水底下罷？在那冰冷墨黑的水底下罷？

明年春天浮起來，怪像禿頭認不清楚……

娜拉 你嚇我不倒。

柯樂克 你也不能嚇倒我。郝夫人人人都不這樣做。就是這樣

做又有什麼用呢？不論如何你丈夫已經在我荷包裏。

娜拉 以後怎麼？若是我不在……？

柯樂克 你忘記了，你名譽還在我手裏！（郝夫人一聲不響

望着他。）好你現在預備好，不要糊塗。等沿佛一接到信我就

要望他回音。他記牢你丈夫逼我到這地步，我一定不饒過他。

娜拉

（郝夫人再見。走出大廳。郝夫人忽忽走到門口，開一縫門聽）

娜拉 他去了。他不會丟信到信箱裏。不，那一定不會！（慢慢的開門。）怎麼，他還在那裏。沒有下踏步。他念頭轉了嗎？

他是……？（一封信丟進信箱。聽到柯樂克的腳步聲下那

踏步。郝夫人隱隱叫苦，衝到小茶几前面停了一刻不做聲。）

在信箱裏！（婆婆縮縮的走到大廳門口）在那裏——沿佛沿

佛——我們糟了！

（林夫人拿着衣服從左邊進來）

林夫人 一切都弄好了。我們試一試罷？

娜拉 （帶着又沙又軟的聲音）教此地來。

林夫人 （把衣服丟在小榻上）什麼事？你好像魂不附體。

娜拉 你看見那封信嗎？看那裏……從這信箱的玻璃望過

去。

林夫人 是是我看見了。

娜拉 那信是從柯樂克……

林夫人 娜拉……借你錢的就是柯樂克嗎？

娜拉 是的，現在沿佛什麼事也要知道了！

林夫人 娜拉我相信這事對於你們兩人都很好。

娜拉 你全不知道。我簽了假字——

林夫人 天呀！

娜拉 現在聽我說。教你一定要爲我做見證——

林夫人 什麼見證？我做什麼？

娜拉 若是我瘋狂了……那也好辦——

林夫人 娜拉！

娜拉 若是真遇着什麼事……那我也不能在此地——！

林夫人 娜拉！娜拉你真瘋了！

娜拉 當一個男子要出來擔當……一切的罪過……你知道

……

林夫人 是是，但是你何以想到……

娜拉 教你一定要爲我證明那事不是真的。我一點也不瘋。我

所說的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對你說沒有人知道這樣事。一

切事只是我一個人做的。記好。

林夫人 記得。但是我不懂你其意何居……

娜拉 啊。你知道又怎麼樣你『玄機』(miracle)一到就解決

了。

林夫人 『玄機』？

娜拉 是『玄機』。但是這件事如此可怕。敦世上永不能有這種的事。

林夫人 我一直到柯樂克那裏去對他說罷了。

娜拉 不要。他會不利於你。

林夫人 以先無論什麼事他都要爲我做。

娜拉 他？

林夫人 他住在什麼地方？

娜拉 啊。我怎麼能告訴你……？是……(摸着他的荷包)他的名片在此地。但是那信……那信……！

郝爾茂 (在外敲門) 娜拉

娜拉 (嚇得一叫) 啊。什麼事呀？你要什麼？

郝爾茂 好好。不要怕。我們不進來。你把門都門了。你此刻在穿

新衣服嗎？

娜拉 是的。是的。我正穿上。這佛狼台身材暗。

林夫人 (看過名片) 喂。他住在此地相近。

娜拉 不錯。但是此刻無濟於事。我們糟了。信已在箱子裏。

林夫人 你丈夫帶着鑰匙嗎？

娜拉 一刻不離。

林夫人 柯樂克一定能把這信於未讀之先索回。他一定能找着藉口……

娜拉 但正當這時候滔佛常常……

林夫人 阻住他。使他沒有空閑。我去並且趕快回來。（他忽忽

走出大廳）

娜拉 （開郝爾茂的房門朝裏看）滔佛！

郝爾茂 終究一個人能夠回自己房裏去嗎？來南陔我們來

看看……（走到門口。這爲什麼？

娜拉 什麼滔佛？

郝爾茂 南陔對我說了一件大變故。

南醫生 （正當門口）我以爲是如此。恐怕錯了。

娜拉 不到明天沒有人可以看我穿這漂亮的衣服。

郝爾茂 喂娜拉！你好像疲倦。莫非你練習太辛苦嗎？

娜拉 沒有。我絲毫不曾練習。

娜拉

郝爾茂 但是你必须……

娜拉 啊是的。我一定要。一定要！但是滔佛沒有你的幫助。我真完全辦不下地。我件件都忘了。

郝爾茂 啊。我們再從新來過。

娜拉 是滔佛你幫我忙。你一定要答應我……啊。我對於這件事是如此慌張。在大庭廣衆之間……今天晚上你一身都要爲我。你一點事也不能做。你也不能提筆。滔佛你答應我！

郝爾茂 我答應你。今晚我做了你的奴隸罷！無用的小東西

……但是還有一件事。此刻我正……（走到大廳門口）

娜拉 你要到那裏去做什麼？

郝爾茂 去看有信沒有。

娜拉 不。不要幹那件事。滔佛

郝爾茂 爲何不要？

娜拉 滔佛我求你不要。那裏並沒有

郝爾茂 待我看。（正要去）

（郝夫人在風琴傍邊按奏階梯式跳舞第一個調子）

郝爾茂 （正到門口停住）啊哈！

娜拉 若是不幫我預先排演，我明天一回也不能跳舞。

郝爾茂 娜拉你真這樣慌張嗎？

娜拉 啊，慌張死了！讓我立刻排演。我們快吃飯了。啊，坐下來爲我踏琴，沿佛同往日一樣指導我。

郝爾茂 你既然想如此，我一身都爽快極了。（坐在風琴旁邊。

郝爾茂 郝夫人從箱子裏拿出手鼓，急忙覆上五彩的披紗，並且手中拿了一束東西立在房中。

娜拉 此刻爲我踏呀！我要跳了！（郝爾茂踏琴，郝夫人跳舞，南醫生站在風琴傍邊看。）

郝爾茂 （正踏着琴）慢點！慢點！

娜拉 那一點也不能慢！

郝爾茂 娜拉不要這激烈。

娜拉 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郝爾茂 （止住琴）不不不——這却不成呢。

娜拉 （搖着手鼓，哈哈的笑）我難道沒有對你說過嗎？

南醫生 讓我來替他踏琴。

郝爾茂 （站起身）好，你去踏罷——我可以指導他好一點。（南

醫生坐下踏琴，郝夫人漸漸作不合規則的跳舞。郝爾茂站在火爐傍邊指導他，但是夫人只當不聽到。夫人的頭髮也散了，披在滿肩，但他祇是跳舞也不問。林夫人進來站在門口，看得莫名其妙。）

南醫生 啊……！

娜拉 教我們多有趣！

郝爾茂 喂，娜拉你這樣跳舞，鬚髮拼命似的。

娜拉 正是。

郝爾茂 南該停住。這豈不全是發瘋。喂，停住。（南醫生停止踏琴，郝夫人站住不動。）

郝爾茂 我不信有這事。我教你的，你難道完全忘了。

娜拉 （丟開手鼓）問你自己好了。

郝爾茂 你真要受過訓練纔好。

娜拉 是，你看訓練多要緊。你非同我練習到最後五分鐘不可。

沿佛，你能允許我嗎？

郝爾茂 一定一定。

娜拉 無論今天明天，除了我，你一點別的也不能想。你不能拆

一封信——不能看那信箱。

郝爾茂 啊！你還怕那個人……

娜拉 啊！是的，是的，我正是。

郝爾茂 娜拉！我從你臉上看出來——他定有一封信在箱子裏。

娜拉 我不知道，我想是如此。但是你此刻一點東西不能看，就是壞事到我們中間，我也等諸事了後再說。

南醫生 （輕輕的對着郝爾茂說）你不要違背他。

郝爾茂 （拿手抱住他夫人）這小孩子專是隨自己的意。但是

明天晚上跳舞過了的時候……

娜拉 那你可以自由了。

（伊媽站在右邊門口。）

伊媽 飯開在桌上，奶奶。

娜拉 我們要喝點香檳酒，伊媽。

伊媽 是奶奶。

郝爾茂 嗟呀！真好花球。

娜拉 是我們還要留點到明天早晨。（叫）拿馬克倫糖來——伊媽——拿很多來——就只這一次了。

娜拉

郝爾茂 （捉住他夫人的手）來來，不要這樣發狂！還做我的

小鴉雀兒罷。

娜拉 啊！是的，我會。但是此刻到飯廳裏去。南醫生，你也去。教你來幫我理好頭髮。

南醫生 （他們去的時候，輕輕說道）不要有點故事嗎？沒有

……我想……

郝爾茂 啊！沒有這回事。我對你說過，這是他小孩子脾氣。（他們從右邊走出）

娜拉 怎麼？

林夫人 他出去了。

娜拉 我早已從你臉上看出來。

林夫人 他明天晚間會回來。我留了一個條子把他。

娜拉 你不應該如此。凡事聽其自然罷。末了坐候「玄機」却也不錯。

林夫人 你候什麼？

娜拉 你不知道的。到飯廳裏罷。我一會兒就來。

（林夫人走進飯廳。郝夫人站了一刻，似乎收集雜念，然後看

他自己的錢。

娜拉 七點鐘到夜半。二十四點鐘到明天的夜半。那時候泰蘭梯式的跳舞也過了。二十四同七嗎？還有三十一點鐘好活。

(郝爾茂跳在右邊門口。)

郝爾茂 我小鴉雀兒此刻幹什麼？

娜拉 (張開兩手跑到他前面)來了！

第二幕

胡適譯。

(佈景)同前。桌子擺在中間，四周都是椅子。桌子點着燈。通外廳的門正開着。樓上跳舞的音樂正鬧熱。林敦夫人坐在桌邊，手裏翻一本書的葉子，却沒有心讀書。他時時到大門邊去留心細聽。

林敦夫人 (看他的錶)還沒有來，——時候要到了。若是他老是不……(再聽)哦，他來了。(走進外廳，輕輕的把大門開了。門外階級上有輕輕的脚步聲。林敦夫人低聲說，進來，此地沒有別人。)

柯樂克 我回家看見你的條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 我們兩人萬不能不談一談。

柯 當真？一定要在這屋裏談嗎？

林 我不能請你到我住的地方去，我那邊進出不方便。你進來罷。這裏沒有別人，女底下人已睡了，郝爾茂一家都在樓上跳舞。

柯 (走進房)郝爾茂的一家今晚還在跳舞嗎？

林 是的。有什麼不可？

柯 是啊，有什麼不可？

林 兒，柯樂克現在我們可以談談。

柯 我們兩人還有話談嗎？

林 話多呢。

柯 我可沒有想到。

林 這是因為你總不曾真真知道我。

柯 有什麼我不知道？那是世上最容易懂得的事——一個沒有心肝的女子，有了姻婚的機會，便把原有的人丟了。

林 你當真以為我沒有心肝嗎？你以為我那時心裏好過嗎？

柯 有什麼不好過。

林 你當真那麼想嗎？

柯 不然，你當時爲什麼寫那封信給我？

林 那是不得不如此。我那時不能不和你決絕，只好寫那封信打斷你的念頭。

柯 (絞自己的手) 原來如此。總總——都爲錢罷了！

林 你不要忘了我那時有一個無依靠的母親和兩個小兄弟。

猊兒，我們那時實在不能等你，你那時的光景也狠困難。

柯 即使是那樣，你總不該爲了別人把我丟了。

林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常常問我自己。該不該那樣辦。

柯 (歎了一點) 自從你丟了我，好像我站的地面都陷了下去。

你看如今的我，竟成了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了。

林 救星就來了。

柯 救星却真來了，又被你擋住了。

林 那是無心的。猊兒，我到今天纔知道我在銀行裏的事就是頂你的缺。

柯 我相信你這話。但是你如今知道了，難道你還讓給我嗎？

林 不。我就讓還你，於你也無益。

柯 有益，有益，——無論如何，我總得要幹的。

林 你如今知道凡事要慎重，這都是一生的艱苦閱歷教訓我的。

柯 我的一生活歷也教我不相信一切好聽的話。

林 要是果然如此，也不枉了一生閱歷。但是你雖不信好話，你總該信實事。

柯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林 你說你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柯 我該說那話。

林 我也是一個翻了船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也不記念誰，也不用照應誰。

柯 那是你自己揀中的。

林 我當時何嘗有什麼別的可揀。

柯 現在又怎樣呢？

林 猊兒，若是我們兩個翻了船的人能互相幫襯，你看怎樣？

柯 你說什麼？

林 兩個人在一塊，總比一人抱着一片船板要好一點。

柯 姪婿！

林 你想我爲了什麼事到城裏來？

柯 難道你還想着我嗎？

林 我不做工，便覺得沒有生趣。我做了。一。生。的。工。覺。得。做。工。是。我。最。大。的。樂。趣。現。在。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是。空。蕩。蕩。的，無。味。得。狠。一。個。人。替。自。己。做。活。總。沒。有。樂。趣。現。兒。給。我。一。個。人，給。我。一。點。東。西，使。我。有。個。生。活。的。目。的。

柯 我不相信。這不過是婦人家的慷慨心太重了，使你情願犧牲自己。

林 你覺得我是那樣的人嗎？

柯 你當真肯那樣做嗎？你可知道我從前所做種種壞事？

林 知道。

柯 你可知道旁人怎樣看待我？

林 你剛纔好像說，若。是。你。當。初。有。了。我，決。不。會。弄。到。這。步。田。地。

柯 那是一定的。

林 難道現在已太遲了嗎？

柯 姪婿，你說這話，可曾預先籌畫過？——我看你的神氣，我該

知道。你果然決意要這樣做。你真有這個胆量？

林 我愛照應小孩子，你的孩子們也要一個母親。你正缺少一個我，我也正缺少一個你。現兒，我相信你本來的人格有了。我們倆兒在一塊，我什麼事都敢做。

柯 (緊捻着林敦夫人的手) 多謝你，姪婿，多謝你！我現在要努力做人，好教旁人也能這樣看待我。哦，我忘記了……

林 (細聽樓上的音樂) 不要響！他們在那裏跳「太蘭梯拉」了！你去罷！

柯 怎麼？什麼事？

林 你聽！他們跳了這一種，就完事了，他們就要回來了。

柯 是的，是的，我就去。但是已經不能挽回了。你自然不知道我對付郝爾茂夫妻的手段。

林 我全知道。

柯 你知道了還敢……？

林 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到了失望的時候，會做到什麼地步的。

柯 我但願能挽回這件事。

林 你還可以挽回。你的信還在那信箱裏面。

柯 真的嗎？

林 真的。但是……

柯 (仔細觀察林敦夫人) 原來有這個道理。你無論如何總想救你的朋友。你老實說。是不是這個意思？

林 親兒，一個婦人曾經賣了自己去救人，再不會賣第二次了。

柯 我想把那封信要回來。

林 不要。不要。

柯 我一定要討回那封信。我要在這裏等郝爾茂回來，要他把信還我；我只說那信說的是辭退我的事，我如今不要他看了。

……

林 親兒，你千萬不要討回那封信。

柯 你老實告訴我，你不是爲了這件事纔叫我來這裏嗎？

林 我起初害怕的時候，確有這個意思。但是這事已經過了二十四點鐘；我這一天在這家裏，狠看出了許多萬想不到的事。郝爾茂應該知道這樁秘密借款。他們夫妻兩人應該完全開誠相待。這樣支支吾吾，決沒有開誠相待的日子。

柯 也罷，只要你肯擔這干係。但是我若是可以幫忙，我立刻就做去。

林 (細聽) 赶快走罷。跳舞完了，再停一刻，我們都有不便之處。

柯 我在對面街上等你。

林 好的，你須要送我回家。

柯 我一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快樂！(從大門出去。房裏通外廳的門還是開着。)

林 (收拾房間，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檢好) 變得這樣快！變得這樣快！可以爲人做事，可以爲人生活，可以替一個不幸的人家造點幸福。是的，我一定那樣做。他們怎麼還不回來。(細聽) 哦，他們回來了。我且把東西穿好。(戴上帽子，披上大衣，聽得外面郝爾茂與娜拉的聲音。門上鎖一轉，郝爾茂拖着娜拉進到外面廳上。娜拉扮作意大利的裝束，披着黑色的圍巾。郝爾茂穿着晚間禮服，披着一副揭開的黑色罩衣。)

娜拉 (在門口站住，和他丈夫掙扎) 不，不，不！——我不進去。我還要上樓去，我不願意這麼早就歇了。

郝爾茂 但是，我的最親愛的娜拉……

娜 親愛的滔佛，我求你，我哀求你，——再跳一點鐘。

郝 一分鐘也不能添了。好娜拉，你知道我們先講好了的。進房來罷，站在外面怕受風。(娜拉雖不願意，却被他丈夫輕輕的拉進房來。)

林敦夫人 你們晚上好呵。

娜 媳婦！

郝 什麼林敦夫人，這個時候你還在這裏嗎？

林 是的，你不要見怪；我總想看看娜拉穿了那套衣服是個什麼樣子。

娜 你坐在這裏等了這許久嗎？

林 是的，我來得遲了，你們兩位先上樓去了；我沒有看見你，總捨不得回去。

郝 (把娜拉的圍巾取下。) 你來仔細賞鑒。我想他是狠值得看的。林敦夫人，你看他多標緻！

林 是的，他真標緻。

郝 他可不是非常可愛嗎？跳舞的時候，人人都這樣說。但是這一個小寶貝固執得狠，有什麼法可以收拾他？你不知道我幾乎

須用強迫手段纔把他拉出來。

娜 滔佛，你這一次不讓我多跳舞半點鐘，將來你一定要後悔。

郝 林敦夫人，你聽他說！他剛跳完了那『太蘭梯拉』，跳得真好，——稍有一點太過火了，——但是那是小節，不要管他。總而言之，他這一次算是大大的成功，滿堂的人沒一個不拍手稱贊。你想我如何肯讓他再等在那裏極盛之後，他要再擔擱一會，便減少他的魔力了！我一定不幹那樣蠢事，所以我挽着我的意大利美人——我的怪俏皮的意大利美人，手挽手的，忽忽的兜一個圈子，四面對大家行一禮，謝謝他們，好像小說書上說的一個轉身，那可愛的花妖便不見了！這樣的下場，魔力最大。只可惜娜拉不懂得這個訣竅！——該死，這房間熱得狠。(把罩衣拋在椅子上，把他內室的房門打開。) 怎麼沒有點燈了？——少陪了。(他進房去，把蠟燭點上。)

娜 (趕快低聲問) 那事怎樣了？

林 (低聲答) 我同他答過了。

娜 是了，他……

林 娜拉，你應該一五一十的都對你丈夫說。

娜(有意無意的) 我知道了。

林 你不用害怕柯樂克。但是你總得老實告訴你丈夫。

娜 我不告訴他。

林 那麼，那封信會告訴他。

娜 媳婦，多謝你。我知道我該怎樣辦了。不要響！

郝 (從房裏出來) 林敦夫人，你可曾仔細賞鑒？

林 我已經賞鑒了，明天再見罷。

郝 你就要走了嗎？這塊編織是你的嗎？

林 是的，多謝你，我幾乎忘了。

郝 原來你做編織嗎？

林 是的。

郝 你不該做編織，該做挑花。

林 爲什麼呢？

郝 因爲挑花的姿態好看些。我做個樣子給你看。你把左手拿

着挑花品。右手拿着針，這樣挑來挑去，很好看的。你說對不對？

林 是的，我也這樣想。

郝 但是編織便不同了。編織總不好看。你看，兩隻手腕差不多

擱在一塊，編織的針走上走下，很像中國人的神氣，怪難看的。

……他們今晚給我們喝的香檳酒真好得狠！(這一句極無意識的話，是寫林敦

茂喝多了酒，有點醉了，故說話沒有條理，看末句可見。)

林 明天再見，娜拉，你不要再固執了。

郝 說得好。

林 郝爾茂先生，明天會。

郝 (送他到門口) 明天會，明天會。我本該送你回去……但是

你也沒有多少路走。明天會，明天會。(林敦夫人走了。郝爾茂

關上大門，回進房來。) 好了，好容易把他弄走，討厭得狠。

娜 滔佛，你疲倦了嗎？

郝 我一點也不倦。

娜 不瞌睡嗎？

郝 一點不瞌睡。我反覺得精神很好。你呢？你很像又倦又瞌睡

了。

娜 是的，我狠倦了。我巴不得立刻就去睡了。

郝 你看，我不許你再跳舞了，原來是不錯的。

娜 你做的事總是不錯的。

郝 (親他的額角) 我的小鳥兒這回說話纔有點道理。你可看見南陔今晚那麼高興?

娜 真的嗎? 他居然那麼高興嗎? 我今晚不曾同他說過話。

郝 我同他也不過說了幾句話。但是我好久不曾見他有這樣興致了。(對着娜拉細看, 走近他身邊) 我們回家來, 我同你做一塊, ——你這迷人的東西! ——可不好嗎?

娜 不要那樣對我看。

郝 難道我不該看我親愛的小寶貝嗎? 不該看我自己的一個人。獨自的好寶貝嗎?

娜 (走到桌子那邊去) 你今晚不要對我說這種話。

郝 (跟過來) 我看你血管裏還帶着那『太蘭梯拉』。所以你今晚格外可愛, 格外動人。你聽, 樓上的客也都要散了。(低聲說) 再過一會, 這屋裏便都安靜了。

娜 我巴望如此。

郝 可不是嗎? 我的娜拉。你知道我同你出去赴宴會的時候, 我總不大同你說話, 往往故意避開你, 只不過偶爾偷看你一眼,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 我心裏總想我們好像還不過

是暗地裏相愛, 好像我們還不過暗地裏許了婚姻, 好像人家都不知道我們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娜 是的, 是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時時刻刻都在我身上。

郝 每到了要回來的時候, 我把你的圍巾披在你那可愛的肩膀上, ——披在你那可愛的頸兒上, ——我每想你好像還是我的新娘子, 好像我們剛行了婚禮, 第一次帶你回家, ——第一次和你獨自在一塊, ——第一次和我的含羞的小寶貝在一塊! 即如今晚, 我心裏不想別的, 只想你一個人。當我望着你飄來飄去跳那『太蘭梯拉』時, 我的心也飄飄蕩蕩的, 我的血都滾了; 我再忍不住了, 所以我那麼早就拉你回來。

娜 走開, 滾開! 你不要來纏我, 不要……

郝 什麼話? 就的小娜拉, 你當真同我鬧頑笑? 你不要你不要? 難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嗎?……(外面有人敲門)

娜 (一驚) 你聽見嗎?

郝 (走到外廳) 誰?

南陔醫生 (在門外) 是我。我可以進來坐一會嗎?

郝 (嘴裏咕嚕說) 討厭, 他這時候來幹什麼? (高聲) 等一等。(

開門。進來。你真要好，總不肯過門不入。

南 咳！我走過這裏，好像聽見你的聲音，很想進來望一望。（四面一望）這個房間和我親熱極了。你們倆兒在這裏狠快活，狠清靜。

郝 但是你在樓上也狠高興了一番。

南 快活極了！我爲什麼不高興高興呢？人生在世，有得受用時，爲什麼不受用呢？人生能受用多少，就該受用多少；能快活幾時，就該快活幾時。今晚的酒真好！

郝 那香檳酒更好。

南 你也這麼說嗎？我幾乎不相信就會喝了那麼多。

娜 酒佛今晚喝的香檳酒也就不少。

南 他也喝了許多嗎？

娜 是的，他喝了酒之後，總是狠高興的。

南 一個人整整的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應該高興高興纔好。

郝 整整的忙了一天，我可不配說這話。

南 （拍郝爾茂的背上）我倒可以說這話。

娜 南咳先生，你今天一定是做了一天科學的研究了。

南 正是如此。

郝 你聽我的，小娜拉居然談起科學的研究來了！

娜 我可以恭喜你研究的結果嗎？

南 可以。

娜 結果狠好嗎？

南 好極了。於病人也好，於醫生也好。我得的結果是『一定無疑』四個字。

娜 （接着追問）『一定無疑？』

南 絕對的『一定無疑』。你想我得了這樣結果，還不該高興一晚嗎？

娜 你正該高興一晚。

郝 只要你明天不用還快活賬。

南 那是沒有的事。人生在世那一件是可以受用了不還賬的？

娜 南咳先生，我知道你狠歡喜奇裝跳舞。

南 是的，只要有許多有趣的奇裝的人。

娜 我問你！我們兩人下一次去奇裝跳舞會時，應該扮做什麼？

（此時娜拉有死志，故說『我們兩人。』）

郝 你這小孩子，早又想到第二次跳舞了。

南 你說我們兩人嗎？我告訴你：你可扮一個仙女。

郝 很好，但是扮仙女該穿什麼衣服呢？

南 不用別的，他只穿家常衣服就是了。(南原本愛娜拉，故說娜拉穿家常衣服，即是仙女。深贊其美也。)

郝 你真會說，但是你不曾說你自己扮做什麼。

南 我嗎？我早已打定主意了。

郝 什麼？

南 下一次奇裝跳舞，我來的時候，你們都瞧不見我。

郝 這個主意倒很好頑的。

南 我要戴上一頂黑的大帽子，——你們不知道有一種黑帽子戴上了可使人看不見嗎？(西洋人畫死神，作個骷髏像，戴黑色大帽。)

郝 (忍住笑) 是的，不錯的。

南 呵，我幾乎忘了我進來幹什麼。郝爾茂，請你給我一支雪茄烟，要那種黑色的哈巴納。(哈巴納是古巴京城。其地出雪茄亦名此。)

郝 請請。(把雪茄煙盒遞給他。)

南 (拿了一支割去一頭) 謝謝。

娜 (替他擦一支火柴) 讓我給你一個火。

南 多謝多謝。(娜拉拿火柴，南該點着雪茄。)現在我要同你們告別了。

郝 明天見。

娜 南該先生，我望你安睡。

南 多謝你的好意。

娜 你也該那樣回敬我。

南 你也好，你要我說，我只好說，我望你安睡。(娜拉知南該將死，故說其安睡。又以欲南該反視之也。)

郝 他喝得太醉了。

娜 (有意無意的)想必是的。(郝爾茂袋裏摸出一串鑰匙，走進外廳。) 滔佛！你去幹什麼？

郝 我把信箱子倒出來，這箱子都滿了，明天的報紙要放不下。

娜 你今晚還辦事嗎？

郝 你知道我今晚是不辦事的。——什麼？有人弄過這把鎖。

娜 弄過這把鎖？

娜 弄過這把鎖？

郝 弄過這把鎖？

娜 弄過這把鎖？

郝 弄過這把鎖？

郝 是的，這是什麼道理？我想不到這女底下人……原來是一根斷了的頭髮簪。娜拉，這是你的簪。

娜 (忙答) 那一定是小孩子們……

郝 你該不許他們做這種事。好了，居然弄開了。(把信件拿出，

廚房邊喊道) 愛蘭，愛蘭，把門口的燈吹了。(進房來，把通

外廳的門關了，手裏拿一大堆信。) 你看，這樣一大堆！(把信

翻過來。) 這是什麼東西？

娜 (站在窗邊) 是信嗎？酒佛，不要看！不要看！

郝 是南陔的兩張名片。

娜 南陔醫生的嗎？

郝 (讀名片) 『南陔醫生』這兩張名片在頂上，一定是剛才

他出去時丟下去的。

娜 上面可寫了什麼？

郝 名字上有一個黑十字。你看，這不是告兆，他好像是替自己

報死信。

娜 正是這個意思。

郝 什麼？你知道這事嗎？他對你說過嗎？

娜 是的。他對我說，他的名片來時，那就是他和我們告別了。他要關了門去死。

郝 可憐的人兒！我早知道他活不長久了。想不到這樣快！他竟

這樣躲起來，像受了傷的野獸帶傷進洞去。

娜 一個人要死的時候，還是不聲不響的死得好。你說對不對？

郝 (走來走去) 他竟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真不信他會

這樣死了。他一生的寂寞苦惱，比起我們家庭的快樂，就像日

光襯着黑雲，覺得苦樂格外分明。——也罷，這是無可如何的

事。在他自己看來，或者還是這樣好。(忽然站住) 於我們兩人

也未必不好。娜拉，我和你如今少了一個好朋友，更親密了。(

抱住他) 我的愛妻，我心裏總覺得不知怎樣纔可緊緊留住

你。娜拉，你可知道我常常希望你有一天遇着一點大危險，好

讓我拚着性命拋了一切來替你出力。

娜 (推開他，斬釘截鐵的說道) 酒佛，你現在可以看看你的信了。

郝 不，今晚不看了。我的好寶貝，我要陪你。

娜 你難道不想着我們那位臨死的朋友嗎？

郝 不錯。他這個消息播與的狠。我們心裏想着死的可怕，便沒

有興致了，我們總得把這種念頭排解開去。這個時候，我們只好暫時分開來住。

娜 (抱住他丈夫的頭頸) 滔佛，明天見！明天見！

郝 (親他的額) 明天見，我的黃鶯兒。你好好的去要罷。我睡去看我的信了。(他拿了信，走進他自己的房)

娜 (睜着眼，摸來摸去，拿起郝爾茂的罩衣，披在身上，嘴裏斷續續的自言自語道) 再見不着他了。永不再見了。永不再見了。(把他自己的圍巾圍在頭上) 永不再見我的孩兒們了。永不再見了！永不再見了！啊，那烏黑冰冷的水——那無底的河——我巴望什麼事都完了！——他拿到了那封信，他正在看咧。——哦，還沒有！——滔佛，告別了！——我的孩子們，告別了！……(他正往外廳跑，忽然郝爾茂用力把房門推開，站在門口，手裏拿着一封拆開的信)

郝 娜拉！

娜 啊！……

郝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這信裏說的什麼？

娜 我知道。你讓我走，讓我過去。(娜拉欲投水死)

郝 (拉他回來) 你到那裏去？

娜 (用力想擺脫他丈夫的手) 我不要你救我，滔佛。

郝 (退一步) 當真的嗎？他說的都是真的嗎？沒有的事，這斷不會是真的。

娜 全是真的。我只知道愛你，別的什麼都不顧了。

郝 吓，不要把這種蠢話來推託！

娜 (走近他丈夫一步) 滔佛……

郝 你這混帳的婦人，幹得好事！

娜 讓我去，——我不要你救我！我不要你把這椿罪名擔在你身上！

郝 不要裝腔做戲給我看。(把房門鎖了) 我要你站在這裏老實招來。你知道你幹的什麼事？你說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娜 (睜着眼望他丈夫冷冷的答道) 我現在方纔完全明白了。(走來走去) 吓！可怕！到這時候我纔睡醒過了八個足年，——我最疼的，最寵愛的人，——原來是一個騙子，——比騙子還要更壞，還要更壞，——原來是一個犯了罪的罪人。唉，說不盡的醜！吓！吓！

(娜拉不開口，只眼睜睜的望着他。)

郝 我該早知道了。我該早料到有這一天。你父親種種不規矩，——(娜拉正要開口)不許開口！你父親種種的不規矩，都傳給你了。——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沒有責任心。我當初替他遮蓋，如今我來受這種報應！我當時幫他的忙，為的全是你；如今你這樣報答我。

娜 正是，——這樣報答你。

郝 你斷送了我的終身幸福。你斷送了我的前程。哼，想起來真可怕！我現在被你送到那個光棍的手裏，由他擺佈，由他勒索，由他指揮，我只好件件依他。——種種的禍事，全都因為一個不懂事的婦人！

娜 我死了，你就沒有事了。

郝 哼，你倒說得好聽。你真像你父親，他到處把許多好話掛在嘴上。你說你『死了』，死了你於我有什麼好處？一點好處都沒有。他還可以把這件事傳揚出去；人家免不得疑心我和你同謀；人家或者竟會疑心是我出的主意，把你哄出來幹這事！——總總一切，總算我承你的好意，蒙你這樣照應我；總算我疼

了你這幾年！你如今明白了你替我幹的什麼事？

娜 (鎮定冷淡的答道) 我明白了。

郝 這件事真是夢想不到，我竟摸不着頭腦。但是我們總得商量一個辦法。把你的圍巾脫下來。脫下來你不聽見嗎？我必須想個法子安慰他；這件事無論如何不可叫外面知道。——至於我和你兩個人，我們外面還照常做夫妻。——外面還照常，你要知道。你自然仍舊住在這裏。但是我不許你看管這些小孩。我不敢把他們付託給你了。唉，我真想不到要對你說這種話。——對我心上從前愛過，現在還……但是愛情是已往的事。從今以後，不能講什麼快樂不快樂了，只好補救補救裝個面子，免得出醜……(門鈴響，郝爾茂吃一驚) 什麼事？這時候難道這事已經到了那步田地？難道他……娜拉，快躲起來，你說病了。(娜拉不動身，郝爾茂把房門開了。)

愛蘭女僕 (披着衣服在外廳上) 奶奶，有一封信是給你的。

郝 拿來給我。(搶過信，關上門) 果然是他的信。我不給你看，讓

娜 你看！

郝 (走到燈光下) 我幾乎不敢拆這信。恐怕我和你兩個人都斷送了。——也罷我總得知道。(撕開信封，看了幾行，又看了信裏夾的一張紙，大喜喊道) 娜拉!

(娜拉不明白，只對他望)

娜 娜拉且慢，等我再讀一遍。——不錯的，不錯的，我有救了! 娜拉，我有救了!

娜 我呢?

郝 自然你也有救了; 我們兩人都沒事了。你看，他把你的借據送來還你。他說他對不住得狠，狠抱歉的; 他說他現在轉了好運……啊，管他說的什麼。我們沒事了，就是了。現在沒人能害你了。啊，娜拉，娜拉，——且慢，先把這件可惡的東西毀了。等我看看，——(看借據)——我看他做什麼? 好像做了一個夢。(把柯樂克的兩封信和借據都撕成幾片，拋在火爐裏，對着燒了。) 完了!——他說，從聖誕節的頭一晚起，——啊，娜拉，你這幾天一定很難受。

娜 我這三天真不容易過。

郝 你煩惱的時候，想來想去，想不出別的法子，只有……那樣

可怕的事，現在且不要去想。我們正該高高興興的唱道，「完了，沒有事了!」娜拉，你聽見嗎? 怎麼你好像不大明白，現在已沒事了? 你為什麼這樣板板的放下臉來? 哦，我懂得了，你疑心我還不曾恕你的罪嗎? 娜拉，我可以發誓，我一點都不怪你了。我知道你幹的那事全因為你愛我。

娜 那是真的。

郝 你那樣愛我，正是做妻子的應該愛他丈夫的道理。不過你缺少閱歷，用錯了方法。但是你當真想我因為你不會做自己擔干係的事，就不愛你了嗎? 千萬不要那麼亂想。你祇要一心一意靠着。我自然會教導你，指點你。若是你這樣無能無用的女孩兒相還不能使我加倍疼愛你，我還算什麼男子漢! 纔我一時氣急了，覺得好像天翻地覆一般，不免說了幾句氣話，你可不要記在心上。我已經恕了你的罪，娜拉，我可以發誓說我已經饒恕了你。

娜 多謝你饒恕了我。(向右邊出去)

郝 不要去!(向門裏看) 你去幹什麼?

娜 (在裏面說) 我去把奇裝跳舞的衣服脫了。

郝 (在門邊說) 不錯，去脫了。我那受了驚駭的黃鶯兒，你且安靜一會，定一定心，你不用害怕，凡事有我，我的翅膀大，可以保護你。(在門邊踱來踱去) 娜拉，我們的家庭何等安逸！何等可愛！在這家裏，你不用怕什麼，我可以保護你，如同保護我。從鷹爪裏救出來的鴿子一樣，等一會我就要把你那拍拍跳的心定下來。到了明天，什麼事都忘記了，還照從前一樣。我不再用再說我饒恕你了；你心裏自然會知道，我這話是真的。難道我會有那樣狠心腸，要趕你出去嗎？不要說趕了，我捨得責怪你嗎？娜拉，你真不懂得男子的心腸。一個男子饒恕了他妻子的錯處，真真實實的饒恕了他；從心窩裏饒恕了他——這裏面有一種說不出的暢快。從此他妻子便加倍成了他的私產了。做妻子的受了他丈夫這樣恩典，就像死了重生一般，不但做他的妻子，竟成了他的孩兒了。我的好孩子，從今以後，你也該這樣待我。娜拉，什麼事都不用煩惱，你只要坦坦白白，待我，我自自然然可以做你的志向，又可以做你的良心……(娜拉換了家常衣服，走進來) 怎麼，你還不去睡嗎？你換了衣服嗎？

娜 是的，這酒，我把衣服換了。

娜 拉

郝 這時候換他做什麼？

娜 今晚我不睡了。

郝 但是，我的親娜拉……

娜 (看他的錶) 此刻還早，這酒，坐下來，你和我有許多話要談

談(他自己坐在桌子的一邊)

郝 娜拉，這是什麼意思？你這冷冰冰的臉兒……

娜 坐下來，話長呢？

郝 (坐在桌子那一邊) 娜拉，你來嚇我，我不懂你。

娜 正是如此，你不懂我，我也不會懂得你——直到今天晚上。

你不要打岔，你聽我說，我們不能不算一算賬。

郝 這話怎麼講？

娜 (略停一會) 我們兩人坐在那裏，你覺得有什麼感觸嗎？

郝 有什麼感觸？

娜 我們結婚了足足八年，今天剛是第一次，我同你兩個人正

正經經的開談。

郝 正正經經的什麼叫做「正正經經的」？

娜 這八年之中——還不止八年呢——自從我們初次認得，

我們兩人從不曾談了一句正經話，從不曾談到一件正經事。

娜 我怎肯把那些你管不了的事來麻煩你。

娜 我不說那些家庭的困難。我說的是，我你從不曾好好的坐下來切切實實的談過什麼事。

娜 但是，我的娜拉，談了於你有什么好處？

娜 正是如此；你從來不曾懂得我。我一生吃了大虧，先吃我爸爸的虧，後吃了你的虧。

娜 什麼話？世上誰能像我同你爸爸那樣愛你？你還說吃了我們兩人的虧！

娜 (搖搖頭) 你何嘗愛我？你不過覺得戀愛着我是很好頑的。你說的這是什麼話？

娜 這是千真萬真的話。我跟着爸爸的時候，他怎麼說，我也怎麼想；他怎麼想，我也怎麼想。有時候，我的意思與他不同，我也不教他知道；爲什麼呢？因爲他不願意我有別樣的意見。他叫我做『頑意兒的孩子』；他把我做頑意兒，正像我頑我的頑意兒一樣——後來我到你家來和你同住……

娜 『到我家來和我同住』你說的是我們的結婚嗎？

娜 (不保他) 我說我那時不過是從爸爸手裏換到你手裏。你

樣樣事都安排得如你自己的意。你愛什麼，我也愛什麼——或是我故意愛什麼，——我究竟不明白還是真同你一樣嗜好，還是有意如此——大概是有時是真的，有時是故意的。我如今回想起來，檢直像一個叫化子，討在手裏，吃到肚裏，酒佛我在這裏，只不過是頑把戲給你開心，都只爲你要我這樣做。你同爸爸害得我，不淺。我現在一無所能，都是你們兩人的罪過。

娜 你真不講道理，真忘恩負義。娜拉！你在這裏，難道不曾快活過？

娜 我不會快活過。我那時以爲我很快活，其實不會快活過。

娜 不會，不過高興高興罷了。你並不曾待差了我。但是我們的家庭實在不過是一座戲台。我是你的『頑意兒的妻子』，正如我在家時是我爸爸的『頑意兒的孩子』。我的孩子們又是我『頑意兒』。你同我頑，我覺得很好頑；正如我同他們頑，他們也覺得很好頑。這正是我們的結婚生活。

郝 你這番話雖然有點太過分了，但是裏面却也有點道理。這都是過去的事，將來便不同了。頑的時候過了，如今該是教育的時候了。

娜 誰的教育？是我的還是孩子們的？

郝 兩邊都有娜拉。

娜 只可惜，浴佛，你不配把我教育成你的好妻子。

郝 你又配說這話嗎？

娜 我也不配教育小孩子們。

郝 娜拉！

娜 剛纔不是你自己說，你不敢把小孩子們交給我嗎？

郝 那是氣頭上的話，記着他做什麼？

娜 其實你那話真不錯。我不配幹那事。我還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總得設法教育我自己——你不配教育我。我須要自己救自己。因此我現在要離開你這裏了。

郝 (跳起來) 你說什麼？

娜 我如果想要懂得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事，非得獨居不可。因為這個緣故，我一定不能同你住下去了。

郝 娜拉，娜拉！

娜 我立刻就要走了。我想姬婷總可以留我住一夜。

郝 你瘋了！我不許你走！我禁止你走！

娜 你現在禁止我也不中用。我只帶我自己的東西。無論現在將來，你的東西我一點也不要。

郝 你怎麼瘋到這樣！

娜 明天我要回家去，——回到我的老家去。我想那裏總該可以找點事體做。

郝 你一點閱歷都沒有。

娜 我沒有閱歷，應該去得一點。

郝 你就這樣丟了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兒女了嗎？你不想想旁人要說什麼！

娜 我也不管旁人說什麼。我只知道我該這樣做。

郝 這真是豈有此理！你就可以這樣拋棄你那些神聖的責任嗎？

娜 你以為我的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 還用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對於你的兒女的

責任嗎？

娜 我還有別的责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 沒有的，你說那些是什麼？

娜 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 第一要緊的，你是人家的妻子，又是人家的母親。

娜 這種話我如今都不信了。我相信第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人。無論如何，我總得努力做一個人。我知道多數人都同你一樣說法；我知道書上也是那樣說。但是從今後，我不能信服多數人的話，也不能信服書上的話。一切的事，我總得自己想想看，總得我自己明白懂得。

郝 你自己明白懂得你在家的地位嗎？這種問題，你難道沒有靠得住的指導嗎？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 滔佛，我實在不知道宗教究竟是什麼東西。

郝 你這話怎麼講？

娜 我只知道我進教的時候我們的牧師對我怎麼說。他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等我離了此地，一個人慢慢地去想想看。我要看看那牧師說的話是不是真的；至少我總

得看看他的話我自己身上是不是真的。

郝 我從來不曾聽過一個年輕婦人會說這種話！宗教不能引你向善，我且提醒你的良心——你總該有一點道德觀念？難道你連這個都沒有嗎？

娜 滔佛，這話不容易回答。這些事我真不懂得。我只知道我的意見和你全不相同。我聽說國家的法律同我心裏想的全不相同；但我總覺得那些法律是不對的。法律說一個婦人不該免了他臨死的父親煩惱，也不該救他丈夫的性命。這種法律我不相信。

郝 你說話真像小孩子。你不懂得你現在住的是一種什麼世界。

娜 我真不懂得。但是我要去學習學習。我要看看究竟還是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

郝 娜拉，你病了；你說的都是害熱病的話。我幾乎當你有點瘋了。

娜 我一生從來不會有今夜這種明白清爽。

郝 你難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把你的丈夫兒女都丟了？

娜 正是。

郝 這樣看來，只有一個解說。

娜 什麼解說？

郝 你如今不愛我了。

娜 一點都不錯。

郝 娜拉，你當真肯說這話嗎？

娜 我說這話，滔佛，我心裏也不好過，因為你待我很好，但我也

不能不說。我如今不愛你了。

郝 (勉強鎮住自己) 這也是你明白清楚的話嗎？

娜 是的，非常明白，非常清楚。因為如此，所以我不能再住在你

這裏。

郝 你可以告訴我，爲了什麼事你不愛我了？

娜 可以。就是今晚，我盼望一件「奇事」出現，却沒有出現；我纔

知道你不是我這幾年來理想中的你。

郝 這話我不懂。

娜 我眼巴巴的望了八年，我也知道那種「奇事」不是天天有

的。後來這件禍事發生；我心裏想那件奇事不能不出現了。當

「柯樂克的信還在那信箱裏的時候，我萬想不到你會遵依他要求的條件。我以為你一定會對他說：『你儘管發表這事』發表之後……」

郝 發表之後，我把妻子的名譽體面一齊丟了，又怎樣呢？

娜 發表之後，我以為你一定會挺身而出，把一切罪名都擔在

你自己身上，說『這事是我做的』

郝 娜拉！

娜 你的意思以為我一定不肯讓你爲了我犧牲自己嗎？我

自然不肯。但是我說的話那有你的話能使人相信——這就

是我又巴望又害怕的「奇事」，因為我想阻住他，所以我自己

去尋死。

郝 我日夜替你做，忍窮忍苦，我都願意。但是世上沒有一個

男子肯爲了他所愛的婦人犧牲自己的名譽。

娜 幾十萬的婦人都肯爲了他們的情人犧牲名譽。

郝 你所想的所說的都像一個蠢孩子。

娜 你所想的所說的也不像我願意嫁的男子。後來你的驚嚇

過去了，——你害怕的，並不是爲我，全是爲你自己，——後來

事體完結了，你自己一方面還只當沒有這回事。我仍舊是你
的小雀兒，你的頑意兒，仍舊那樣不中用，要你加倍的保護。

——(站起來)—— 滔佛，就在這時候，我忽然大覺大悟，這八
年原來只是同一個陌生人住在這裏，替他生了三個小孩子。

——唉，我想起來真難過！我恨不得把自己扯得粉碎！

郝 (帶悲容)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們兩人中間今隔開了

一條無底的界河。娜拉，這條界河還可以填得滿嗎？

娜 現在的我已不是你的妻子了。

郝 我還可以做一個完全改變的人。

娜 只要把你的「頑意兒」去了，你或者可以改變。

郝 當真和你分開嗎？不行，娜拉，我不懂你這個意思。

娜 (從右邊出去) 你不懂，我們更該分開。(他又回來，拿着大
衣，帽子，一個小包裏，都放在桌邊椅子上。)

郝 娜拉，娜拉，現在不要去，等到明天罷。

娜 (穿上大衣) 我不能在陌生人房裏過夜。

郝 我們不可以當哥哥妹子那樣住下去嗎？

娜 (戴上帽子) 你知道那樣辦法是不會長久的。(披上圍巾)

滔佛，再會了。我也不去看小孩子們了。我知道有比我好的人
照管他們。我現在這個樣子，他們也用不着我了。

郝 將來總有一天，娜拉，我們……

娜 那個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將來如何。

郝 無論怎樣，你還是我的妻子。

娜 你聽我說。我聽人說一個婦人像我這樣離開他丈夫的家，
他丈夫對他完全可以完全不管了。無論那話確不確，我把你對於
我的一切責任一齊取消。我對你，你對我，如今全不相干。兩邊
都有完全自由。拿去，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還我。

郝 連那個都要嗎？

娜 也要。

郝 拿去。

娜 好的。現在什麼事都完了。我把這些鑰匙都放在這裏。這屋
裏的事，這些女人比我還熟的多。明天我動身之後，姬姆會來
拿我從家裏帶來的那些東西。我要他隨後寄來。

郝 都完了！都完了！——娜拉，你還會想着我嗎？

娜 我知道我總要常常想着你，和小孩子們，和這所房子。

郝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娜 千萬不要寫。
 郝 至少我可以寄點……
 娜 什麼都不要。
 郝 你如果到了困難的日子，可以讓我幫襯你一點。
 娜 不要。我不能受陌生人的幫襯。
 郝 難道我於你只不過是一個陌生人嗎？
 娜 （提了包裹）沼佛，那須要等『奇事中的奇事』發生。
 郝 你告訴我什麼叫做『奇事中的奇事』？
 娜 你和我都要改變到……沼佛，我如今不信世上真有『奇事』出現了。
 郝 你不信，我却要信。你告訴我，我們應該變到怎樣？
 娜 須要變到那步田地，要使我们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會了。（他從外廳上走出去了。）
 郝 （倒在門邊一張椅子上坐下，雙手蒙着臉。）娜拉，娜拉！（抬頭四望，站起來。）沒有人了，他去了！（忽起作希望之心。）『奇事中的奇事』

娜 拉

（外面大門關閉的聲音）

大 版
英漢雙解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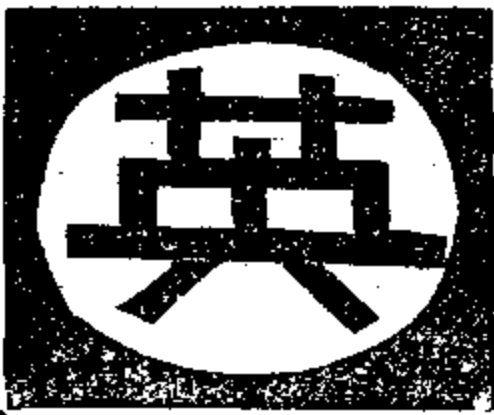
三版出書

是書大版者缺書甚久只有小版發行
現將大版者重新裝印較前更為精美

特製大版 定價三元

上 海
羣 益 書 社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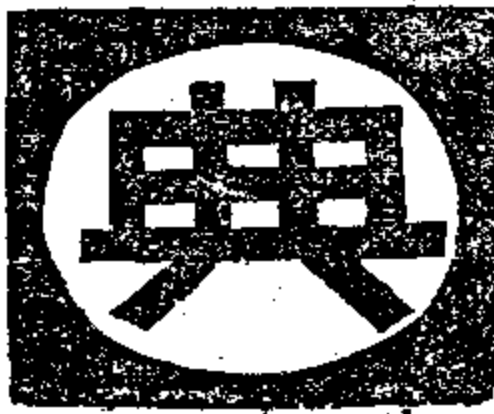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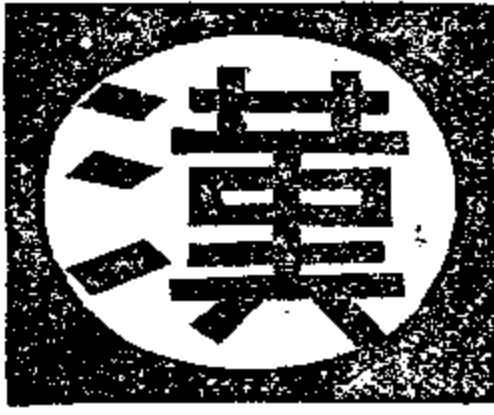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羣益
書社

內容特色

- (1) 於每詞之下註(名)P(動)V(代)R(助)S(動)(植)(礦)(醫)等字記號清晰一見瞭然
- (2) 一字有數解者以(一)(二)(三)等號別之使之釐然不生混誤
- (3) 初學每苦於發音本書於每字上除載區分字音符號外其尤難發音者更以別音釋之附加圓形括弧尤為明白易曉
- (4) 凡名詞以加 *the* *ness* 形容詞加 *ive* *the* 副詞加 *ly* 等而成者即附於其原字之下既不空占篇幅復易知其字源



皮裝定價二元
綢裝一元五角

內容特色

- (5) 凡實物名詞為我國未曾經見之物或西洋古代之物僅以言詞尚不能表明者即示以圖圖皆製用極精彫版與實物原形全無差異且多至數百幅
- (6) 凡語尾有變化之動詞形容詞及不規則動詞既依次列入原字下復於書後編列詳表以便檢查
- (7) 熟語專用語搜羅極詳且用粗體斜體兩種字體印出以醒眉目
- (8) 凡名詞不能以單簡語句表明者於譯名之後更詳為註釋且以方形弧括之俾與正文有別
- (9) 譯名雖力求正確但我國方言不一吻合甚難凡遇歐美人名地名均附英文以期明瞭
- (10) 詞典以攜帶輕便為最要故字形宜小行列宜多頁數宜少冊本宜薄本書則兼而有之

國民之敵

An Enemy of the People

易卜生既著「羣鬼」(一八八二)那威社會，以劇中所發揮之問題，涉及猥褻，過於逼真，起大反動。易卜生固預知其劇必為所謂道德之社會所不容，而未虞反動風潮若是之激烈也。那威論壇驟然，敢毅然辯護之者，惟有勃爾生 Bjørnstjerne 一人而已。易卜生乃起草「國民之敵」辯護前劇，謂多數贊助未必果為是，個人孤立，未必果為非。真理不以從者之多寡而決也。其嘲諷反對者，至極苛酷。劇中之斯鐸曼醫士，不必果為易卜生自擬，而其他角色，若市長，若新聞記者，若會場之聽衆，正所以刺擊一般無識之大多數，終日會追隨於少數先覺者之後，而只能瞭望永莫能及之也。

此劇問題淺顯，語氣於刻薄之中，雜以諛諧，世人觀之咸自以為先覺之少數，受大歡迎。出版後(一八八二)無幾何時，即遍演於北歐之半島。今之譯文本英夏普 Dr. Magnusson Sharp 之譯本，以德蘭格 Wilhelm Lange 之德文譯本為攻證。陶履恭。

國民之敵

劇中人

斯鐸曼脫瑪醫生 Dr. Thomas Stockman 市立浴場之

醫官

斯鐸曼夫人 醫士之妻(名加賽林)

裴特洛 Petra 其女充教員

愛立甫 Eirik 年十三歲 皆其子也

胃登 Morten 年十歲

斯鐸曼彼得市長 Peter Stockman 醫士之兄。充市長，警

察長，浴場董事會會長及其他諸職。

柯以爾胃登 Morten Kili 業鞣皮者。斯鐸曼夫人之養父。

霍士達 Høstald (民鐸報之主筆)

畢陵 Billing 民鐸報之副主筆

何斯特船長 Captain Høsteter

何拉克森 Aalaaeg 印刷所主人。此外有景况不同職業不

同之男女。學校兒童一隊——集會之聽衆。扮劇在南那威

海濱之小市。

第一幕

室中陳設單簡而靜潔。右壁有門二較遠之門通外廳，近門通醫士之書齋。左壁之門與通外廳相對之門相對者，通家中之各室。火爐立於左壁之中央。更前設橫臥之長椅，懸鏡於其壁上，設橢圓之棹於其前。上設有幕燈，方燃著。室後門開，直通餐室。餐室上有燈。畢陵適當餐台而坐，頸下插入飯單。Napkin 斯鐸曼夫人傍棹而立，適以炙牛肉一大盤遞與畢陵。其他諸座皆空。餐臺上杯盤狼藉，顯為食事纒完之狀。

斯鐸曼夫人 畢陵先生，你看，你要晚來一點鐘，你就只有冷肉可吃了。

畢陵(適用食) 謝謝你，這非常之好，異常之好。

斯鐸曼夫人 我的丈夫向來規定吃飯要有一定時刻，你知道畢陵 這毫不與我相干。我想我要是獨自坐下用飯，無人攪我，我倒能吃的更甜美。

斯鐸曼夫人 亦好，只要是你吃的甜美——(轉向廳門作聽狀) 我想霍士達先生亦來。

畢陵 狠像。

(斯鐸曼市長入着外套及禮帽，手持一杖。)

斯鐸曼市長 晚間安好，加賽林。

斯鐸曼夫人(來至會客室) 啊，晚間好，原來是你麼。你來看我們你真好！

斯鐸曼市長 我恰巧過這裏，所以——(向餐室內瞭望) 啊，這裏原來請有客。

斯鐸曼夫人(稍覺跼促狀) 哎，不是，他本來是偶然來的。(忽迫狀) 請你亦進來用一點飯，怎麼樣？

斯鐸曼市長 我！不要我謝謝。哎呀！晚間還有作成的熱肉，我的消化力可不成。

斯鐸曼夫人 不過偶爾吃一次

斯鐸曼市長 不吃，不吃，我的夫人。我是牢不可破的。要吃茶麵包和牛奶油。長久起來，這個最有益衛生——並且亦較為經濟。

斯鐸曼夫人(微笑) 你不要拿脫瑪同我却當作胡亂花錢的。

斯鐸曼市長 你不是我絕不至於想你是這樣。(指醫士之書齋) 他不在家麼？

斯鐸曼夫人 不在他晚飯後出去轉一轉——他同小孩子們。

斯鐸曼市長 我不信這是應當作的正經事（作聽狀）我彷彿像聽見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斯是曼夫人 不是，我想不是他。（有敲門聲）進來！（霍士達自外廳入）

霍士達 先生，原來是你。西禮：凡客人入室之先，皆須扣門，恐室中有人作秘譚也。室內之人，聞扣門聽，輒應之曰進來。

霍士達 是我，我望你恕我，因為我在印刷所有所耽延。市長先生晚安。

斯鐸曼市長（點首微疎遠狀） 爾晚安，你當然是為公事來的。

霍士達 一半是為公事。是關於報上的一篇論說。

斯鐸曼市長 我猜想對了。我聽說我的兄弟常通信給（民鐸報）

霍士達 是的，他是真好，每逢有真理當說事的時候，他就登在民鐸報上。

斯鐸曼夫人（向霍士達） 你不願——（指餐室）

斯鐸曼市長 誠然，誠然，他是作文章的，專向他可以得最現成同情的那一方面去說話，我是一點亦不責備他的。霍士達先生，況且我個人並沒有什麼緣故對於你的報紙生什麼惡感。

霍士達 你的話一點不錯。

斯鐸曼市長 論到一事，同時更論一事，這城裏有一種寬容大量的好精神——真是可以稱讚的都市精神。這都是因為我們有公共之利害關係，聯絡我們——這種利害關係，凡心正的市民都要有的。

霍士達 浴場事，是的。

斯鐸曼市長 正是，我們新設的精緻華美的浴場。霍士達先生，記着我的話，浴場要成了我們都市生活之中心點，毫無可疑的。

斯鐸曼夫人 這正是脫瑪所說的。

斯鐸曼市長 想一想這個地方一兩年之內，發達的怎樣可驚！金錢源源而來，這城裏亦有活氣了，亦有生意了。房屋同田地的產業價值天天見漲。

霍士達 並且無業遊民亦漸見少。

斯鐸曼市長 是的，這另是一樁事。大家爲救濟貧民納稅的負擔，已經減輕，可以叫有財產的一款人大舒泰。我們今年要可以得一個真好的夏天，可以更加舒泰。許多遊客及——若干的病人可以把浴場的名聲宣揚出去。

霍士達 我聽說這是頗有希望的。

斯鐸曼市長 很像有望的。我們每天已經收到來信，問租房子等等的事情。

霍士達 好極，醫士的論說來的亦正合式。

斯鐸曼市長 他近來正寫了什麼？

霍士達 這是他冬天時候寫的，讚獎這個浴場——述說衛生狀況的美備。但是我暫時押住這篇論說，未曾登出。

斯鐸曼市長 啊——稍爲有點難處？

霍士達 不是一點亦不是。我想最好是等到春天。因爲正當這個時節，一般人纔誠心的想起夏天住居的地方。

斯鐸曼市長 誠然，霍士達先生，你是一點不錯。

霍士達 是的，論到浴場這個問題，脫瑪是真不辭勞苦的。

斯鐸曼市長 然而要記着他是浴場的醫官。

霍士達 是的，況且浴場今天可以存在，亦是全仗着他。

斯鐸曼市長 仗着他。真的！我亦誠然常聽見有些人這樣講。然而我要說明，我對於這樁企業，亦有微末的一份。

斯鐸曼夫人 是的，脫瑪常這樣說。

霍士達 斯鐸曼先生，但是誰又不信？你創起這件事，把他作成一樁當辦的事業，我們都知道的。我只說這件事的理想，是醫士先有的。

斯鐸曼市長 啊，理想麼，是的！我的兄弟這一生，理想真多——是不幸的。然而論到把理想作成可以實行的狀態，一定要找一個別樣氣質的人。霍士達先生，我一定想到只在這所房子——

斯鐸曼夫人 然而彼得——

霍士達 你怎麼能這樣想？

斯鐸曼夫人（指向餐室） 霍士達先生，你不願走進用點東西麼？我的丈夫是一定就要回來的。

霍士達 謝謝，或者吃一點點（走入餐室）

斯鐸曼市長(微低其音) 這般下等社會之子弟，永遠不能脫去這種粗魯的氣習，真是奇怪的。

斯鐸曼夫人 這那裏值得發勞騷！你豈不能與脫瑪同分此功，如兄弟一般？

斯鐸曼市長 我本應該這樣想，然而有些人有一份功，像還不知足的。

斯鐸曼夫人 誰又是這樣瞎說！你同脫瑪相處極和美。(作聽狀) 啊，我想他纔回來。(外出開通至外廳之門)

斯鐸曼醫士(在外廳笑話) 加賽林，你看，這又有一位朋友來，豈不歡樂麼！何斯特船長，請進，把外套掛在釘上。啊，你不穿外套。加賽林，我在街上遇見他，苦邀他都不肯來！

(何斯特船長入室，與斯鐸曼夫人寒暄，斯鐸曼醫士繼入)

斯鐸曼醫士(在門側) 孩子們，進來，他們又餓得利害了。

何斯特船長，過來，你一定要吃塊牛肉。(推何斯特入餐室，愛立甫與胃登隨之入)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但是你豈未曾看見？

斯鐸曼醫士(在戶間旋轉其身) 啊，彼得原來是你(與

之握手) 這真可歡喜。

斯鐸曼市長 可惜我等一會兒必然得走！

斯鐸曼醫士 瞎說！就要配一點噴區酒喝。加賽林，你未曾忘記了酒麼？(噴區酒乃威士忌白蘭地等酒與沸水蘇打水等相配合之飲料)

斯鐸曼夫人 自然未曾忘記，現在水正沸着。(走入餐室)

斯鐸曼市長 又是噴區！

斯鐸曼醫士 是的，坐下我們舒泰的飲他。

斯鐸曼市長 謝謝，我向來不好晚間聚飲。

斯鐸曼醫士 然而這不是晚間聚飲。

斯鐸曼市長 我覺得——(向餐室內望) 他們居然能把所有的食物吃盡，真是奇怪。

斯鐸曼醫士(兩手相磨擦) 是的，看年輕的吃飯，豈不多好看？你看他們永遠有好食量，那是當然的。要許多的食物！又以便身體強健。彼得，他們就是那般攪起醜態將來的人

斯鐸曼市長 請問你他們在這裏又有什麼如你所說可攪起的呢？

斯鐸曼醫生 啊，你要問這青年人——等到時候來了時節。

我們當然是看不見的。這亦是常理，兩個老頑固，如同你我——

斯鐸曼市長 老頑固！真的麼？這真是極奇怪的說法——

斯鐸曼醫生 啊，彼得，你不要太按字眼講。你看我心裏異

常的快活，又且知足。我想可以在這些漸發育膨脹的生命之中，心裏，可以算作特別的大幸事。活在現在，真是好時節！就好像一完全嶄新的世界，新造成在我的周圍一般。

斯鐸曼市長 你真是這樣想麼？

斯鐸曼醫生 啊，你自然是不能像我那樣熱心的賞識。你這一生生活，那是在這個環境，你的眼光，都變成遲鈍了。然而我這些年，困在北方那小隅裏，一個生人可以攜帶點新理想的，差不多都未曾看見過——論到我，這個結果，就如同我剛到了熱鬧都會之中心一般。

斯鐸曼市長 哎，一個都會——

斯鐸曼醫生 他知道，我知道，這個地方較比傍的地方，已算是狹窄福小了。然而這地方有活氣——有希望——有許多事情可以去做，可以爲他奮鬥，這是頂重要的。(高聲呼)加賽

林郵差還未曾來麼？

斯鐸曼夫人(自餐室)不會。

斯鐸曼醫生 彼得，並且生活頗舒泰！人要是受飢寒，如同我們以前，就知道這個是可寶貴的。

斯鐸曼市長 但是——

斯鐸曼醫生 我實在可以告訴你我們在北方常有時非常窘迫。現在生計似極闊綽！即如今天我們午飯有炙烤牛肉，並且晚飯亦有。你不進來吃一點麼？你就不吃，我亦可以請你來看來——

斯鐸曼市長 用不着，用不着，我請你——

斯鐸曼醫生 但是只進來一下子。你看見了麼？我們這置有台布呢？

斯鐸曼市長 是的，我看見了。

斯鐸曼醫生 我們並且有一個燈罩。你看見了麼？這都是加賽林所省出來的！使這屋裏這樣的舒泰。你想是不是？你試在這裏站一會兒——不是，不是，不在這裏——在這裏是的，你看這光色輝映，我想極好看，是不是？

斯鐸曼市長 哎，你要是能夠供給這樣的浮費——

斯鐸曼醫士 是的，我現在可以購辦了。加養林告訴我，現在所賺的，差不多同我們花費一般多。

斯鐸曼市長 差不多——嗎？

斯鐸曼醫士 然而一個科學家的生活，總要擺一點架子。我敢說一個普通的官吏，每年的用度，比我用的還多。

斯鐸曼市長 這倒很像的，一個官吏——一個人占收入極好的位置——

斯鐸曼醫士 爾好，我們只說普通的商人，他的用度要二
三倍於——

斯鐸曼市長 這亦看他景況。

斯鐸曼醫士 總之，我可以說我不妄費錢財。然而我心裏，又實在不能叫我去掉款待我的朋友們的娛樂。你知道的，我必要這種事。我活了好久，這種事一概都沒有；我同這般青年熱心懷大志的，心懷活動開放的，在一道，於我的生命，是萬不可少。這種話就可以形容那些在那裏用晚飯的人。我願意你曉得霍士達更清楚些——

斯鐸曼市長 我倒想起，霍士達適纔告訴我，他又登一篇你所作的文章。

斯鐸曼醫士 我所作的文章？

斯鐸曼市長 是的，是論浴場的，你在冬天作的一篇。

斯鐸曼醫士 哎，那一篇不成，現在我還不願意登出來。

斯鐸曼市長 爲什麼不願意？我想這正是機會最好的時候。

斯鐸曼醫士 是的，很像最好的——在普通的情形（在室中步行）

斯鐸曼市長（以目注視其行動） 然則現在的情形豈有什麼不普通非常的麼？

斯鐸曼醫士（止步靜立） 彼得，實在告你，現在尙不能說——無論如何，今晚不能。現在的情形或者有非常的——或者亦毫無非常的。這或者只是我的想像。

斯鐸曼市長 這話實是非常的迷惑。難得會有什麼事，不使我知麼？我早該想到我當浴場董事會會長——

斯鐸曼醫士 我亦早該想，我——哎，我們不要出激烈語，

互相攻訐，彼得。

斯鐸曼市長 斷然不是！我向來不慣惡語傷人。如你所說的。然而我有權可以竭力請你，凡有商量計畫的事，全應該按公舉辦，經過正式的手續，並且由法定的諸官長管理。我不能讓人在我背後，用曲折的法子。

斯鐸曼醫士 我豈曾在你背後用過曲折的法子！

斯鐸曼市長 總而言之，你生就成的脾氣，是固執已見。這一個就是在一個秩序安寧的社會，亦是一樣的不能容的。個人是當然無疑的要服從在社會之下，——或者更精確的說法，就是服從那些管理社會安寧秩序的官長罷了。

斯鐸曼醫士 或者是的。然而這些話究竟與我何干？

斯鐸曼市長 吾可愛之脫瑪，這正是你永像不願意知道的。記着我的話，將來必有一日——早晚之間——你必要受這個。現在我已經告訴你，再見罷。

斯鐸曼醫士 你豈是神經錯亂了麼？你全想錯路了。

斯鐸曼市長 我不常想錯。你現在想我，我要——（高聲向餐室呼）加賽林再見。諸位先生再見。（外出）

斯鐸曼夫人（自餐室出） 他已走了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並且發了這樣大氣。

斯鐸曼夫人 脫瑪，吾愛，你又怎麼樣對他了？

斯鐸曼醫士 什麼亦沒有。無論如何，他不能強迫我叫我
不等正當時節，就作報告。

斯鐸曼夫人 你有什麼要報告給他？

斯鐸曼醫士 哼！加賽林你不要管——郵差，不來，真是奇
怪事。

（霍士達舉陵及何斯特起席，來至會客室。愛立甫與胃登
隨之入。）

舉陵（伸其臂作滿足狀） 啊！吃了這樣一頓飯後，覺得像
一個新人了。

霍士達 原來市長今晚的脾氣，不甚好的。

斯鐸曼醫士 這是他的胃；他的消化力極壞。

霍士達 我倒想是我們兩個民鐸報館的他不能消化。

斯鐸曼夫人 我以先想你們已經和解好了。

霍士達 是的，然而不過是一種的臨時休戰罷了。

畢陵 止於此。那兩個字（休戰）可以算總括現在的狀況。
斯鐸曼醫士 我們要記得彼得是一個舉目無親的人，可憐的人。家庭中的幸福，他是一概沒有。除了理不完的事情之外，什麼都沒有。並且他所飲的那淡無味茶！孩子們，把椅子放在棹前。加賽林我們不可以喝噴區麼？

斯鐸曼夫人（適進入餐室） 我正來拿。

斯鐸曼醫士 何斯特船長坐在我旁邊的長榻上。我們真稀罕見你——朋友們請坐。（衆人咸坐棹前，斯鐸曼夫人持一盤，盤上有火酒燈，玻璃杯，瓶等等。）

斯鐸曼夫人 來了！這是阿拉克酒，Attack 這是羅木酒，這是白蘭地酒，衆位請自用罷。

斯鐸曼醫士（手取一杯） 我們自用。（衆人各自混食各酒，製成噴區。）我們還要雪茄煙。愛立甫，你知道烟盒在什麼地方。冒登，你可以去取我的烟斗。（兩兒入右側之室）我疑惑愛立甫常不斷的藏起一兩枝雪茄！但是我不曾注意這個。（高聲呼）冒登還有我的小帽子。加賽林你可以告訴他，我放在那裏什麼地方。啊，他已經找到了。（兩兒將諸物取出）朋友們，我是永用烟

斗你們是知道的。這烟斗伴着我在北方經過了許多險惡的風雲了。（與衆人碰杯祝福）諸位的好福氣啊！坐在這裏溫暖舒泰是真好。

斯鐸曼夫人（坐而製編物） 何斯特船長你快開船了麼？

何斯特 大約下禮拜就要出海了。

斯鐸曼夫人 我想你要到美國去。

何斯特 是的，這正是我的計畫。

斯鐸曼夫人 那麼，你就不能參預這次大選舉了。

何斯特 將要有一次大選舉麼？

畢陵 你還不知道麼？

何斯特 不知道，我不預聞這種事情的。

畢陵 但是你對於國家大事，沒有趣味麼？

何斯特 沒有趣味，我對於政治，一概茫然。

畢陵 就是果然，凡人無論如何，皆當投票。

何斯特 雖然那個人對於諸事毫無所知？

畢陵 無所知？這話是甚麼意思？社會好似一隻船，凡人

皆當豫備去拿舵的。

何斯特 在陸地上這種事或者可行得，要是在船上，這就不能行。

霍士達 許多的常航海的，對於陸地上的事，漠然不關心，實是可吃驚。

畢陵 非常之奇怪。

斯鐸曼醫士 常航海的，就如同來去有一定時期的鳥一般。他們無論走到那個緯度上，都如同在家裏一般。霍士達，這正是我們更熱心的另外的原因。明天的「民鐸報」有什麼於公眾有關係的事情？

霍士達 沒有關於市政的事。但是我想要後天登載你的論說——

斯鐸曼醫士 啊，我的論說不可以，你要稍等一等。

霍士達 真的麼？我們正有一塊合式的空白地方，並且我想這正是好機會好的時候。

斯鐸曼醫士 是的，是的，你或者是對的，然而亦是要等幾天。我以後再告訴你緣故。

(表特洛自外廳入，戴帽，着外套，臂間挾有練習課本一束)

表特洛 晚安。

斯鐸曼醫士 表特洛，晚安？你完了麼？(互相之周旋，表特洛脫去衣帽等，置之近門之椅上)

表特洛 我在外邊勞得不堪，你們在這裏安坐着，自己享福啊！

斯鐸曼醫士 來，你亦享點清福！

畢陵 我為你配合一杯酒如何？

表特洛(來至棹前) 謝謝，我情願自己弄，你做的向來太濃烈。父親，我倒忘記了——我這裏有你的一封信。(至其所置衣物之椅前)

斯鐸曼醫士 一封信，誰寄來的？

表特洛 (尋其衣裝)我纔出去的時候，郵差交給我的——

斯鐸曼醫士(起立至表特洛前) 但是你現在纔交給——

表特洛 我那時實在沒有工夫再回來，在這裏了！

斯鐸曼醫士(急攫取此信) 女兒，讓我看，讓我看(觀察發信者之住址)是了，不錯的！

斯鐸曼夫人 脫瑪，這就是你這樣焦急盼望的那一封信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我現必要到我的屋裏去，並且——加賽林那裏有燈？我屋裏又沒有點燈麼？

斯鐸曼夫人 點着了，已經在你書桌上點好了。

斯鐸曼醫士 好好，請恕這一會兒。（入其書齋）

裴特洛 母親，你猜想這是什麼？

斯鐸曼夫人 我不曉得。近一兩天來，他永遠問郵夫來了沒有。

畢陵 或者鄉下的病人。

裴特洛 可憐的老父親——他又耍過勞了。（配合諸酒）

啊，這個味道好！

霍士達 今天你又在夜班裏教功課了麼？

裴特洛（自其杯吮吸其酒） 兩小時。

畢陵 早晨還有四小時——

裴特洛 五小時。

斯鐸曼夫人 你那裏還有課本要修改。

裴特洛 是的，一大堆。

何斯特 我覺得你的事亦很忙。

裴特洛 是的，這個很好。勞動之後，人倦的頗快樂的。

畢陵 你歡喜這個麼？

裴特洛 歡喜，因為睡的極酣暢。

胃登 裴特洛，你定然是有許多罪孽的。

裴特洛 罪孽？

胃登 是的，因為你作事太多。雷克牧師說過，勞動就是罰我們的罪孽。

愛立甫 呸，你居然信這個，真個糊塗呆子！

斯鐸曼夫人 愛立甫，不要說，不要說，

畢陵（笑） 這妙極。

霍士達 胃登，你不願像那樣的勞苦的工作麼？

胃登 不願，實在不願。

霍士達 然則你想要作什麼呢？

胃登 我願意作一海盜。

愛立甫 若是如此，你必然是一個不信教的野蠻。

胃登 嚇，我可以作成一個不信教的野人，不可以麼？

畢陵 胃登，我贊成你！這正是我的意念。

斯鐸曼夫人(以手與之作勢) 畢陵先生，我想這定然不是的。

畢陵 是的，誠然不錯的。我是一個不信教的，並且我以此自豪。你等着瞧，不久我們全要變成不信教的了。

胃登 並且我們可以爲所欲爲了？

畢陵 是的，胃登你想——

斯鐸曼夫人 孩子們，你們現在應該回屋子了。你一定要預備明天的功課。

愛立甫 我願意再稍留一會兒。

斯鐸曼夫人 不可以去！你們兩個。(兩兒祝晚安，遂入左方之室內。)

霍士達 你真以爲小孩子們聽了這些話，於他們有害麼？

斯鐸曼夫人 我不知道，然而我不歡喜這個。

裴特洛 然而母親你是太過慮了。

斯鐸曼夫人 或者是的，但是我不歡喜這個，無論如何，不

能在我們家裏。

裴特洛 是的，在家裏，在學校，都是有虛偽的。在家裏，人不可以談話。在學校裏，我們又要騙哄學生。

何斯特 你要哄騙？

裴特洛 是的，你不信，我們得要教小孩子許多我們所不信的麼？

畢陵 這是毫無所疑。

裴特洛 我自己要是有款子，我一定要自己立一個學校，辦法完全不同。

畢陵 哎，又什麼款子！

何斯特 斯鐸曼小姐，你要是真誠這樣想作，我情願預備出一間大教室來。我的父親死後遺下一所老式的大房子，現在還空着。樓下有一間大餐室——

裴特洛(笑) 多謝你，但是我恐怕什麼亦弄不成。

霍士達 不然，我想着裴特洛小姐很像要造就成報章主筆……我忽然想到你應許給我翻譯的那篇英文小說，已經讀完了麼！

裴特洛 沒有，還沒有讀完。然而不久就可以給你。

(斯鐸曼醫士自其室出，手持展開之信。)

斯鐸曼醫士(手搖其信) 我這裏有點可以驚動全城的。

這是點新聞!

畢陵 一點新聞?

斯鐸曼夫人 是什麼?

斯鐸曼醫士 加賽林一個新發見。

霍士達 真的麼?

斯鐸曼夫人 你的新發見麼?

斯鐸曼醫士 我的新發見。(徘徊室內)讓他們還像往常

的說，這都是我的幻想，瘋子的奇念!但是他們這一次要留心，哈

哈，他們這一次要留心!

裴特洛 爸爸，到底是什麼呢?

斯鐸曼醫士 你稍等一會兒，你就都可以知道了。真可惜

我的哥哥不在這裏!這足可以看出來，我們常發議論，而究其實，

我們盲目如同田鼠。

霍士達 醫士，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國民之敵

斯鐸曼醫士(靜立於棹旁) 一般人的見解，豈不是以為

我們的城是一個合於衛生之所?

霍士達 自然一定的。

斯鐸曼醫士 一個非常合於健康的，實在的!一個

地方可以竭力的熱心的推薦給久病的人，或者偶病的人。

斯鐸曼夫人 是的，但是脫瑪吾愛——

斯鐸曼醫士 並且我們常推薦他，誇獎他——我在「民

鐸報」在小冊子上，寫了又寫的——

霍士達 啊，又怎麼樣呢?

斯鐸曼醫士 並且這個浴場——我們贊他是我們都市

的神經的中樞，又是生命的經脈，還有什麼——

畢陵 有一次重要的論說，我曾說他是我們全城的(顫

動的心)——

斯鐸曼醫士 不錯的，但是你亦知道實際上這浴場是什

麼。這人人誇贊的壯麗的好浴場，費了這樣多錢——你知道是

什麼?

霍士達 是什麼?

五八五

斯鐸曼夫人 究竟是什麼？

斯鐸曼醫士 全浴場都是個傳染病的地方！

裴特洛 父親，浴場麼？

斯鐸曼夫人(同時) 我們的浴場！

霍士達 醫士，然而——

畢陵 萬不至於如此！

斯鐸曼醫士 我告訴你，全浴場是一個毒透了基地，於公衆衛生，危險至於極點！山上的那些醜態腐臭都傳染到水管裏的水，引到蓄水池來。並且這種毒壞的醜東西又要濺到陸地上來——

何斯特 就是浴場所在的地方？

斯鐸曼醫士 正是那裏。

霍士達 醫士，你怎麼會知道的這樣的確？

斯鐸曼醫士 我曾極謹慎的調查過這件事。好久以前，我就疑惑過有這種事情。舊年我們這裏有過幾個遊客，有極奇怪的病——腸熱症呀——胃熱症呀——

斯鐸曼夫人 是的，那是不錯的。

斯鐸曼醫士 那個時節，我們搗度，必是遊客未來之先傳染上的。然而以後在冬天，我的見解變了。我於是乎費盡心思起首試那水。

斯鐸曼夫人 哎，這就是你這樣忙的緣故？

斯鐸曼醫士(微笑) 加賽林，你說的不錯。然而我這裏科學用的儀器，一點都沒有。所以我送了飲的水和海水的樣子到大學裏，請化學師作一個精細的分析。

霍士達 你得到了麼？

斯鐸曼醫士(以信示之) 在這裏！這個證明水裏有腐壞的有機體！無數的小微生物。用這種水沐浴或作飲料，是危險萬狀。

斯鐸曼夫人 你現在的發見，還不算晚，真是萬幸。

斯鐸曼醫士 可不是麼。

霍士達 醫士，你現在打算怎麼樣辦？

斯鐸曼醫士 自然我們要把他整頓好了。

霍士達 可以辦得到麼？

斯鐸曼醫士 一定要辦。如若不然，浴場就全無用，全白費

了。然而我們用不着怕，這個應該得怎樣辦，我是看的極清楚的。

斯鐸曼夫人 你又爲什麼把這事弄的這樣秘密呢？

斯鐸曼醫士 你想我會沒有十全的證據，我就全城裏瞎說亂道麼？我不是這樣的呆子。

裴特洛 然而你應當告訴我們——

斯鐸曼醫士 一個人亦不用。然而明天你可以到老——

斯鐸曼夫人 脫瑪脫瑪！

斯鐸曼醫士 啊，到你公公那裏。他老人家一定要吃一大驚，他又要想我是發狂——我看見此外還有許多，亦這樣想。然而現在這些好人們看見——他們只要看——（盤旋室中，兩手相擦）加賽林城裏要起風波，但不能測出將來如何。所有的水管，全要重新裝置。

霍士達（起立） 所有的水管？

斯鐸曼醫士 自然的，元來安的太低窪，一定要把位置提高起來。

裴特洛 你本來是全不錯——

斯鐸曼醫士 啊，裴特洛，你記得，在這件事動手之先，我寫

過信反對諸種計畫。但是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肯聽我。我現在可要叫他們吃這苦藥了！我爲浴場董事會預備了一個報告。

我已寫好了一個禮拜，只因爲等着這個（示其信）現在立刻可以送去了。（入其室取書紙數頁歸）你們看！密行小字的四張化學師的這封信，亦放在他一起。加賽林給我一張紙，把他們包起來……好了，這就可以了……把這個給——給——（踏其足）——他名叫什麼？——給女僕，叫他立刻送到市長那裏去。

（斯鐸曼夫人持報告之包經過餐室外去）

裴特洛 父親，你想伯父要說什麼？

斯鐸曼醫士 他有什麼可說？我想他一定極歡喜，這樣重要的真像，可以把他暴露出來。

霍士達 你可以允我在「民報」上登一小段記事，述你的發見麼？

斯鐸曼醫士 我謝謝你。

霍士達 應該立刻叫社會上都知，是挺好的。

斯鐸曼醫士 實在的，實在的。

斯鐸曼夫人（已歸來） 他纔去送去。

畢陵 醫士，你真是這城裏的第一人！

斯鐸曼醫士(盤旋室口作快適狀) 瞎說實在說起來，我所作的，不過是我的本分。只是我無意中，發見出來，此外並沒有別的。況且——

畢陵 霍士達，你想這全城豈不應該為這回事情賀他一下？

霍士達 好意思讓我來鼓吹！

畢陵 我們今晚間可以組織一個幹事會，或者阿拉克森和你——和我——還有——

斯鐸曼醫士 好朋友們，這樣胡鬧——

霍士達 然而醫士為本鄉盡功——

斯鐸曼醫士 不是，不是，這些話我都聽不得……並且就是浴場董事會想要決議給我增加薪水，我亦是不受的。加賽林，你聽見了麼？我是決不受的。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你全對的。

裴特洛(舉其杯) 父親，你的健康！

霍士達

你的健康，醫士！你的健康！

畢陵

何斯特(與醫士之杯相觸) 我只盼望你的發見帶給你福氣。

斯鐸曼醫士 謝謝你，謝謝你，好朋友們！我心裏覺得極爽。一個人可以為他本城，為他的同胞們，作一種有益的事業，這真是一種好事情。可喜呀，加賽林！(以手繞其腰，携之旋轉，似跳舞狀。加賽林高聲笑號，力欲擺脫。衆人皆笑，鼓掌為醫士喝采。兩兒自門隙出首窺視諸人。)

第二幕

(布景——同前。餐室之戶閉。午前。斯鐸曼夫人手中持一絨印之信，自餐室踱進，至醫士書齋門前，窺入視室內。)

斯鐸曼夫人 脫瑪，你在屋裏麼？

斯鐸曼醫士(自其室內) 在，我纔進來。(出至室中)什麼事？

斯鐸曼夫人 你的哥哥來了一封信。(與以信)

斯鐸曼醫士 啊哈，等我來看。(展其信讀之)「今退還所

送來之稿」(更以低聲讀之)「——」

斯鐸曼夫人 他說什麼?

斯鐸曼醫士(置諸紙於袋中) 哎,他只說今天十二點前後,他自己要來。

斯鐸曼夫人 不要忘記,那時候要在家。

斯鐸曼醫士 不必耽心,早晨應該去的各家,已經都到過了。

斯鐸曼夫人 他對於這事怎麼樣,我真想知道。

斯鐸曼醫士 你看他一定不願意,這是我的發見,不是他自己找出來的。

斯鐸曼夫人 你不覺得有點怕麼?

斯鐸曼醫士 哎,他一定是狠歡喜的,但是——彼得是非常的怕他自己之外,別個人為本城裏作有益的事。

斯鐸曼夫人 脫瑪我說給你聽——你應該和氣待他,你要分給他這個好名譽,你不能就呼出來說原來是他指示你尋

覓——?

斯鐸曼醫士 我極願意,只要我可以把這樁事整理好!

別的都不要緊。

(柯以爾自外廳之門探首入內,周圍審視,若偵察狀,含笑。)

柯以爾(狡詰狀) 這——這是真的麼?

斯鐸曼夫人(走至門前) 父親是你呀!

斯鐸曼醫士 啊,柯以爾先生——早安,早安。

斯鐸曼夫人 請進來。

柯以爾 要若果是真的,我進來,若不是,我就走。

斯鐸曼醫士 真什麼事?

柯以爾 關於自來水的這段故事,真的麼?

斯鐸曼醫士 定然是真的,你怎麼會曉得麼?

柯以爾(賤進) 斐特洛到學校的時候進來——

斯鐸曼醫士 啊哈!

柯以爾 是的,他說……我想他是瞎說哄我,然而斐特洛

不像作這個事的。

斯鐸曼醫士 自然不會。

柯以爾 不是,不是,頂好是一個人亦不要信服,一個人常

有時被人要笑欺侮完了,還不自覺呢,然而這確是真的?

斯鐸曼醫士 是的確真的。請坐下。(扶之坐橫榻上)這豈不是我們城裏真幸福?

柯以爾(強抑其笑) 本城的幸福

斯鐸曼醫士 我的發見還不算晚

柯以爾(如前狀)是是是——然而我真想不到你會是這類人，舞弄你的親哥哥!

斯鐸曼醫士 舞弄!

斯鐸曼夫人 然而父親——

柯以爾(以其杖之柄支扶其手及額，對醫士示目，作狡黠狀) 啊，怎麼一段故事?一種動物，跑到水管裏去，是麼?

斯鐸曼醫士 是，微生物。

柯以爾 微——微生物……哼……賽特洛說有無數的——微生物進去了。數不過來的——

斯鐸曼醫士 不錯。

柯以爾 然而人都看不見他是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人都看不見的。

柯以爾(流露沉靜的微笑) 哼，這個故事妙極。真是我向

來沒有聽見過的?

斯鐸曼醫士 這是什麼意思?

柯以爾 但是你萬不能叫市長信這種事。

斯鐸曼醫士 我們且先看看。

柯以爾 你想他會是這樣一個呆子——

斯鐸曼醫士 我盼望全城都是這樣的呆子。

柯以爾 全城是的，這亦很好。這般人亦應該受這樣的教訓。他們覺得比我老年人聰明的多。他們把我排斥出地方議會。我告訴你，他們把我轟出來的。現在他們要受報應了。脫瑪你亦舞弄他們!

斯鐸曼醫士 我——

柯以爾 舞弄他們(起立)你要是可以將市長同他的一般朋友全騙住了，我立刻就拿出二百先朗來，專賑濟這般窮人。

斯鐸曼醫士 你這是很好的。

柯以爾 是的，我沒有什麼餘錢，可以隨便亂用，你是曉得的。但是你要是能夠這樣做，我等到耶穌降誕節的時候，捐一百先朗作賑濟。

(霍士達自廳門入)

霍士達 晨安(止步)咳，對不起——

斯鐸曼醫士 沒什麼，請進來。

柯以爾(又作含笑狀) 呀！亦在裏邊麼？

霍士達 什麼意思？

斯鐸曼醫士 他當然是在裏邊。

柯以爾 我早應該知道！這個一定要登在報上。脫瑪，你知道怎樣辦法！抖搜精神的作起來，我現在要去了——

斯鐸曼醫士 不要再歇一會兒麼？

柯以爾 不要，我得走了。你要把這齣戲唱好了——開的

越熱鬧越好……你可千萬不要後悔……

(柯以爾退出，斯鐸曼夫人隨之出去至廳外。)

斯鐸曼醫士(笑) 你想想——這位老先生，這段故事

一點亦不信！

霍士達 咳，你說那件事！

斯鐸曼醫士 是的，你或者亦是爲這件事來的？

霍士達 不錯，你可以有一會兒功夫同我稍談麼？

斯鐸曼醫士 好朋友，隨便你，願意談多久都可以。

霍士達 市長已經簡復你了麼？

斯鐸曼醫士 還未有，他等一會兒就要來。

霍士達 我自從昨天晚間思想這事好久。

斯鐸曼醫士 怎麼樣？

霍士達 從你這醫生，科學家這方面看起來，自來水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我想你沒有理會這個要聯絡着許多別的事。

斯鐸曼醫士 是的，怎麼——先生，請坐下談……不是，請

坐在這長榻上。(霍士達坐長榻上，斯鐸曼坐掉之他面之椅上)

啊，你以爲——？

霍士達 你昨天說水的腐壞，是因於於土裏的醃醃的東西。

斯鐸曼醫士 是的，原因於於山上那腐毒的卑污的地方，是無可疑的。

霍士達 醫士，你不要怪我駁你，我覺得這全由於別個卑污的地方。

斯鐸曼醫士 甚麼卑污的地方？

霍士達 就是我們全城的生命建在那裏壞在那裏的卑污的地方。

斯鐸曼醫士 霍士達先生，你說的這是怎麼話？

霍士達 這一城的所有的利益，都漸漸的入到一羣官僚的手裏去了。

斯鐸曼醫士 他們並不都是官吏。

霍士達 他們不是官僚，亦是些官僚的朋友，和他們的黨。只有那般的有錢的人家，世家大族，總成一起，壟斷我們人民的利益。

斯鐸曼醫士 是的，然而他們究竟亦都是有才有識的人。

霍士達 他們原來安設自來水管的時候，他們顯他們的本事顯他們的智識了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那誠然是他們的大糊塗。但是現在可以整頓好了。

霍士達 你想這件事有這樣爽快麼？

斯鐸曼醫士 無論爽快不爽快——這是一定得辦。

霍士達 是的，假使報紙上鼓動起來。

斯鐸曼醫士 我想這恐怕用不着，我的哥哥一定——

霍士達 醫士恕我，然而我應該告訴你，我想要參與這件事。

斯鐸曼醫士 在民鐸報上？

霍士達 是的，我起初辦這「民鐸報」的時候，我的理想是打破這般老頑固的東西們把持一切勢力的這個圈子。

斯鐸曼醫士 但是你自己告訴過我，究竟結果怎麼樣：差不多要把報館關了門。

霍士達 那個時節沒有法子，我們只好把調子彈的低一點，停止攻訐。因為那個時節，那般章市政的要是倒了，設浴場的計畫，恐怕有完全失敗的危險。現在浴場，已經蓋好。這般大人先生們，可以請開了。

斯鐸曼醫士 請開，是的，然而我們應該多多的謝他們。

霍士達 那是要誠心誠意感謝的。然而像我這樣袒護民政思想的新聞記者，不能讓這樣的好機會溜過去。官僚無過的這種話，要把他打破。這種迷信，亦同別的迷信，一樣的不能存的。

斯鐸曼醫士 霍士達先生，論到這一點，我是完全表同意。如果是一種迷信，去掉他！

霍士達 我狠不高興把市長牽涉在裏頭，因為他是你的哥哥，然而我想你一定贊成我，說到真理，是無所顧忌的。

斯鐸曼醫士 那自不待言。（語勢忽轉強）然而——然而

霍士達 你不要把我想錯了。我較比大多數別的人，亦並不見得更自私，更好名譽。

斯鐸曼醫士 好朋友——誰說了這個意思？

霍士達 我本來是窮百姓的出身，是你曉得的。所以我有好多機會，可以曉得一般百姓所最需要請求的。醫士，那就是他們可以得一部分監督公家事務之權。參預事政，就可以發達他們的能力，長他們的知識，增加他們的責任心，自重心——

斯鐸曼醫士 這些話我都狠明白。——

霍士達 是的。我的意思，以爲一個新聞記者，要是失去一個可以鼓勵苦百姓，卑賤的受踐踏的一般人的機會，那是放棄了一個重大的天職。我曉得狠清楚，我要是在大人物堆裏，人要

稱我爲搗亂派。然而他們願意怎樣稱呼都不管，假使我於良心無愧——

斯鐸曼醫士 不錯，不錯。果於良心無愧……然而——這件事是——（敲門有聲）進來！

（阿拉克森現於門前，服黑色，衣雖蔽而頗整齊。白項巾微皺，着手套，藍帽在手中。）

阿拉克森（鞠躬） 醫士，我來的狠冒昧——

斯鐸曼（起立） 阿拉克森是你！

阿拉克森 是的——

霍士達（起立） 你找我麼？

阿拉克森 不是，我不知道你在這裏，我來找醫士——

斯鐸曼醫士 有什麼事呢？

阿拉克森 畢陵先生告訴我，你要改良我們的自來水，是真的麼？

斯鐸曼醫士 是的，爲浴場。

阿拉克森 是的，我知道的。我到這裏來，我是要盡我的全力，贊助這件事。

霍士達(向醫士) 你看!

斯鐸曼醫士 我非常感謝你，但是——

阿拉克森 我你小百姓，在你的背後擁護你，亦是狠好的事。我們在城裏要是願意聯合起來亦是一個狠團結的多數。醫士，多數在你這一邊，是永遠好的。

斯鐸曼醫士 這真是一點不錯。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又何必需要這樣的非常準備。我覺得這樣一段簡單明瞭的事——

阿拉克森 然而這亦是狠要有的。我是深曉得我們本地方官僚的，別人出的主意，官僚們不高興就採用。所以想大吹大擂的鼓勵一下子，亦不為過。

霍士達 這正是我的意思。

斯鐸曼醫士 鼓勵你又要鼓勵什麼?

阿拉克森 醫士，我們要用極穩健的辦法。我的宗旨，一向就是穩健，穩健——正是國民最高的一種道德。

斯鐸曼醫士 阿拉克森先生，你是以穩健著名，是無人不曉的。

阿拉克森 這是我可以自豪的。自來水這件事，於我們小

百姓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浴場，說是可以變成這城的小金礦。我們都可以靠著這個為生。我們有房子的，更要靠著他。所以我們纔那樣竭力的贊助提倡他。並且我現在是房子聯合會的會長。

斯鐸曼醫士 是的——

阿拉克森 況且此外又充禁酒會的地方書記——我想你知道我為禁酒的事情，出大力?

斯鐸曼醫士 自然，自然。

阿拉克森 所以我有好機會，同各雅人來往。況且人全知道，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國民——如同你自己一般——我在城裏亦有一種勢力，占一點勢力——

斯鐸曼醫士 阿拉克森先生，這我都曉得得很清楚。

阿拉克森 你想——假使有必要的時候，我很容易起首辦一種衰狀。

斯鐸曼醫士 衰狀?

阿拉克森 是的，市民送給你一種謝函——因為你為社會作了這樣一樁大事。這個口氣，自然是極穩健的，不至於得罪

了官長同那些有勢力的人們——因為這是他們掌權，我們要是可以留神這一點，我想不至於得罪了他們。

霍士達 假使他們不高興——

阿拉克森 不是，不是，不是。霍士達先生，萬不能失禮於官長們。我們的安寧，都靠着他們，絕不能攻擊他們。這個我都經驗過來了，一點好處亦沒有。但是要發表一個國民的穩健而且直爽的意見，那是旁人不能指責的。

斯鐸曼醫士（握阿拉克森之手搖之） 阿拉克森先生，我可以在同胞的國民裏頭，找出這樣熱心的贊助，真是說不出的歡喜。我快活極了……來喝一杯雪厘酒怎麼樣？

阿拉克森 不要，謝謝你。我一向不喝那類酒。

斯鐸曼醫士 那麼，一杯啤酒——

阿拉克森 謝謝，亦不必。我向來沒有這樣早喝過酒。我現在要到城裏去，同一兩位房主商量商量，稍為預備。

斯鐸曼醫士 阿拉克森先生，這真難為你。但是我看不明白。果然必要這些預備。我覺得這樁事，一定自己就能——

阿拉克森 醫士，官長們似乎很難說動的。我絕不像會資

備他們——

霍士達 阿拉克森明天我們要在「民聲報」上稍為鼓吹攻擊的。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可萬不要過於激烈，穩健的進行。不然，一點事亦辦不了。請你聽我的勸，我這一生所獲得的經驗，實在不少……現在我得告辭了。醫士，你知道我們小百姓無論如何，是在後邊幫着你，像一個厚牆似的。你有一個有團結的多數，在你這一邊！

斯鐸曼醫士 阿拉克森先生，我真得多謝你。（與之握手）再見，再見。

阿拉克森 霍士達先生，你同我同路到印刷所去麼。

霍士達 我還要等一會兒再去。

阿拉克森 醫士，再見。（鞠躬外出，斯鐸曼醫士隨之至外廳。）

霍士達（俟斯鐸曼醫士入室） 醫士，你以為怎麼樣？這豈不是最好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這種漫無生氣，萎靡無能搖惑不定，諸種狀態之中，攪動起一點活氣出來麼？

斯鐸曼醫士 你是指阿拉克森麼？

霍士達 是的，他就是一個在泥塘裏掙脫的一個人——
在其餘的方面，或者他是一個滿好的人。這裏的許多人，大都是
這樣的首鼠兩端，游移莫決，簡直不敢決然進一步的。

斯鐸曼醫士 是的，然而我覺得阿拉克森像十分善意的。

霍士達 有一樁事，比那個還可佩服的；那就是一個人，要
有自信力，要有毅力。

斯鐸曼醫士 你這話實在不錯。

霍士達 所以我纔想捉到這個機會，試一試看，我果然可
以把這般善意的人，加點魄力給他。我們城裏，那種崇拜勢力等
等惡習，一定要打破。自來水這樁不能恕的大事件，應該叫這城
裏的投票人，都要知道的。

斯鐸曼醫士 好極了，你要以為這個是於社會有好處，我
亦沒什麼反對。然而總要等我和我家兄談了之後。

霍士達 無論如何，我要把一篇社論預備好。假使市長不
願意理這件事——

斯鐸曼醫士 你豈能會這樣想？

霍士達 這亦是想得到的，要是這樣——

斯鐸曼醫士 固要是這樣，我就答應你——（忽然）要是這
樣，你就可以把我的報告都印在「民鐸報」上——一個字亦不
去。

霍士達 我可以麼。約好了麼？

斯鐸曼醫士（以原稿與之） 在這裏，你可以拿了去。你讀
了亦無妨，以後再還我罷。

霍士達 謝謝，謝謝。醫士，再見罷。

斯鐸曼醫士 再見，再見……霍士達先生，你看這樁事要
狠順叙的，狠順叙的。

霍士達 哼！——我們且看他如何。（鞠躬而去）

斯鐸曼醫士（開餐室視其內） 加賽林，斐特洛，你回來
了？

斐特洛（入內） 是的，我纔從學校回來。

斯鐸曼夫人（入內） 他還沒有來麼？

斯鐸曼醫士 彼得還沒有。我剛同霍士達談了好半天。我
的發見把他大鼓勵起來。這樁事比我以先想的時候關係寬廣

的多。並且必要的時候他的「民鐸報」可以隨我的意思關道。

斯鐸曼夫人 你想那可以麼？

斯鐸曼醫士 萬不可以。然而無論如何，我有一家主張自由獨立的報館袒護我這一邊，亦叫我覺得自豪。是的，並且——試想一想——房主聯合會的會長方纔亦來拜我。

斯鐸曼夫人 呀！他來做什麼？

斯鐸曼醫士 亦是來要幫助我。要是必要的時候，他們要團結起來扶助我。加賽林——你曉得我背後有什麼？

斯鐸曼夫人 在你背後？你背後有什麼？

斯鐸曼醫士 有團結的大多數。

斯鐸曼夫人 真的麼？脫瑪，這個於你有好處麼？

斯鐸曼醫士 我想是有好處（蹣跚室中兩手相磨擦）呀！

一個人能和同胞的國民有這種密切的團結，真是一段佳事！

斐特洛 父親並且可以作好而且有用的事！

斯鐸曼醫士 女兒並且又是為自己的本土。

斯鐸曼夫人 鈴鐺響了。

斯鐸曼醫士 一定是他（扣戶聲）進來！

斯鐸曼市長（自外廳入） 晨安。

斯鐸曼醫士 彼得，來的好！

斯鐸曼夫人 彼得，晨安，你好呀？

斯鐸曼市長 謝謝，還好。（向斯鐸曼醫士）我昨天公事完了以後，收到你送來的報告，述說浴場裏的自來水的情形。

斯鐸曼醫士 是的，你讀了麼？

斯鐸曼市長 是的，已經讀了。

斯鐸曼醫士 你看那個怎麼樣？

斯鐸曼市長（作斜視狀） 哼——

斯鐸曼夫人 斐特洛出來（偕斐特洛共入左方之室）

（未完）

傳染病預防法及看護法

李猶龍譯編 價五角

上海群益書社印行

美國東湖
先生原著

中英會話辭典

袖珍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著者為美國博言博士 F. W. English。東湖先生書中體例首編摘取日常所用各種名詞形容詞分章節目別類提出以便學者易於暗記。二編為普通各種會話。三編為商業各種會話。四編為普通及商業往復各種信札其信札之稱呼格式以及商業上之常用省畧語字廣告樣式招牌文字等無不一一彙舉計凡分一百六十餘類可謂搜羅宏富而剖別至於細微又臚列極有順序無絲毫凌雜紛亂之弊意有所需翻索即得其中會話體裁宛若兩人對坐互相應答按時按事微始微終尤為本書之特色洵會話書中最整秩完備之作迥非徒然抄集多數散語而成者所可望其項背者也。

上海羣益書社
行 印

陳言
編著

和漢熟語字典

精裝大本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小愛友夫

Little Eyolf

易卜生著

吳騷男譯

劇中人

阿爾末(姓)阿夫德(名) Astrea Almers 地主，文學家，曾任教習

勃達 Wro. Rita Almers 阿夫德之妻

愛友夫 Eyolf 阿夫德九歲之子

亞斯達女士 Miss Asta Almers 阿夫德異母妹

鮑海工程師 Engineer Borghelm

鼠婆子 The Rat Wife (鼠婆子專以捕鼠爲生之女，不

必確爲已嫁者)

此地點在阿夫德莊上，離那威京城十餘里一海灣深處高峽之旁。

第一幕

(室傍花園有月臺。玻璃門向月台洞開。室內器具花木雜

小愛友夫

陳，裝飾豐麗。由園遠矚，可見江灣諸景。山林蔥翠，悉在望中。室左右俱有門。右門兩扇，位於下隅。上隅置一長榻，軟墊足茵，成備。長榻之側有小棹及椅。左榻上隅另置較大之棹，安樂椅環之。棹上有露口之提包。時則夏日凌晨，日光正屆。

(勃達夫人傍棹而立。面向左。正在檢點提包。夫人長身玉立。豐容盛鬋。年事約三十左右。着淡色晨服。)

(頃之亞斯達女士從右門入。着淡黃夏服。帶冠。外套及一傘在手。另挾一手皮包。女士身材合度。微瘦。髮黑。眼奕奕有光。年事二十五歲。)

亞斯達(甫入門) 好早呀！勃達。

勃達(轉面向女士點首) 呀！是你嗎？亞斯達，你這早由城裏來的嗎？

亞斯達(將冠傘諸物置於近門椅上) 是我不知爲何心裏覺得不安。我想我定要今天來看看小愛友夫和你。(將手皮包置於榻傍棹上) 所以我就坐船到了此地。

勃達(笑向女士) 我猜你曾在船上遇見你的朋友是嗎？這自然是偶爾的事。

亞斯達(冷靜如故) 否,我不曾遇見一認識的人。(忽見提包) 勃達你在那裏做甚麼?

勃達(仍在清理提包) 阿夫德旅行用的你不認得嗎?

亞斯達(聞之樂甚,走近勃達) 甚麼? 阿夫德已回來了

嗎?

勃達 是你試想想! 真料不到他坐昨晚最後一趟火車回來了。

亞斯達 啊啊,難怪我昨晚覺得不安,就是因為他回來的原故。我才來到此地,但是他未曾寄一封信通知你麼? 連一張郵片也未寄麼?

勃達 一字也沒有。

亞斯達 電報亦不曾打麼?

勃達 到家一點鐘前,我纔接到他的電報,他真是性子緩,看事太淡。(笑) 亞斯達你不以為他是這種人麼?

亞斯達 是他對各樣事都冷淡得狠。

勃達 但是無意中得他回來,覺得他回來更可喜。

亞斯達 此情理中應有的事。

勃達 我望他回來,整整有兩個禮拜了。

亞斯達 他好麼? 不覺得失意麼?

勃達(忽閉皮包有聲,笑向亞斯達) 我初看見他進門,好像變了一個樣子。

亞斯達 他一點都不疲倦麼?

勃達 啊啊! 疲倦! 疲倦! 他實在是疲倦。他這次回來,大半是步行,真可憐他。

亞斯達 恐怕是那高山上的空氣太利害,他受不了。

勃達 啊啊! 不是,我想不至於此,我不曾聽見他咳嗽。

亞斯達 你看醫生勸他旅行,他聽了,出去一輪,豈不是收了好結果麼?

勃達 是的,照此看來,於他是好的,但是你要曉得,在這個時期,我狠不容易過。亞斯達,我向不曾說到這點事,你也狠少到此地來看我。

亞斯達 是的,這要怪我,但是!

勃達 好! 好! 好!!! 你在城裏,自然有你的功課要上。(笑笑) 又因為我們的那位修路的朋友不在此地。

亞斯達 勃達，你不要這樣說。

勃達 很好，我們且不說那位朋友——你不知道我如何想望阿夫德回家，家中好像是空的，寂寞得狠，鬍鬚有了喪事在家裏一般。

亞斯達 真是的！你們只離開六七個禮拜——

勃達 是但是你要知道阿夫德向來離開我經過二十四點鐘的時候十年之內沒有一次

亞斯達 是的，惟其是這樣，我想今年出門一輪正是時候。他每年夏天早應該到山上去遊玩——正應該

勃達（微笑）自然你說得很好。如果我同你一樣的想法，或者我早讓他出去了，也未可知。但是我實在做不到。亞斯達，我若放他出去，好像就不能得他回來的樣子。你一定明白這道理？

亞斯達 啊，我不明白。我想這是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記念。

勃達（作嬉笑狀）是真的麼，真沒有人麼？

亞斯達 我不曉得有什麼人（顧而言他）請你告訴我，勃達，阿夫德在那裏，他還沒有起來麼？

勃達 啊！早已起來了，他今日和平常起得一樣早。

亞斯達 那麼他算不十分疲倦。

勃達 他昨晚回來的時候，覺得很疲倦，但是現在他叫小愛友夫在他房間裏已有一點多鐘。

亞斯達 可憐那很瘦的小孩，他還是照常上他的功課麼？

勃達（作聳肩狀）你知道阿夫德的脾氣，他定要是這樣。

亞斯達 是但是，你應當管管這件事，勃達。

勃達（似不耐煩）不對，我真不能干涉這件事。阿夫德比我懂得多，究竟你叫愛友夫做甚麼事呢？你總不能讓他在外邊跑來跑去，像普通的小孩一樣頑耍。

亞斯達（作決定狀）我將要去和阿夫德講一講這件事。勃達，贊成，我但願你去說呀！現在他已經來了。

（阿夫德着夏季薄服，携小愛友夫從左門入。人頗清瘦，年約三十六七，眼光蕩然，鬚髮疎朗，黃色，一望而知為真切有深思之人也。愛友夫所着如軍衣式，帶與扣皆金色，足跛，左腿挾木杖以行，身小而弱，但眼甚靈美。）

阿夫德(放下愛友夫手以兩手與亞斯達握之歡情畢露。

亞斯達呀我最愛的亞斯達呀！想不到你來了想不到我看見你這樣快。

亞斯達 我覺得我定要來。你回家來了應該歡迎。

阿夫德(堅握阿斯達手) 謝謝你的來意。

勃達 他的樣子豈不是很好麼？

亞斯達(疑目視之) 很好！很好！！他的眼光比前足得多。我想你在旅行中添了不少的著作了。(作心花怒放狀)你若把那本書完全看完我決不以爲奇。

阿夫德(作發肩狀) 那本書麼？啊啊那書！

亞斯達 是的我想你一旦離開那書就容易做下去了。

阿夫德 我想亦是這樣但是我實在覺得不是這樣。我老實告訴你那一本書我並一行都沒有。

亞斯達 一行都沒有寫？

勃達 啊啊難怪所有的紙還在你皮包裏面沒有移動。

亞斯達 我愛的阿夫德！你在旅行中究竟做些甚麼事

呢？

阿夫德(微笑) 我只是想！想！！想！！

勃達(將手拊阿夫德肩) 你也會想到你留在家中的人沒有呢？

阿夫德 我自然想到你。你是知道的我那一天不想你？

勃達(釋手) 那就是了。

亞斯達 你說你的書沒有動筆。但是你好像很高興與狼滿足的樣子。我記得你平日書著不好不是這樣。

阿夫德 你說的固然不錯。但是我到於今始曉得我一向是一個笨人。你要曉得人的一生最好的都走入思想裏面去了。你若把他寫在紙上就沒有價值。

亞斯達(驚異狀) 無價值麼？

勃達(笑) 阿夫德你是發狂麼？

愛友夫(兩目凝視) 啊啊爸爸！你所著的書很有價值。阿夫德(以手理其髮而笑) 好！好！！你既然是這樣說。

但是我告訴你再過許多時有一個人的書可比我要著的好。

愛友夫 那一個人是誰請告訴我。

阿夫德 你只要等等看他一定要來的。讓我們聽聽他的
聲名。

愛友夫 那時候你預備做甚麼呢？

阿夫德（嚴肅狀） 那時候我要再到山上去了。

勃達 阿夫德！虧你講出這些話來。

阿夫德 要到山頂上和人所不到的荒野地方去。

愛友夫 爸爸呀！你想我會趕快好起來能夠使你帶我

同去麼？

阿夫德（悲狀） 啊啊！或者可以我的兒

愛友夫 我如果能夠爬山像你一樣那就好了。

亞斯達（顧而言他） 爲甚麼呀？愛友夫你今天穿的衣

服這樣好看。

愛友夫 是的。安迪（即英文呼姑母之稱）我曉得你一定

說好看。

亞斯達 真是的。你是不是穿了新衣服歡迎你的爸爸？

愛友夫 是的。我向媽媽要的。我要讓爸爸看我穿這樣新

衣裳。

阿夫德（低聲向勃達說） 你不應當把那樣衣服給他
穿。

勃達（低聲） 呀呀！他向我鬧得長遠了。他一心要那衣
服穿。簡直鬧得我不安。

愛友夫 我忘記告訴你爸爸！鮑海給我買一張弓。他並
且教我射。

阿夫德 那正是你應該頑耍的東西。愛友夫

愛友夫 他下次來的時候我要他教我泅水。

阿夫德 泅水麼？你爲甚麼要學泅水呢？

愛友夫 呵呵。你知道海邊上的小孩都會泅水。單單我一

個人不會泅。

阿夫德（攬愛友夫入懷以示撫愛） 隨你的意思要學甚

麼就學甚麼。

愛友夫 爸爸你知道我最愛學的是甚麼？

阿夫德 不知道。你告訴我。

愛友夫 我最愛學的就是當兵。

阿夫德 呀！小愛友夫有許多許多的事情比當兵好

愛友夫 呵呵！但是我長大了，當然非去當兵不可，你是知道的。

阿夫德(拍手) 好呀！好呀！！好呀！！等等再看罷。

亞斯達(坐左椅傍) 愛友夫，到我這裏來，我有話告訴你。

愛友夫 安迪甚麼事？(且言且走)

亞斯達 愛友夫，我看見那鼠婆子了，你相信不相信？

愛友夫 甚麼？看見了鼠婆子？恐你是騙我的。

亞斯達 不是騙你的是真的，我昨天看見了他。

愛友夫 你在那裏看見他的？

亞斯達 我在城外路邊看見他的。

阿夫德 我在鄉下也看見他。

勃達(坐長榻上) 愛友夫，大概其次又要輪到我們去看

見他了。

愛友夫 安迪，人人都叫他鼠婆子，豈不是一件奇怪事麼？

亞斯達 呀呀！人給他那個名子是因為他終日在四鄉

跑，把老鼠都趕走了。

阿夫德 我聽見說他的真名子叫做「瓦格」。

愛友夫 「瓦格」！那字的意義是「狼」，是不是？

阿夫德(手撫其首) 那個意義你也會知道了。

愛友夫(作認真狀) 那麼或者他有魔術，夜裏真變成一

個狼，也未可知，你相信麼？爸爸！

阿夫德 啊啊，我不相信，現在你應當到園裏去頑頑。

愛友夫 我應當帶本書去麼？

阿夫德 不要帶你頂好到海邊上，同那些小孩子去頑頑。

愛友夫 不去爸爸呀！我今天不同那些小孩子頑。(作

羞澀狀)

阿夫德 爲甚麼呢？

愛友夫 因為我今天穿了這樣的衣服。

阿夫德(皺眉) 是不是他們看見你穿了新衣服要取笑

你呢？

愛友夫(推託) 不是他們不敢，因為怕我要打他們。

阿夫德 那是爲甚麼呢？

愛友夫 你知道那些小孩子都是頑皮的，他們會說我不

能夠當兵。

阿夫德（作鬱怒狀）你想他們爲甚麼要那樣說？

愛友夫 我想他們是嫉妒我。爸爸你知道他們是很窮的。連鞋襪都沒有得穿。

阿夫德（低聲氣息幾不續）呀呀！蒞達我心裏很難過

蒞達（立起以言慰之）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阿夫德（作勢）那些頑皮東西總會知道在海邊上應該誰做主人。

亞斯達（聽狀）有人敲門來了。

愛友夫 啊！我想一定是鮑海。

蒞達 進來。

（鼠婆子輕悄從右門入。披身軀瘦小。面皺髮華。眼光尖銳。衣古式花布長衣。披黑外套。着黑帽。手一大紅傘。提黑皮包。繫甚長繞其背。

愛友夫（輕輕執亞斯達衣）安迪！一定是他。鼠婆子（爲禮於門前）失禮得很。請問你老人家的家中有甚麼偷油咬衣服的東西沒有？

阿夫德 此地！我想沒有。

鼠婆子 我實在願意伺候你老人家。把那些東西消滅了去。

蒞達 是！是！我曉得你的意思。但是我們這裏實在沒有那樣東西。

鼠婆子 那真是不走運。因爲我現在恰好走到這方來了。甚麼時候再來。連神仙也不知道！呀！我好疲倦！

阿夫德（命之坐）你好像是疲倦了。

鼠婆子 既然是在那些人權受逼的小東西的身上做些好事。本不應當疲倦。我是知道的。但是那件事很費力。

蒞達 你可坐下歇歇。

鼠婆子 謝謝（問于門與長榻而坐）我昨晚在外邊做了一夜的工。

阿夫德 真的麼？

鼠婆子 是的在島上（乾笑）他們叫我去的。他們極不喜歡那件事。但是也沒有別的法子想。只得把他當一件事做。他們來吃這個酸蘋果。（向愛友夫點首）酸蘋果！小主人！！酸蘋

墓!!!

愛友夫 (無意之中微形畏縮) 他們爲甚麼定要一呢

鼠婆子 要甚麼?

愛友夫 要吃呢?

鼠婆子 小主人你不知道麼? 這是因爲他們被那些大

老鼠小老鼠鬧得心身不安的緣故。

芬達 唔! 可憐他們! 他們那裏有這樣多的老鼠麼?

(未完)

精印傳奇小說 (極精美本)

長生殿傳奇 全一冊 八角

牡丹亭傳奇 全一冊 七角五分

燕子箋傳奇 全一冊 七角

群益書社印行

分類非的區分的

中華民國地理新圖 定價六元

胡晉接 程敷緒 先生合著

(目次列左)

- 前清乾嘉以前中華領域圖 前清乾嘉以後中華領域損失圖
- 中華民國邊界海岸及面積區劃圖 全國水道圖 全國山脈圖 全國地勢圖 全國溫度雨量氣壓圖 全國人數民族
- 官語宗教散佈圖 全國國防圖 全國動物分布圖 全國植物分布圖 全國礦物分布圖 全國貨品產地圖 全國商埠
- 全國交通總圖 全國鐵路圖 全國航路圖 全國郵政
- 全國電政圖 中華民國與世界交通圖 六大洲華僑居
- 留地圖(附領事公使駐在地) 附全國新地名表

我國向無分類的地圖 只有分省道縣的區域圖 胡先生此著 實爲國中創格之作

梁任公 馬君武 關於此圖皆有讚許精

韓紫石 章行嚴 諸君善之評語並有詳細說

黃任之 陳獨秀 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四馬路亞東圖書館印行

易卜生(Henrik Ibsen)傳 袁振英

替易卜生作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君這篇傳，不但根據於 Edmund Geese 的易卜生傳，並且還參考他家傳記，遍讀易氏的重要著作，歷舉各劇的大旨，以補 Geese 缺點。以這篇傳是狠可供參考的材料。

袁君原稿約有一萬七千字，今因篇幅有限，稍加刪節。(適少年時代之易卜生)

易卜生名亨利克，以一千八百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生於那威之士堅城(Oslo)是城甚小，居民多以林木爲業，其父爲商人，家頗豐，有子女數人，亨利克其最長者也。其先固航海家，五代以來，或娶丹麥人，或德意志人，又或蘇格蘭人，其種嗣固非純粹之那威人，其母亦爲德人。其祖父之船，爲暗礁所觸，已身亦溺死。易氏曾爲 Terje Vileka 一詩，以紀其事。

易卜生年八歲，家忽中落，其父盡售其家產，以償債主，所餘者，祇城郭間茅屋一椽耳。一家居之，其樂固自融融也。家計困苦，如是數年，易氏常處伏家中之一小閣，或至一私立中學校肄業，其教

師授以拉丁文及神道學，惟其性樂繪畫，欲成一美術家，但爲貧所困，至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即輟學，年僅十五耳。數月後，遂備於格林斯達(Grieg)之某藥房，將及六載，友人或勸之業醫，及製藥，然終無成。年十九，乃專攻詩學，勤苦自勵，忽忽又數年，抑鬱不得志，乃舍而之克利宜尼亞(Cristiania)年已二十三矣。入大學肄業，處境清貧，常賴文字以自給，暇輒爲詩歌，鼓吹革命，并著格鐵林拿(Cathin)一悲劇，共分三幕，爲有韻體。當此之時，那威之獨立，雖已三十五年之久，文學之提倡甚力，然對於劇曲，則寂寂無聞。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久以遭時不遇，憤而實行革命，改設共和事敗，幸以身免，自後終身不入政治漩渦，而致力於社會主義。其時國民舞臺(National Theatre)已成立於柏根(Bergen)城。是年，其友人薦之於該舞臺，担任劇曲，每年薪金，祇七十磅，另得旅行費，往來通都大邑間，以研究臺景之布置，其處境猶無異於前日也。易氏少年時代，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可爲一結束。今更畧言之，以補以上之不足。當易氏幼時，常聞城人借瀑布之力以漂木，其聲若婦人之怨慕泣訴者，氏嘗云，余偶聞斷頭機之聲，頓憶往昔怨音，其不忍之心，愈久而愈甚也。氏又嘗寫其家中落之境

遇，彼謂當其家興盛之日，朋友趨之若鶩，及至衰落，今反落井下石焉。氏自少時，即難合寡歡，言笑不苟，從無交游。雖處家庭之中，彼亦如是。惟常以道德自處，貧苦亦無改常度。其對於士望，城則惡之尤甚，其視同窗師長輩，有如笨伯焉。婦女輩尤視易氏爲魔鬼，無敢近之者。蓋其一雙怪眼，不足以表其智，且常於晚景涼天之時節，獨遊於悲涼岑寂之荒郊，不惟爲無識無知之婦女所不喜，即普通社會亦作如是觀也。當此之時，革命潮流，瀾漫全歐，而氏之文思亦同時俱進。氏以社會革命家自勵，且其時革命之澎湃，爲從前所未見。維也納也，米蘭也，羅馬也，無處無之。日耳曼之革命潮尤甚。柏林城盡染平民之血，威爾士亦宣布共和，教皇出奔嘉達 (Gotha) 氏之革命思潮大展，其著格鐵林拿一劇，其初句卽有「之死靡他兮，從吾良心之所之」其氣慨可想見矣。易氏稔知舉世熱誠，咸趨向共和，其所爲詩歌，純以自由思想灌輸於平民。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思潮洶湧之秋，少年之士，咸趨一致，氏尤以勤苦自勵，愛惜分陰，以爲詩歌劇曲等。諾爾曼人

“The Normans” 奧拉夫 “Olaf T.” 等劇，亦於是時脫稿焉。

易氏之居柏根也，數年之久，所爲之劇曲，不下十數篇，而其佳者

不過一二奧斯特拉之英加夫人 “Lady Inger of Osthana” 一劇，其最著者也。戰士車 “The Vikings Barrow” 一劇，亦於其時重訂。易氏之以寫實家自命，始於此時矣。

壯年。時代之易卜生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易氏與托拉生蘇聖拿女士 Susanah Thorsen 結婚於柏根。余之叙易氏之壯年，亦始於此時矣。時氏已二十八齡，而蘇聖拿則年僅二十。易氏與其妻之繼母，交情甚篤，往來函札，稱誦一時，而二人之交情，終身不渝。乃易氏平生之韻事，蓋彼兩人之年齡，僅差數載耳。蘇聖拿之父，亦爲柏根知名之士，故其女之才學，乃冠絕羣芳。又通數國文言，其有助於易氏，固自不少。其翻譯法文劇本頗多，且善於著述。故柏根之舞臺，往往演其劇本。易氏之得賢內助，與托爾斯泰略同。托氏之妻，曾手鈔「戰爭與和平」凡七次者也。當易氏未與蘇聖拿結婚之前，嘗遇一少女於劇場，於終身所難忘者。蓋彼少女以花球擲於其面，欲與之訂終身焉。卒爲女父所阻，事乃無成。易氏以結婚之故，爲債務所迫，致不能久留柏根。舞臺之職業既失，乃返克利宜尼亞以賣文爲生活。此區區之報酬，又常不足數。其獨一無

二印行本之戰士一劇，盡售之亦僅二百餘元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有一悲劇之名著出版，蓋其最先流行於社會者，借竊者 *The Pretenders* 一劇是也。是劇叙兩公爵同爭帝位，殘民以逞，適足以自殺其構造之妙，心思之巧，有可觀者處。 *Sturm and Drang* 亂世潮流，以易氏性質之鋒銳，終變爲「諷世著作家」 *Quintessenz* 其對於時人之迷妄，冷嘲熱笑，不留餘地。本其悲天憫人之誠，而對於社會所謂道德者，及各種制度，肆行謾罵。其他如倫理及政治之罪惡，更不能逃其筆尖。曲高和寡，社會通病，氏知之稔矣。然社會之心理，終不能迎合之也。故專受世人之非難，斥其著作爲沒趣，而氏終不顧其初以散文著作，其懸直之筆，不宜於粗鹵社會之那威。且凡著諷世文章，體裁須適當。此時易氏之筆力，仍未達於白話文章之境，故易氏此時尙未能有滿意之成效也。其時氏已占「不道德」 *Immoral* 著作家之名，以記者觀之，誠可爲氏之榮譽。諒氏亦心同此理。其著戀愛喜劇一戲之希望，亦不外如是。其先一年，曾著一諷世文章，爲劇曲有韻體者，曰 *Lovers Comedy* 是劇之構造甚精，趣味濃厚，而世人對之，目爲鹵莽，無足怪也。其提倡自由戀愛，反對社會陋俗婚

姻，對於一夫一妻制度，多所論列。婚姻問題，氏亦以嘲笑出之。其謂男女之區別，禮教之防閑，遂使男女交際之美感，滅絕殆盡。其表明社會戕賊愛情之美感，如鳥以人手會近其卵，遂擊破之。其對於女子問題，主張恢復其完全自由。其對於社會，則留心觀察，剖白是非，而未嘗若講經傳道者之所爲也。此劇既脫稿，而煩瑣疊來，各舞臺莫肯爲之排演，而印刷所亦不允代刊。後有一少年小說家，以三十五磅，售其版權，附登於日報風潮雜誌。該報乃爲社會一致反對，株連內幕，幾爲社會所封禁。易氏遂成「社會公敵」。且其時（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第二舞臺又倒閉，負債疊疊。惟其於克利宜尼亞舞臺，曾獲有名譽薪金，每星期僅得一磅，決不足以圖存。北歐各國，本有「詩人補助年金」一千八百六十年，易氏請之，而不可得。後兩年三月，乃得二十磅之遊費，旅行本國之西域，搜集歌謠野史，以備印刊。然終無成。此樂遊祇留印像於白蘭特及伯爾根二劇耳。

其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度歲之情境，危機四逼，既不能得國家之補助，而又爲當局所忌，蓋其鼓吹自由，謾罵官吏，爲社會所執視，爲政府所不容。僚倒數年，依然故我。其所得之經驗，祇戲劇之

實習耳自以性情孤介，那威決非容身之所，其自甘放逐之意已定於此時矣。是年三月，重得游費補助年金九十磅，此消息傳至克利宜尼亞，而社會之侮慢攻擊亦因是而更盛。週年之中，無一歡愉之時刻，有之，則五月中之柏根「詩歌賽會」(Festival of Song)。耳易氏奮其雄才，詩歌傑出冠時，乃備受歡迎，不寧惟是，其文場敵手之勃爾生 Björnson 氏，向與耳易氏不睦，今亦捐棄前讐，言歸於好。蓋勃爾生氏乃當日盛名鼎鼎之大文豪，為舉國所欽仰，其名已駕乎耳易氏之上者也。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四月，乃耳易氏去國之期也。一別二十五載，祇有兩次短期返國。其初四年，伏處羅馬，研究詩學，其對於羅馬之花月遺跡、石像、音樂等，較之已國，誠有霄壤之別。其初居羅馬數月，心神頗覺不爽，乃不久感其天然之美境，人事之和諧，精神為之一振。是年九月，即着手作白蘭特一詩劇。十月，其妻子亦至。明年夏秋之間，是劇之大概已成。至九月底，而厥功告竣矣。

白蘭特 Brandt 一劇，耳易氏以其揮檢之筆，寫其怨憤奚落之情，諷罵祖國，痛斥社會，而對於當日之道德宗教問題之觀念，尤肆力攻擊。是劇內容，含有寫實主義與神秘主義，似出於兩人之筆，並

有表象主義存焉。其體裁與伯爾根相似，而亦與哥推 Copeland 之浮斯特 Hertz 相同也。是劇之主人翁，為一嚴肅之牧師，其居處行檢，俱倣效天主，以為靈魂之主宰。後為思想自由之朋儕所諷勸，乃得歸真返樸。其情感之優美，為耳易氏最有名最流行之著作。誠可躋之世界傑作之列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出版於哥伯哈根 Copenhagen 是年即出版四次，不久即盡，而更為丹麥社會所歡迎。自此以後，蜚聲祖國，四海咸驚。曩日曾有人請於那威國會，以「詩人年金」賜耳易氏而不可得，今乃不勞而自致矣。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氏以羅馬城中不便於著述，乃離去而處於深山窮谷之間。伯爾根 Bergseth 亦基於此時，不久即回羅馬，專心致志，以成是書。寫那威近代農民之生活，而以神怪及理想之筆出之，成一巨帙。是劇略似白蘭特，而亦以詩體為之。其寫那威社會之弱點，是劇較為詳盡。那威國民常妄自尊大，猶豫不決，醉生夢死等劣性根，難逃其筆鋒。斯篇一出，而那威近代之文學，遂躋於歐洲十九世紀詩學之林。

耳易氏以意國內亂頻仍，非久居之所，乃於一八六八年，舍意國而之德國。先至苗爾克 Meiningen 後居德列斯頓 Dresden 一著少年

會「The League of youth」一劇，明年三月脫稿，寫少年黨之精神，與夫光怪陸離之政治生活，爲那威文學史上散文劇曲之發創也。

明年，易氏因蘇彝士運河之開幕，而至埃及，而少年會一劇，開演於那威，國人大譁，易氏乃作 *At Port Said* 一詩以報之，其駁論抒情詩之最雄壯者也。

法意之爭，易氏乃離羅馬，普法之戰，氏又因之而去德列斯頓矣。往遊丹麥後，返哥白哈根，不久仍返德列斯頓，又明年，乃搜其抒情詩以成集，亦爲一巨帙。此篇既竣，乃專心致志以從事一空前之劇曲，皇帝與加利利人 *Emperor and Galilean* 是也。是劇成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爲雙本悲劇，爲氏之歷史劇之最後者。其叙朱麗安皇 *Julia* 奮其一世之雄威，欲重興希臘文明以代方與未艾之耶教，而創一新紀元，衆生雖擾攘，而不爲世俗所轉移，然終不能達，所望亦可悲矣。是篇乃易氏由韻文變爲散文過渡之試驗。

以上二劇所表示之性質，不免有理想主義之存在，且略有玄秘主義存焉。數年後，易氏始免此病，至暮年，乃復舊觀，亦如托爾斯

泰晚年，欲建設一理想的宗教同也。觀易氏之建設家 *The House of Builders* 一劇，可知矣。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春，易氏由德列斯頓移家至苗匿，克其上年返克利宣尼亞，誠非幸事，蓋國人對之，仍懷惡感，乃爲告國人一詩，以抒其懷抱焉。其時氏之經濟仍未爲寬裕，家室之累，仍無已時，而年將五十矣。幸而天假之年，以竟其未成之志。「夕陽無限好，黃昏時節，仍未若是之速也。」

五十以後之易卜生

易氏之壽數，僅欠一齡而八十，其暮年時期，其概略可自五十後始。此二三十年中，其豐功偉業之所由創作也。易氏之新濶思，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敢無倫，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鯁在喉，以一吐爲快，發聲振聵，天下爲駭。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獨行」之語也。世之學者，常於老年時代，發現其消極厭世悲觀之事跡，惟氏則愈老而愈壯也。

易氏深信天下萬物，以協助爲旨歸，欲於此混沌世界之中，創造個人主義之新紀元。故其對於「巴黎自由市府」*Paris Commune* 極表崇仰，其致友人之書，亦排斥國家主義，而提倡個人主義。

雖不免常爲社會之頑固抵抗力所挫折，而此種破除迷信之思潮，常流露於其著作，其詩歌亦有直接之效力焉。彼見乎祖國同胞，醉生夢死，改革前途，欲臻民治，已屬無望，其心志乃轉而注重於研究人格問題，以發展其個性，爲將來之預備。乃專心致志，以描寫此惡社會之怪狀，而又以白話文字，通俗教育，爲改良社會之利器。故氏不惟以改良社會爲己任，且以改良文字爲己任也。氏前此之劇曲，多屬詩歌體裁，其寫英雄之劇本，其詩學雖大有可觀，惟不適宜於普通社會，事倍而功半，舍本而逐末，智者固不爲此。氏所以提倡白話文字，爲其成功之機緣也。

當易氏居苗匿克 (Munich) 時，其家道已漸豐，其才思亦一往而不能遏止。惟自一八七五年之後，一稔之久，似無甚聲色。又過一年，至冬季，乃聞着手著一五幕之新劇本。後一年之夏六月，乃完稿，即社會棟樑一喜劇是也。

易氏之提倡白話文字，曾與友人一書，以討論之。今譯之如左：

「君謂皇帝與加利利人一劇，應用詩歌體裁，此鄙意所不然也。此劇全注重在寫實主義，故僕所描寫者事實，而希望閱者所知者，亦事實也。若以有韻體爲之，必晦暗不足觀矣。」

吾人所處之時代，非莎士比亞之時代也。近代之雕刻美術家，亦主張以同色之石，而刻其人之像。其不欲以白石而刻黑人之像也，必矣。凡理想之不合乎事實者，吾人必須改革之。蓋吾人之所欲倡導者，乃民聲，而非神話也。」

自是以後，易氏所著之劇曲，皆反對文言，而取用尋常之白話。社會棟樑一劇，乃此新紀元之開幕，亦爲純粹社會劇之最初者也。是年十月，即印行於哥伯根排演。於丹麥、瑞典、挪威等處，而德意志之社會，尤爲歡迎。是劇之旨趣，比少年會一劇，尤爲嚴密。其描寫社會陋習，詐僞，名分之萬惡魔力，爲人類之障礙，爲社會萬惡之主動力。今日社會最流行之疾病，詐僞是也。其不惜以他人爲犧牲，以遂己之私圖。普世之人，如中其催眠術，反爲之歌功頌德。及黑幕既揭，乃社會之僞君子耳。其所謂社會棟樑之美名，乃曇花泡影。雖然，良心發現，真我復原，還我本來面目，猶勝於心勞日拙萬萬也。夫社會之棟樑，乃自由真理之精神也。其足放社會之異彩。今之社會，如一破舟，欲圖改革，非從根本解決不可。根本爲何？自由真理之精神是也。若從一方面之補苴罅漏，反足以速其亡。是劇之主人翁，爲一僞君子。一鏡之中，富貴無與比倫。其表

面上一舉一動，足爲社會心理上良夫賢父之好模範。其家庭中，亦自高自大，有目空一切之概。社會崇拜之，無所不至。彼以家庭聲譽之故，不惜嫁禍他人，彼欲僞裝良夫之模範，表面上乃善遇其妻，其欲得賢父之假面具，乃嚴肅以待其子，其欲得仁人善士之隆譽，乃廣置公地，以便其私圖，其欲爲耶教之真信徒，更裝模作樣，以從事各種事業，其欲置他人於死地，乃不惜以破舟載之，幾自害其子，蓋其子困於家庭之專制，而逃避於舟中也。幸而奸計不行，良心再現，回頭是岸，天下幾多罪惡懺悔之良機也。其寫良夫賢父之模範，與娜拉一劇，恍惚相似，惟其打破世人迷夢之感化力，則遠不如其後者。此篇之宗旨，雖爲描寫社會之作，僞心，然對於婚姻問題，亦大有關係，且攻擊其祖國之政界，似爲少年會之續篇，乃警世文章之名著也。歐洲之婚制，雖云一夫一妻，惟家庭男女之黑幕，層出不窮，社會之陋習，及婚姻制度之約束，有以致之。是劇排演於柏林，顧曲家莫不心意滿足，深信其作者爲社會黨。然易氏嘗與友人談話，亦以社會黨自承，惟於普通交際上，乃無足表示其主義也。

一八七九年娜拉一劇出版，是劇一名玩偶家庭（A Doll's Ho-

易氏亦名模範家庭，爲易氏生平最有名之傑作。此劇仍描寫社會之詐僞，及名分心，攻擊家庭制度，寫婦人之地位，如愛鳥之在金籠，其表明家庭之罪惡，發展女子之責任，其光榮權利，不在訓夫教子，乃在乎己身之獨立及自由。是劇之主人爲娜拉（Helm），其夫爲社會中堅人物，足爲「社會之棟樑」，娜拉固深慶所天之人，甘心爲其玩偶，且願犧牲一己，以遂其志，不惜假冒其父之名，以借債於他人，而救其夫於死地，其夫不知也。及娜拉被挾於債主，其夫乃不肯稍爲將就，體恤，然娜拉終無所忌憚也。彼以爲本其良心之主張，法律雖嚴，於我何有，故彼常謂爲人妻女者，不應救其夫，其父於危亡乎？殊不知法律乃最不近人情之物，婦人不得其夫之許可，不得借債於他人，娜拉之所爲，皆反乎近代法律者也。娜拉既知己之行爲，不容於人爲法律，然於己身亦無所懼，惟懼其夫以愛己之故，或致自承其罪，而犧牲一己之名譽與生命，以保護其愛妻，殊不知天下女子之犧牲，事實也。天下女子，古今中外，其行之者，已不可指屈，而男子雖對於最愛之女子，亦不肯爲之，其所謂犧牲者，口頭禪耳，殆至借債之黑幕既破，其夫不惟不爲之犧牲，且咒罵之不遺餘力，謂天下之罪大惡極，無逾

於此至是，娜拉之大夢醒矣！家庭之黑幕揭矣！娜拉乃去其玩偶之裝束，離其玩偶之家庭。其夫前日之所以愛已者，非愛已之真我也；乃愛已之能甘爲玩偶以爲彼之愉樂耳！已身既爲玩偶，而又以玩偶待其子女，歷代相沿，莫不身爲玩偶，罔曉人生之真義。此萬惡之家庭，所以無存在價值也！女子既狃於三從四德之陋習，身如奴隸，而又作種種戲法，媚術，以愉樂其父其夫其子，誠乞丐之不若也！今也，社會之真理大明，家庭之黑幕已去，其對於訓夫教子之責任，全不得謂爲神聖；其對於已身之獨立自由，乃真神聖也！其不必自知爲人妻爲人母，祇自知同爲人類矣！人類最大之恥辱，莫有逾於與一素不相識之人同居，且爲之養育子女。故雖粉身碎骨，不足以洗其羞，而婚姻制度之矯揉造作，家族名分之妄說盲從，皆足爲人類之桎梏！此娜拉之所以痛罵一切也！當娜拉之宣布獨立，脫離此玩偶之家庭，闢女界廣大之生機，爲革命之天使，爲社會之警鐘；本其天真爛漫之機能，以打破名分之羈絆，得純粹之自由，正當之交際，男女之愛情，庶幾維繫於永久，且能真摯處今日家族婚姻制度之下，男女愛情，必無永久純一之希望；徒增社會之罪惡耳！且家庭中之惡濁空氣，清淨子女

日夕所呼吸，其不日趨下流者鮮矣！易氏此劇，真足爲現代社會之當頭棒，爲將來社會之先導也。

易氏此劇，其功效誠無紀極。北歐各國，以其爲女子爭自由，咸慄慄危懼，其開演也，萬人空巷，贊成反對，靡所適從；家庭之中，莫不以是爲話柄，無數家庭之秩序，爲之紛擾不安。普通社會，前已爲社會棟樑，一劇所感動，慷慨激昂，其大夢似已半醒矣。故其對於玩偶家庭，尤爲歡迎，而頑固之輩，更罵易氏爲「不道德」。蜚聲社會，「THE HOME」之名稱，傳遍環球。於是易氏乃有羣鬼「Ghosts」

一劇，以解答之。社會更爲之囂然矣！娜拉以脫離此玩偶家庭爲適當，而歐文夫人「Mrs. Alving」以不脫離其萬惡之家庭爲過矣！娜拉可名爲婚姻問題上之悲劇，而羣鬼則可名爲樹上之慘劇也。

一八八八年，易氏新著海上夫人一劇，「The Lady from the sea」乃不久而復棄置之。是年夏，仍遷回羅馬，其對於劇曲事業，略爲放任，而謀著一自叙傳，寫其心志之漸次發展，名之曰「由士堅至羅馬」From Skion to Rome。其欲記其壯年已去，素志未酬，蓋此時氏之年已五十有三矣。此書未行於世，此後氏曾函告友人云

着手編一新劇，明年夏諒可起稿。因氏之習慣於未起稿之先，必深謀遠慮，以籌謀是劇之旨趣也。及其時而羣鬼（The Ghosts）之情節，佈置妥當。十二月，即出版一萬本，是書脫速之速，遠過之從前。社會之激昂，較往昔尤甚。而氏早已料及此，故其宣言曰：『吾之新劇，今已出版矣。北歐諸國之新聞界，喧囂殊甚。余每日所收之函件及論說，不可勝數。贊成者有之，而反對者亦衆。以現在之情勢度之，德國舞臺，必無有歡迎之者。即那威、丹麥、瑞典諸國，亦必如是。』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是劇始排演於大庭廣衆之中。瑞典冒險而演之，德人隨其後。丹人乃遲之又遲也。氏之一舉一動，雖那威之所謂自由黨者，亦極端反對。此劇之出也，人皆詆之爲傳播無政府主義，及虛無主義。故其既被逐於貴族，復見陵於衆庶。即各種黨會，均不許其加入。易氏乃不能不出其嚴重、酷辣之手段，以應付之。其痛罵政治生涯之言曰：官吏政黨，爲敗德之機。余今愈信其確也。無論如何，余永不加入黨會，以其爲大多數之庸俗所組織也。故吾謂『少數必公平，衆必謬誤，是也』。人民公敵一劇（The Enemy of the People），亦基於此時矣。羣鬼一劇，比前作更放異彩。其描社會之詐僞，名分之魔力，犧牲之罪惡，職

業之枯索，俱足以制人類之死命。是劇之主人翁爲 Mrs. Alving 歐文夫人，其初以爲所偶得人，姻緣美滿，殊不知其夫爲鑲界鉅子，日夕耽乎酒色，姦淫與於四壁，甚至私及下婢，竟結珠胎。歐文夫人知之，悲憤殊甚，不得已，乃欲脫離此萬惡之家庭，而逃至友人之家。其友固一神道學者，常以超度衆生爲職志，一言一動，無不矯揉造作，滿口聖經。彼見歐文夫人之逃其家，以爲大逆不道，即使之返其夫家，以盡婦道。歐文夫人年少無知，不得已復回其夫家。此後二十五年之含辛茹苦，皆此神道學家之所賜也。歐文夫人既回家，其所作所爲，皆足爲人母人妻之模範。其夫之罪惡，蔽之惟恐不密，且自甘如倡妓，以取媚其夫。其家之內幕，或爲社會之謠言所傷，乃設孤兒院以息之。其一己之犧牲，無所不至。即其幼子，亦爲之犧牲焉。蓋其幼子已染先天之花柳遺傳病也。歐文夫人之欲其子脫離此萬惡家庭，乃使之留學巴黎，不使之旋里。及其父已去世，乃囑之回享家庭之樂。時其父之私生女，爲夫人所養，仍居婢職，然愛之無殊已出。他人莫悉此女何自而來也。此女嬌小玲瓏，其子愛之情不自制，輕狂乃起，不惜降格相從，而欲與之結褵。其父淫及下婢，其子亦然。天性遺傳，厲階誰始。此夫

人所以不能不罵之爲若父之鬼之轉身也！其子之遺傳花柳病，一發再發，不能救藥，彼女子之天性，本無異乎歐士華 *Ophelia* (其子名) 焉，肯以如花美好之年華，爲病夫之犧牲耶！此女去，而歐士華病發益不可救矣。

當歐士華之回家也，歷叙巴黎社會之自由，未嘗見有不道德之事實者；其青年男女，俱得享真自由之幸福，道德人格，高尚無比。其別有天地，誠非他方之人，所能夢見。此美術界中之男女，更足以自由發育，彼輩非各持獨身主義者，然真能享家庭之樂趣，惟不爲婚姻制度所縛束，更不爲夫婦名義所牽拘耳。歐文夫人之屬舊人物之舊社會也，其言曰：革命精神者，幸福之源流也。綱常名教者，自由之桎梏也。今世婚姻之不道德，無可諱言。天下無數之好女子，俱爲敗德男子之犧牲。法律制度，決不足以造成其戀愛之美滿姻緣，適足爲製造罪惡之媒介耳。吾人俱『羣鬼』也，處此僞促世界之人，亦莫非『鬼』也。其種種死思想，舊迷信，縈繞腦中，不能自拔，滿身罪惡，而不自知。故爲人子女者，決不能以其長輩爲模範，更無所謂宵不肖。科學之真理大明，陳腐之恩潮打破，吾人身心內外之『羣鬼』須一掃而清之，庶足以還我真自由非

然者，不惟自誤，且貽累無窮之後人也。

自羣鬼出後，社會之咒罵無已時。兩年餘，無敢排演之者。氏急不及待，又着着進行著一新劇，此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事也。此劇爲何？非即易氏一生最有名之人民公敵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乎？其目的在於解答前劇，並攻擊政治上及經濟上之詐僞也。是劇之主人翁斯鐸曼 *Dr. Stockman* 以本城水源穢濁，有害衛生，乃不惜犧牲一切，以圖改革。本得人民之助，乃不旋踵而爲官吏、資本家所壓抑，功敗垂成。反加以『人民公敵』之徽號。易氏所謂『少數必公平，衆必謬誤』，即此劇之大旨也。

易氏雖爲一有名之大劇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前劇之出世，人皆詆之爲傳播無政府主義，而此劇尤甚。此劇之精彩，在以羅傑之新思潮，反對社會上之詐僞。其於白蘭特中已表其『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All or Nothing* 之主義。真理，詐僞，二者決無調和之可言也。其得意自豪之挑戰，果敢剛毅之熱誠，寧爲真理之犧牲，始終不變其操守，可愛哉！易氏可敬哉！易氏誠吾爲青年之好模範也。

自人民公敵出版，而易氏一生之功業，已占極頂。其革命之新紀

元亦已升堂入室，惟其自身之個人主義，則更形嚴酷。蓋羣鬼之反抗力，有以使之然也。其心思之發展，乃日趨於消極，而漸入於懷疑時期。若是者久之，又漸變而入於保守之途矣。其對於政治，以敵愾處之；其謂於政治上爭自由，必為不可能之事，即執政者之以好意待吾人，是亦不能相信；而其功效，亦屬無益。此種思想，盡表之於『雁』(The Wild Duck)一劇。此劇情節，文筆，思想，固甚可觀。惟略覺沉鬱不自然耳。此劇之初稿，始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全以嘲笑出之，故其批評不甚易。閱者之賞識雖多，然不無可疑之點。而其思想，乃漸次為社會所歡迎。氏之真意，乃欲表明社會之詐僞心理；故謂世人俱處於『玩偶家庭』。其表明社會道德實質上之腐敗，皆見也。彼竭其熱誠以圖改革，乃詆之為『人民公敵』。氏固居之而不疑，惟其希望大而成功小，復嘆已之徒勞也。故『雁』一劇，非為高等法庭而作，亦非為公民之選舉權而作也；更非為減去國旗之顏色而作也。是劇之初幕，無甚驚奇。惟其描寫社會之重重黑幕，為戲劇界有名之傑作也。其敘述人情世故，雖當無倫，遠非其少年時代所能幾及。此劇之主旨，乃寫腐敗之良心，及幻想之危險；社會之週遭，俱為詐僞之毒氣所纏。

繞惟庸俗之輩，迷信極深，若去其幻想，無殊奪其幸福也。

易氏未離苗匿克(Minhon)之前，已與各種社會斷絕關係。既如上所云，即其家人，除用膳外，亦未嘗見之。氏曾為債言曰：『那威者，野蠻之國也。其中所棲息者，乃二百萬之貓狗耳。余幸居羅馬，乃能吸收此人道之思潮，與夫文明之源流也。』及放逐二十年之久，乃冒險而回克利宜尼亞，其初雖覺其情狀不甚佳，然久而安之若素。是時那威政潮洶湧，而憲法問題，嶮巖殊甚。氏俱鄙夷之，不屑與聞。惟於美景良辰，則聚衆演講革命真諦。本欲早日脫離此土，以避其喧囂。奈為衆人所阻止，而『那威之學生聯合會』(Union of the Norwegian Students)乃以燈會慶祝易氏之功業。其意蓋欲引起其虛榮心，而使之捲入政治漩渦。故此舉無異於陷阱也。氏乃不辭而行，祇告其學界中之友人耳。更有委員會之代表挽留之。氏乃冷嘲熱笑以答之。彼輩一哄而散。是年十月，即返居苗匿克。學生會怒其狂，而氏轉怒其虐。兩方面之筆戰，乃起。故氏之返國也，不惟無益，而又害之。

易氏久已揚名歐洲，而羅士馬莊(Rosmersdal)一劇又出，更足為國交上之光榮。其研究女子及工人問題，使之互相聯絡，以謀

發展其言曰：「惟高尚之人格，乃能致吾人之自由，世系，金錢，才學，俱不足以有爲也。」吾人乍觀此劇，不知知其用意，其取名，乃得之巴國古代中等貴族之稗官野史，其寫羅斯馬 Rosmar之家，不得如他人之實際報酬，而他人則無殊奸徒，強盜，與凶手也。此劇之價值，全屬理想上發揮，解剖古代之信條教義，陳腐無恥，而遺傳性亦在痛罵之列焉。(選按作者論此劇似有誤。)

其於一八八八年所看之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更足以表明此要素。彼常居海濱，日夕對此蒼茫之水，往返之輪船，其談話多爲水手航海之事，觸景生情，乃有此劇之作。其神秘奇情，自伯爾根 Peer Gynt後，此其僅見氏之著作，多爲悲劇。至此乃得一純粹之喜劇矣。此劇與前劇略有相聯之點，其提倡個人主義，描寫其發展之程序，聲音之嘹亮，無絲毫悲怨存乎其中。其不同之點，乃在得達完全發育，而個人之意志，亦達於健全和平之境。海上夫人乃完全回復「表象主義」之最初一曲也。其中亦含神秘主義，爲願曲者所贊許。北歐各國，此爲最流行傑作之一也。其描寫世俗婚姻，無異遵行買賣性質之契約，無自由高尚道德之可言，而女子更無自由之意志，責任之良知，又不識人人生

之價值，純正之道德，如中國所謂從一而終，其根本上之謬誤，可得而明矣。及一醒悟，則返乎正軌，得真正自由發達之幸福。大抵男女之意志薄弱，易爲感情所牽引。此劇爲人生問題之重要者，而於女子尤甚。

易氏嘗於一八八七年至瑞典首都斯鐸漢 Stockholm 瑞典人極表歡迎，時年已六十，而其少年之孤介性情，依然存在。那威，瑞典，丹麥諸國，衆口同聲，稱之爲世界獨一無二之大劇曲家。德國亦然，意俄等國之歡迎，亦占極頂。而英法諸國，莫不皆然。即世界亦莫不然也。

一八九〇年，易氏居苗匿克著一新劇，名海姐 Hoida Gahler。此劇與易氏生平所著諸社會劇絕不相同。蓋氏之「社會劇」皆研究討論社會之切要問題，而海姐則完全爲「寫生劇」，無關社會問題，故不同也。此劇主人爲一婦人名海姐，其心思之兇狠，手段之毒辣，爲世界文學中所希有之創造物。易氏此次脫離其平生著述常軌，故爲此絕妙之「寫生劇」。豈故欲表示其儀態萬方，非不能作此種純粹文學的著作，但所志固不在此，故去此而趨彼

此一節因原作有誤，耶故爲改作如此。(選)

易氏於一八九一年遊維也納，氏前曾微服至是城，而此次則高張旗鼓而至，故歡迎之聲浪，盈溢乎耳鼓，爲他城所未見者。而惟一劇亦曾排演，其讚賞尤甚。其返時，曾親見娜拉排演於匈牙利，歡呼之聲若雷。是年七月返國，爲一長期之暑假旅行，以海翅一戲得優美之成績，甚合己意。國人要之留居京都，氏亦以爲然，乃居移其家而回，作久居計。氏自信決其無意外發生也。自是以後，未嘗去其祖國，祇作兩次短期至丹麥、瑞典之首都耳。

留國之初年，氏日夕受國人優禮相待。自前劇出版後，三年之久，祇成一劇名大匠 *The Master Builder*，明年十二月脫稿，轉瞬即傳遍歐洲各國。此劇離乎以前之宗旨，其純粹之寫實主義，白話社會劇曲，至此劇已不復見。此種戲劇，始於少年曾，而終於海翅。今乃返其神秘主義與最初之劇曲同，其旨趣近於詩體。其中言語，無殊氏之自叙，其所謂「大匠」者，蓋借構造高樓廣廈之工程師以喻構造詩歌劇曲之著作家也。

其後數年，又寂寂無聲息。年雖老，而家日富，作衰朽之身，得愉快景，不得謂非易氏之幸。其劇本之版本不可以數計。海上夫人初版印一萬冊，消流極速。小愛友夫 *Little Eyolf* 則一萬五千冊，

兩星期即消盡。其譯成歐洲各種方言，更不知其紀極也。小愛友夫著於克利宜尼亞，而成於一八九四年之春夏間。風行歐土，其反對之聲浪，自羣鬼後，此爲僅見，亦皆承認此爲氏傑作之一，亦解決男女問題者也。

迨至一八九六年，易氏更無甚可紀，惟著博克曼 *Soln Gullriek* *Boalmen* 一劇，從經濟方面發揮寫崇拜金錢之無益，如作繭自斃。其叙博克曼 *Boalmen* 日夜籌思致富術，常於夢寐間見其財源廣富，而爲犧牲者，不知凡幾，及爲無識之法律家所誤，欲不爲囚徒不得也。家庭既有破產之憂，商場之信用盡失，債主盈門，父母疾首，萬念俱灰，乃盡改往昔之心志，惟愉快之是求，從前種種之迷夢，盡行打破。及至知己罪之無可追，乃臥雪以終。此書之道德觀念，以人道之缺點，在於不熱心，而反乎天然之友愛也。其中有未明之點，爲表象劇曲所不能免，且加以滑稽之筆，以寫人生之真義，亦表象主義之模範也。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日，易氏七十壽辰，乃其生平之一大慶典也。環球贈品，萬方同慶，回顧數十年前之光景，其感想爲如何耶？此種應酬，易氏反視之爲憾事，心胸爲之不暢。事後乃作哥伯哈

根之游；丹麥老王，禮遇甚篤，乃轉而至斯鐸漢，各界之歡迎更甚。

一八九九年，易氏終日經營那威國民舞臺於克利宜尼亞九月一日，國王親臨行開幕禮，易氏與勃爾生之銅像，鑲嵌於舞臺之前。是夕開演，易氏與勃氏同居中座，以紅白之玫瑰花，環繞四週，受各界之禮敬；國王亦與焉。明宵，易氏獨居總理之廂房，是晚之主角，則誦歌以祝之大呼：「亨利克易卜生萬歲！」聲震屋瓦，易氏復感觸其既往，情不能制，雖屬笑容可掬，而淚如雨下，似戀其友人之真為過甚者，今乃為「人民公敵」，而以愉快出之，雖欲逃避而不可得，其離去也，萬衆歡呼，途為之塞，易氏一生之光榮，無有過於此者。

此後氏竊於閒暇之時，從事著作，久而成一劇，為其畢生著作之大收束，可謂之為最終之結論也，其名曰：死者復活時。"The Dead Awaken"。

成於一八九九年之十二月，此劇之情節，寫一美術家欲雕刻一像，得一美女為模型，此人志在造像，故日對此裸體美人而不為所動，女心怨之，像既成，即飄然隱去，其後此美術家另娶一女為妻，而終不自得，前為模型之女子，已嫁人兩次，亦不自得，此數年中，兩人所經過，俱無真正之人生樂趣，無殊

於已死，其後兩人相遇，遂屏絕一切，而逃匿於深山窮谷之間，為終身之戀愛。

一九零一至零二兩年，氏於哥伯哈根著手編其叢書，成十卷，其後數冊未就印，而氏病已甚，從茲以後，日與病魔為緣，世爭一概謝絕，其友人乃繼續編輯其舊稿，其尺牘亦成於一九零四年，為氏有名之著作，其演說辭亦大有可觀。

際此病魔纏綿之候，氏常作嘆語，以表其痛苦，羣鬼劇中之歐士華之將死也，喚其母取太陽為已玩弄，而易氏亦常癡望窗外而喃喃自語曰：「小日乎……」可知易氏有感於斯劇特甚，其度此無聊痛苦之光陰，常取其著作，列於案頭，撫摩不倦，此六年之間，其妻看護之，如保姆之愛護其嬰兒，氏之媳，為勃爾生之女，已產二子一女，易氏與勃氏初為文字仇敵，繼聯兒女姻婭，亦天下之一美談也，易氏至一九零六年五月，已不醒人事，纏綿多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一瞑而逝，那威國會全體決議，以國葬之禮待之，國王親臨執紼，而各國公使亦代表其國王，以致禮生榮死哀，易卜生不朽矣！

（完）

通信

新文學及中國舊戲

記者足下僕自讀新青年後，思想上獲益甚多。陳胡錢劉諸先生之文學改良說，翻陳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僕以爲文學之有變遷，乃因人類社會而轉移，決無社會生活變遷，而文學能墨守迹象，亘古不變者。故三代之文，變而爲周秦兩漢之文，再變而爲六朝之文，乃至於唐宋元明之文。雖古代文學家好摹仿古文，不肯自闢蹊徑，然一時代之文，與他一時代之文，其變遷之痕迹，究竟非常顯著。故文學之變遷，乃自然的現象，即無文學家倡言改革，而文學之自身，終覺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應時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進其變化而已。梁任公之時務報新民叢報，在前清時代八股思想未除淨盡之日，乃能以新名詞新文體（在當時固爲最新之文體），爲士流所嘆賞；其所著述，皆能風靡一時；則文學改良爲社會固有之思想，爲進化自然之現象，可以想見。故黃遠生亦謂「文學之必須改革，乃時代思想當然之傾向」（見所著想影錄）。且文學改良之後，文學上有三大利益：（一）絕無窒礙思想之弊。舊文學之所以當然淘汰，即因其窒礙思想；如八股爲舊文學中最劣等之文學，明太祖創設此種文學，即所以使人民絕對無思想之自由也。新文學第一利益，即使吾人思想活潑，不致爲特種情形所障礙，而常有自由進取之精神。（二）使文學有明確之意思，真正之觀念。舊文學之弊，在籠統含糊；黃遠生且以「籠統爲國人之公毒，不僅文學一事」（見東方雜誌遠生所著國人之公毒一篇）。新文學則絕無此種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節有一節之意思，一篇有一篇之意思，文字淺顯，而意思明確，多作此種文字，可使吾人頭腦清楚，知識明白。（三）爲文言一致之好機會。新文學乾淨明白，使人易於瞭解；且難以普通習用之名詞，尤爲雅俗所共曉。如「結果」「改良」「腦筋簡單」「神經過敏」以至「當然」「必要」「事實」「理想」等語，一般社會，幾成爲一種漂亮之俗語，盡人皆能言之，而文學上用此等語調，亦仍不失爲雅潔，此豈非文言一致之動機乎？有此三事，故僕對於改良文字，極表贊成。至於改良上具體的辦法，如胡錢諸先生所舉，僕最表同情者，爲「不用典」一事，因此事最足以窒礙思想也。袁隨園亦謂「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

然明畫淨凡亦有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又謂「唐人詩不用生典，叙風景不過『夕陽芳艸』，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軒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云云。則不用典故，一意白描，洵文學上之最美者也。此外若趨重白話一節，僕亦贊成。惟以水滸西廂等書爲極有價值的文學，與金聖嘆批評才子書同一見解；而金聖嘆之批評，乃未嘗一爲胡鏡諸先生所援引，豈尙怕與人苟同耶？僕以爲聖嘆之批評，亦甚有價值，以其思想，卽文學改良的思想也。先生等既倡言改良，而吐棄其人，不屑一稱道，其與先生等同一之論調，此僕所不解也。僕尤有懷疑者一事，卽最近貴誌所登之詩是也。貴誌第四卷第二號登沈尹默先生幸羊一詩，純粹白話，固可一洗舊詩之陋習，而免窒碍性靈之虞。但此詩從形式上觀之，竟完全似從西詩繙譯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詩否，尙屬疑問。中國舊詩雖有窒碍性靈之處，然亦可以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詩，始得爲進化耶？西人繙譯中國詩，自應作長短句，以取其便於達意。中國譯外國人詩，能譯成中國詩體，固是最妙，惟其難恰好譯成中國詩體，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譯成西洋式的長短句。幸羊一詩及其他人力車夫、鴿子老、鴉車毯等作，並非譯自西詩，又何必爲此西詩之體裁耶？旅歐雜誌載汪精衛先生譯 Fa l'es de Florian 一詩，作五言詩體，韻調格律，亦甚自然。彼譯西詩，且用中國固有之詩體。先生等作中國詩，乃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詩，是否矯枉過正之譏，僕於此事，實在懷疑之至。（清華月刊載懺情叢談，對於先生等之文學改良談攻擊甚力，於白話詩尤甚。）僕之意思，以爲文學改良，乃自然的進化。但一切詩文，總須自由進化於一定範圍之內。胡先生之嘗試集，僕終覺其輕於嘗試，以此種嘗試，（沈先生之幸羊詩等，皆統論在內）究竟能得一般社會之信仰否，以現在情形論，實覺可疑。蓋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漸，不以驟；改革過於偏激，反失社會之信仰，所謂「欲速則不達，亦卽此意。改良文學，是何等事，決無一走卽到之理。先生等皆爲大學教師，實行改良文學之素志，僕佩服已非一日。但僕懷疑之點，亦不能不爲胡沈諸先生一吐，故敢致書於貴記者之前，懇請貴誌之餘白，以容納僕之意見，並極盼賜以明瞭之教訓，則僕思想上之獲益，當必有更進者。

張厚載白。

又：戲劇爲高等文學，錢胡劉三先生所論極是。胡適之先生更將有戲劇改良私議之作，劉半農先生亦謂當另撰關於改良戲劇之專論，僕皆渴望其發表，以一讀爲快。但胡適之先生歷史的文字觀念論中，謂「崑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乃起而代之。」俗劇下自註云，「吾儕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此則有一誤點。蓋「高腔」卽所謂「弋陽腔」，其在北京舞臺上之運命，與「崑曲」相等。至現在則「崑曲」且漸興，而「高腔」將一蹶不復起，從未聞有「高腔」起而代「崑曲」之事。又論中所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乃絕對的不可能。此言亦甚長，非通說攔所能罄。劉半農先生謂「一人獨唱，二人對唱，二人對打，多人亂打，中國文戲武戲之編製，不外此十六字，」云云。僕殊不敢贊同。只有一人獨唱，二人對唱，則「二進宮」之三人對唱，非中國戲耶？至於多人亂打，「亂」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國武戲之打把子，其套數至數十種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優伶自幼入科，日日演習，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過合，尤有一定法則，決非亂來；但吾人在臺下看上去，似乎亂打，其實彼等在臺上，固從極整齊極規則的工夫中練出來也。又錢玄同先生謂「戲子打臉之離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論。戲子之打臉，皆有一定之臉譜，「崑曲」中分別尤精，且隱寓褒貶之義，此事亦未可以「離奇」二字一筆抹殺之。總之中國戲曲，其劣點固甚多，然其本來面目，亦確自有其真精神。固欲改良，亦必以近事實而遠理想爲是。否則理論甚高，最高亦不過如柏拉圖之「烏託邦」，完全不能成爲事實耳。近有劉筱珊先生，頗知中國戲曲固有之優點，其思想亦新，戲劇改良之議，僕以爲可與彼一斟酌之也。

張厚載又白。

繆子君以評戲見稱於時，爲研究通俗文學之一人，其贊成本社改良文學之主張，固意中事。但來書所云，亦有爲本社同人所不敢苟同者，今就我個人私見所及，略一論之。

來書云：「中國舊詩雖有空碍性靈之處，然亦可以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詩，始得爲進化耶？」又云：「汪精衛先生譯西詩且用中國固有之詩體，先生等作中國詩，乃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詩，是否矯枉過正，僕於此事實有懷疑之至。」今試問何者爲西洋式之詩？來書謂沈劉兩君及我之牽羊人力車夫鴿子老鴉車等作皆爲「

西洋式的長短句。豈長短句即爲「西洋式」耶？實則西洋詩固亦有長短句，然終以句法有一定長短者爲多。亦有格律極嚴者。然則長短句不必即爲西洋式也。中國舊詩中長短句多矣。三百篇中，往往有之。樂府中尤多此體。孤兒行、蜀道難、皆人所共曉。至於詞，舊皆名「長短句」。詞中除生查子、玉樓春等調之外，皆長短句也。長短句乃詩中最近語言自然之體，無論中西皆有之。作長短句未必即爲「西洋式的詩」也。平心論之，沈君之人力車夫最近孤兒行、我之鴿子最近詞。此外則皆創體也。沈君生平未讀西洋詩，吾稍讀西洋詩而自信無摹倣西洋詩體之處。來書所云，非確論也。

以上所說，但辯明吾輩未嘗採用西洋詩體，並非謂採用西詩體之爲不是也。吾意以爲如西洋詩體文體果有採用之價值，正宜儘量採用，採用而得當，即成中國體。然此另是一問題，茲不具論。

來書兩言詩文須「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試問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外，又有何不可？又何嘗不是自然的進化耶？來書首段言中國文學變遷，自三代之文以至於梁任公之「新文體」，此豈皆「一定範圍之中」之變化耶？吾輩正以爲文學之爲物，但有「自由變化」而無「一定範圍」，故倡爲文學改革之論，正欲打破此「一定範圍」耳。

來書謂吾之嘗試集爲「輕於嘗試」，此誤會吾嘗試之旨也。嘗試集之作，但欲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以作詩，及白話入詩有如何效果。此外別無他種奢望。試之而驗，不妨多作。試之而不驗，吾亦將自戒不復作。吾意甚望國中文學家都來嘗試嘗試，庶幾可見白話韻文是否有成立之價值。今嘗試之期僅及年餘，嘗試之人僅有二三，吾輩方以「輕於嘗試」自豪，而笑旁觀者之不敢「輕於一試」耳！

來書末段論戲劇，與吾所主張，多不相合，非一跋所能盡答，將另作專篇論之。惟吾歷史的學學觀念論中所謂「高腔」，並非指「弋陽腔」，乃四川之「高腔」。四川之「高腔」與「徽調」與「京調」同爲「俗劇」，以其較「崑腔」與「弋陽腔」皆更爲通俗也。

胡適 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所謂「離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臉譜」而言；臉而有譜，且又一定，實在覺得離奇得很。若云「隱寓褒貶」則尤為可笑。朱熹做綱目學孔老翁的筆削春秋，已為通人所譏諷；舊戲索性把這種「陽秋筆法」畫到臉上來了。這真和張家豬肆記已形於猪鬃，李家馬坊烙圖印於馬蹄一樣的辦法。哈哈！此即所謂中國舊戲之「真精神」乎？

金聖嘆用迂謬的思想去批水滸，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廂，滿紙「胡說八道」，我看了實在替他難過。玄同雖不學，然在本誌上發表之文章，似乎尚不至與金氏取「同一之論調」。

錢玄同 I, April, 1918.

「二人對唱」一句話，僅指多數通行脚本之大體言之，若要嚴格批駁，恐怕京戲中不特有二進宮之三人對唱，必還有許多是四人對唱，五人對唱……以至於多人合唱的。且「唱」字亦用得不要——戲子登場，例須念引子報名，豈可算得唱；淫戲中的小旦小生，做了許多手勢，只用胡琴襯托，並不開口，豈可算得唱；下河南中，許多丑角打混，豈可算得唱……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是足下所駁倒者，只「二」字，鄙人自為批駁，竟可將全句打消。然我輩讀書作文，對於所用字義，固然有許多是一定不可移易，却也有許多應當放鬆了活看的。這句話並不是鄙人自為文飾，汪容甫的說三九，早就辨論得很明白了。至於「多人亂打」，鄙人亦未嘗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然以個人經驗言之，平時進了戲場，每見一大夥穿髒衣服的，盤着辮子的，打花臉的，裸上體的跳蟲們，擠在臺上打個不止，襯着極喧鬧的鑼鼓，總覺眼花撩亂，頭昏欲暈。雖然各人的見地不同，我看了以為討厭，決不能武斷一切，以為凡看戲者均以此項打工為討厭；然戲劇為美術之一，苟訴諸美術之原理而不背，（是說他不能動人美感，足下謂「吾人」台下看去，似乎亂打，似即不能動人美感之一證）即無「一定的打法」，亦決不能謂之「亂」，否則即使「極規則極整齊」，似亦終不能謂之「亂」也。

劉半農 一九一八

繆子君尊論中國劇，根本謬點，乃在純然囿於方隅，未能曠觀域外也。劇之為物，所以見重於歐洲者，以其為文學美術科學之結晶耳。吾國之劇，在文學上美術上科學上果有絲毫價值邪？尊謂劉筱珊先生頗知中國劇曲固有之優點，愚誠不識其優點何

在也。欲以「隱寓褒貶」當之邪？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美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其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衆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爲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若謂其打有定法，臉有臉譜，而重視之邪？則作八股文之路問生等，寫館閣字之黃自元等，又何嘗無細密之定法。「從極整齊極規則的工夫中練出來」，然其果有文學上美術上之價值乎。演劇與歌曲，本是二事，適之先生所主張之「廢唱而歸於說白」，及足下所謂「絕對的不可能」，皆願聞其詳。

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

獨秀先生鑒：讀貴誌以促青年之自覺爲主旨，佩甚。茲就心有所觸感者，爲先生言之。(1)錢玄同先生之文字革命，爲激烈派，其進銳者其退速。况錢君之主張，直至駭人聽聞，不能按部就班，以盡誘導之天職。如應用文十三條改良之議論，10條主張省萬千百十諸字，以亞拉伯碼號代之，華文書(一萬)，亞拉伯碼書10000，甚或須加以逗點以解明之請，教何者更簡明。12條之主義，將引起多數人之奇異。余讀科學雜誌甚或不便，獨英文(概括西文)則不覺習慣使之也。第7條與第11條實多此一舉，人且斥爲媚外。此說若出，必遭詬謔。甚且令國人失却文字革命利益之信仰。第3條爲勢難(硬不能)辦到者，又余所望於錢君者，不贊成則可，謾罵則失之。如選舉妖孽，桐城謬種，是不免無涵蓄，非所以訓導我青年者。願先生忠告錢君，青年幸甚。

惲代英君之論信仰，不知是因有排國教之主觀，而波及於宗教。否？宗教是否能容於新世紀。惲君之偉論，實不足爲此新世紀人羣心理之代表。(惲君如直接下問，當細論之，不敢虛估青年之篇幅。蓋自己未敢信持宗教思想者之論說，能爲不信宗教青年之所取也。其次則爲學識意思，亦不能爲青年之訓導者。)惲君以向上性(其實即希望，亦即惲君之所拋棄者)爲宗教之護符，則不可，以爲宗教要素之一種則可。蓋宗教自有宗教之精神在也。余自惲君所謂「然望包在信內一語」，窺知惲君不認識(非慢也，實覺非此

三字，不能有分量。基督教亦即不認識宗教，望爲基督教之目標，亦爲人世之奮興劑，信則爲實際的，爲陳迹的，爲可靠的，爲已定的。（如今所稱之自信自助之意義不同，基督教之信爲信神，信基督之十架，見使徒信經。）望則爲羨慕的，未來的，希冀的，進步的，是也。又持智以處世，欲其不墮於剛愎，則智字之解說，必進而至哲學之地位，哲學之智字，能不墮於剛愎乎？能維持道德乎？未也。希臘 *philosophie* 仍不外爲求智，究不自以爲已經得智也。余是故取乎宗教之釋智，尋求上帝，爲知識之開端，此基督教之釋智也。渾君以爲未足乎？幸惠教之，但願勿以意氣用事，先排成見，則終能水落石出也。其（3）獨秀先生於青年之腦筋，求滲入政治知識，實爲可感。特據余讀先生之論調，極似一國民系之言論家，其願以引導青年得政治知識爲前提，若夫詰責當代政治家，則非所敢望，深恐當局以國民系暴烈份子視先生，則屬望新青年之青年，將呼負負也。先生以爲何如？願不以愚玩而棄之。此頌撰安。

南豐美以美會基督徒悔謹上

我主張數目字改用亞拉伯碼號的緣故，早已自己說過，「既便書寫，且醒眉目。」足下以「一萬」寫成 *10000* 爲不「簡明」，不知畫四個圈子，與寫有十二畫之多之「萬」字相較，其繁簡爲何如？又如數曰「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七」，還是照漢文的寫法便利呢？還是寫「13527」便利呢？若隔開三位記以「1,352,7」進更是「簡明」的確證，亦何至於便引起「奇異」之感，曰「甚或須……」呢？改直爲橫的理由，詳見本誌第三卷第三號通信欄第十七頁，茲不更贅。足下謂「讀科學雜誌甚感不便」，這是看直行的「習慣使之」然，不然，何以讀「英文則不覺」呢？第7條所說，若足下能有別種較良的注音法，我自然不談「注音字母」，若但鄙夷之曰「多此一舉」，斥罵之曰「媚外」，恫嚇之曰「令國人失却文字革命利益之信仰」，曰「必遭詬謔」，則可謂全無理由，我實在沒有空工夫來打這無謂的筆墨官司。第11條，我有極充分的理由，稍暇，尙擬撰爲論文，請足下看看。若足下以爲此是「媚外」，則至不媚外者，莫如「拳匪」及「遺老」，（此「外」字，係專指日本及歐美而言。）非但決不寫「1912年」，並且決不寫「民國七年」，必寫「夏歷戊午年」，或竟爽快快寫「宣統十年」，足下以爲何如？亦褒獎其有愛國心否？第三條，足下

以爲「勢難辦到者」請更詳示理由。鄙人雖抱有改良文學之宏願，然因受四周圍不新不舊之惡濁空氣壓逼之故，終覺持論不免「兩善」不能斬釘截鐵，「以盡誘導青年之天職」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後主張自當益求「進銳」一切戒「退速」以副雅意。若一班「古今中外派」之涼血動物，以鄙言爲「激烈」爲「贖人聽聞」或「斥」或「詬謾」則鄙人不但不以爲忤，且甚爲歡迎，因此輩「古今中外派」之涼血動物，本與純潔之青年爲絕對不能相容之一物，此輩若以鄙言爲非，則鄙言或於青年尙不無裨益也。至於「桐城派」與「選學家」其爲有害文學之毒菌，更烈於八股試帖，及淫書穢畫。八股試帖，人人但以爲騙「狀元」「翰林」之敲門磚，從沒有人當他一種學問看待；淫書穢畫，則凡稍具腦筋之人，無不痛斥爲不正當之頑意見，故雖有人中毒，尙易消除。至「桐城派」與「選學家」則無論何人，無不視爲正當之文章，後者流毒已千餘年，前者亦數百年，此等文章，除了謾罵，更有何術鄙人雖不文，亦何至竟瞎了眼睛，認他爲一種與我異派之文章，而用相對的論調，僅曰「不贊成」而已哉？

錢玄同 21, Mar. 1918

足下指斥輒君之說，愚未能代答，惟鄙意以爲，尊謂信望爲兩事，固無不可，然宗教家之信望，均以神爲目標，必以歸納法證明神之真實存在，然後依以求智，方不失爲剛復，方不墮於迷信，故輒君以基督教之釋智爲未足也，尊謂尋求上帝，爲知識之開端，愚爲依他求知，依他途之起點，固不獨基督教然也。吳稚暉先生有言：我輩雖非國民黨信徒，而死後屍骨爲灰，無一粒非國民黨而爲他黨，此言余亦云然。至國民目爲暴烈份子與否，固無所容心焉，倘有人竟以暴烈稱之，則殊慚愧，可憐之支那人，尙何暴烈之可言！

獨秀

討論學理之自由權

獨秀先生讀新青年見奇怪之言論，每欲通信辯駁，而苦於詞不達意，今見王敬軒先生所論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爲佩服，貴誌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又是乎？此啓不備。

崇拜王敬軒先生者 四月二日

本誌自發刊以來，對於反對之言論，非不歡迎；而答詞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論精到，足以正社論之失者，記者理應虛心受教；其次則是非未定者，苟反對者能言之成理，記者雖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討論學理之自由，虛心請益；其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惡」；「學惡」者，真理之賊也。

獨秀

四卷四號 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三〇六	一	是不	是不是
三〇九	十	回復過去	創造將來不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三一	六下	其此	其北
同	七下	三	山
同	十四下	山這	山頭
三二四	九下	他只是	他還是
同	上下	巴結	纏着
三二六	六下	Jamie	Jamie.
同	十二下	The the	the
三二七	四	tars	towns

通 信

同	五	their	their
同	六	party	party
同	九	or	or
同	二五	kind	kind
三四一	五	盲同	盲目
同	一五	外勵進	非勵進
三四二	二	貨其	貨本
三四三	六	相擾戰耳	相搏戰耳